

I 246.4

HZ L-3

(18)

NU-TH-1

青城十九俠

墨珠樓主著

1247798

18

I 246.4

DH2L-8

(18)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第十八集

正氣書局印行

長篇武俠小說
青 城 十 九 俠
第 十 八 集 目 次

第 一 回

淨妖氛議覓雙童壘
急友難言尋比翼鸛

第 二 回

無意相逢石玉珠班荆成宿契
有心求助冷青虹促膝述前因

第 三 回

山川險阻首涉仙都
洞壑幽深重逢愛侶

第 四 回

一念癡情無心成大錯
兩番涉險五遁見玄功

青城十九俠 十八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淨妖氛議覓雙童蠱 急友難言尋比翼鶴

又算出藏伏宮中之人。益多害少。加以易鼎易震兄弟。因用九天十地避魔神梭。窮追天癡上人弟子哈延。被困銅榔島。將受蛟鞭毒打。急須往救。諸般匆迫。竟率衆同門。閉宮起身。未暇窮搜。這一人一怪。雖被封閉在內。但是水闕靈域。地區廣大。何地均可存身。宮中所遺靈藥寶物。更難數計。人怪合力。備極艱辛。竟由伏處。竄入黃精殿內。那裏正是昔日戰場。遺有不少殘破仙兵寶器。仗着朱師伯禁制神奇。宮中七個要地。各有生剋妙用。外人休想竄入。他們徼倖竄入了一處。已是精力交敝。中間還陷身伏中。連受多日風雷之災。進退不得。如非那水怪有穿行地底之能。孤注一擲。使那散仙。藏身怪口以內。仗着內丹護體。并死更窮。將虛實幻境衝破。得脫重圍。再有數日。人怪都難倖免了。養息復原之後。幾番冒險。再向別

處。僅以身免。方始暫息妄想。好在黃精金殿也是宮中要地。仙景奇麗。地也廣大。先在殿中不少靈藥。準備日久年深。煉成道法。一舉而破全宮禁制。自爲主人。過了年餘。貪心又起。戈矛。盡是前古仙兵寶器。於是就着黃精殿上。原有的一座寶鼎。不惜艱苦。使用本身真

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一回

一

出參

I 246-A

H 7 L 8

(18)

火將他化爲鎔汁。重行冶煉。使成各種異寶。誰知沒有天一真水。不能凝煉。剛將這些刀劍戈矛。化爲鎔汁。愚姊妹等。便即趕到。和他鬪了幾天法。始而各執一理。不肯輸服。我們又奉師命。說他們從來無過。祇可善遣。不許傷害。不知怎的。竟被識破心意。第四天上。女神嬰易靜師妹。回玄龜殿省親。便道來訪。相助將他困住。他仍老臉磨纏。嗣經輕雲師妹。作好作歹。將那仙兵融汁分他一半。又送了幾本靈藥。才行遣走。先想難得這多仙兵。被他下苦工融化。我們可以隨意煉上數十件異寶。不料那散仙私心忒重。精華竟被取走十之七八。雖然殘餘之物。也勝尋常五金之精十倍。比他所得。終是大有遜色。所幸彼時。誰也不知天一真水。能使凝煉。未被強求了去。鬧得雙方都看着這些金霞燦爛。精光射目的溶汁。無計可施。近年才知細底。因煉刀劍之類寶器。決不如他。雖說他們此時不能凝煉。早晚終有善法。不願相形見絀。恰巧芙蓉師妹。在幻波池地宮以內。得到一部聖姑遺書。內有各種煉寶之法。和諸圖樣。與易師妹同來指點。又約凝碧諸同門協力。化腐朽爲神奇。連經一百零三晝夜。煉成百零三口三尖兩刃的天靈刀。另外仿鑄了二百四十根傳音針。那乃爲紫雲宮的一層禁制。以備峨眉有什麼會。宮中諸同門。全往拜謁時。防守之用。不能分贈。這傳音針。乃易師妹家傳妙製。無論何時何地。遇有危難。祇須取針。向凝碧仙府。紫雲宮等求救之地。和求助之人默祝。朝地一擲。任多利害妖法禁制。俱能衝開。立化寸許長極細一線金光。或上或下飛去。瞬息即達。不久救援便可趕到。端的神妙非凡。現時峨眉諸同門。每人均有數枚。會

得過不少便宜。舍妹日前爲妖婦所困，便仗此針告急。靈妹眉間隱含殺氣，前途保不有事。今將此針贈與靈妹南妹，人各一枚，以備緩急之需如何。石玉珠笑道：齊道友，難怪你說峨眉青城本是一家。果有許多關顧，我們外人看了不眼熱麼。靈雲道：當初針成，分贈同門之時，虞孝狄鳴岐因與令妹明珠交厚，會經多取了兩枚。說是往贈令姊妹。石道友不會得到麼。石玉珠道：此針早已拜領，並託虞狄二位代爲致謝。適才所說，乃是戲言。不過前次拜訪三位道友，均往峨眉未歸，雖有令師妹申若蘭引往，正主人不在，未便久留。好些靈域仙境，均未得見。至今耿耿，早晚仍要拜訪一次呢。靈雲笑諾，隨將兩枚傳音針取出，贈與靈姑南綺，並囑付道：峨眉青城情如一家，長幼兩輩同門，交均深厚，就未見過也都知道。祇峨眉凝碧仙府太元洞和紫雲宮兩處，設有主針，與此相應，如有急難，任向何方求救，均無不可。不過此針每枚祇用一次，用後便須異日重煉，不似易師妹傳音針，可以常用。現值煉丹採藥，事忙無暇及此。前此針剛煉成，被金蟬石生二弟取走不少，以爲針多不甚珍惜，值奉師命，分居兩地，常時用以通信，糟掉不少。後經諸同門一分，又獻了些與各位師長。紫雲宮所存無多，失效之針，須俟將來有暇，始能彙齊重煉。此時存在兩輩同門及各方道友手中的，雖還不少，到底用一枚少一枚。前聽各位師長說，竹山妖人與朱師伯之約，須改在十二年後，諸位此行險阻頗多，非遇奇險不可輕用。好在是同路行道，有此二針，足能防禦兩次大劫，也就到了時候了。二人接過那針一看，長一寸二，粗約分許，其形如錐，光華隱隱，分量頗沈。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一回

四

各自領命拜謝。岳雯笑道：「裘師第一人向隅，未免不公。前承齊周二位師妹相贈，我共得了三枚。一直未曾用過。石玉珠和齊岳二人都極相熟，知他將要取針贈與裘元，忙插口道：『岳道友相贈裘道友麼？這一來，祇舜華大妹一人向隅了。我代他再討一枚如何？』岳雯含笑應諾。舜華聞言，方要遜謝。紫玲知他塵緣難淨，異日險厄尚多，一面朝他使眼色，一面代向岳雯手裏接過，笑道：「想當初此針煉成之時，我因他是宮中現成之物，爲數頗多，我又不常出外，自問生平災厄已過，後經各方分散，所餘無幾，便沒再取。昨聽商道長說，舜妹前途尚有災厄，心中懸念，適見大師姊取贈南妹靈妹，本想代索。偏生大師姊祇帶兩枚，宮中還存少許，本意回宮取來相贈。岳師兄道妙通玄，三劫早完，反正用他不著，今贈舜妹，實是合用。舜妹品端行謹，行善尤力，雖非同門，與愚姊妹均是至交，又是南妹長姊，並非外人，何必客氣呢？舜華本知此針關係將來自身安危，連忙喜謝收下。靈雲笑道：『此針子母相生，因求救之處，祇限仙府和紫雲宮，凡贈外方道友的，多將母針一同贈與，使自爲用，故此非與本門有淵源之人，不便奉贈。此時子母成套之針，衆同門中，雖分得有，但祇舍弟金蟬和石生，本門雙英等，有限幾位，都是平日情分太厚，備有事時，私相照應之用，無關大體。即便母針還有，虞道友獨身修煉，交遊至契中，未必能有可供緩急之人，仍是無可相託。峨眉仙府諸同門，十九不會見過，遇險告急，諸多未便，用時請向紫雲宮報警，愚姊妹定必趕到。如事不濟，再由去的人，向峨眉求援，也來得及。我想虞道友，也是我輩中人，但等最後一關過去，就有遇

合了舜華知道靈雲道法高深。所說必有原因。極口謝教不迭。靈雲細看舜華。晦色已映眉際。知道應在目前。因他爲人極好。心甚憐惜。但又不便深說。問明南綺等行程之後。便勸舜華暫時不要回轉。長春仙府可助南綺靈姑等一臂之力。等將二妖童除掉。再行回宮。一則就便積修外功。二則滇池香蘭渚上。那位前輩散仙寧一子。道妙通玄。極喜提拔後進。除非無緣相拒。祇一得見。必有好些教益。正是一舉兩得之事。舜華祇當靈雲。要他相助衆人。除二妖童。反正回宮無事。隨口應了。又談一會。靈雲紫玲岳雯三人。便起告別。衆人挽留不住。祇得罷了。先是岳雯一道金光。破空飛去。齊秦二女也未施展彌塵旛。祇一舉手。道聲再見。仙袂微展。全身都是光華擁護。二女連肩而起。晃眼高入雲際。略一閃動。便自無蹤。來時還有破空之聲。走時雖較從容。連點微音俱無。靈姑裘元南綺三人。敬佩自不容說。連石玉珠見這三人飛劍道術。各有神妙。休說一切同輩中。無此人物。便各派長一輩中人物。有此神通的。也沒幾個。自顧弗如。贊服不已。經此一來。不覺多耽延了兩天。南綺小孩皮氣。事後想起。玉花姊妹可憐。巴不得他。早日能將種始二妖童除去。好繼天蠶仙娘之位。提議欲往滇緬交界。蠻域荒山之中相助。尋找妖童下落。衆人也覺勝男姊弟。人太生得高大。似此一直飛往。免致驚人耳目。俱都贊可。次早天才黎明。勝男便將食糧帶好。又飽餐了一頓。一同起身。仍由石玉珠南綺二人行法。帶了勝男姊弟同飛。初意事完之後。先給勝男姊弟尋覓安身之所。日後見着師長。再爲接引入門。剛飛出六七百里遠近。經了許多沼澤瘴毒之區。忽

見前面山嶺連綿。高聳入雲。氣象甚是雄偉。石玉珠忽然想起。昔年路過時。所遇女子。恰值衆人飛行了半日。也該覓地少息。使勝男等進點飲食。便招呼衆人一同往下降落。說道。前面十來里。便是雲南的圖奈山。一名雲龍山。此山四外高山峻嶺。危峯峭壁。遍地都是前古遺留的森林古木。往往數百里。不見天日。尤其環山盡是瘴地。卑濕污穢。人不能居。我們來路一面。雖然瘴毒少些。又有峭壁阻路。高入雲表。猿鳥俱難飛渡。山勢蜿蜒。直達滇緬邊境。佔地千里。雖然廣大。爲有這些天生奇險。自來永無人跡。可是當中一大片。山明水秀。氣候溫和。地土肥厚。出產富饒。端的是個仙區福地。比起莽蒼巖。不在以下。這好景致。因爲地太僻遠。外圍諸山太高。又多枯禿險惡。休說凡人。連各派修道之士。均未聽提起。那年家師命我往苗疆各深山中。物色幾種靈藥。無心中發現。下去一看。見那裏山水靈秀。景物幽奇。勝過家師所居武當山十倍。所產靈藥又多。由此接連。去了幾次。並會勸家師移居在彼。或是另闢一座洞府。爲門下弟子清修之用。家師却說。此山已有主人。不必妄想。祇未說出姓名來歷。此時入門尚淺。不敢多事。瀆問。後便不會再去。這多年來。承家師教誨。和自身經歷。無論邪正各派。祇稍有名望的人物。無不知道一個大概。加以性喜遊山。又愛和同道清談訪問。竟沒一個。知道此山主人是誰的。再問家師。答說人家久已離羣索居。不見外人。那裏所產靈藥甚多。你裝作不知。任便採取。豈不是好。問此則甚。不久便奉師命。專修內功。又是一二十年未往。也就放下。直到前年。又往採藥。無意中深入腹地。忽然發現兩個極美秀的

少年男女穿着一身樹葉織成的衣服。在林中追逐爲戲。甚是快活。知道隱居此山的。決非常人。這少年男女。必是他的門下。心記師言。沒敢冒失出去。隱藏在一株粗約五六丈的古橡樹後。想偷聽他的說話。不料二人。祇是繞着幾株橡樹。往返追逐。一言不發。始而歡天喜地。後來跑得越急。忽然面上。同現愁苦之色。口中也在喃喃不絕。像是祝告什事神氣。我剛覺出二人。不是追逐好玩。似在練一種旁門中的奇特法術。所繞之樹。共是五株。因俱好幾抱粗的古木。枝繁幹長。佔地甚廣。當中一株老幹上。懸有兩個鐵環。先不知他何用。這時二人跑着跑着。忽然同聲慘叫。枝上鐵環。倏地化爲兩個大火圈。飛落下來。將二人攔腰套住。懸將起來。燒得二人。連聲慘嗥。求饒不已。這少年男女。都是仙骨仙根。不帶一絲邪氣。人生得那麼美秀。見他經此酷毒。自然格外動人憐憫。偏又看出那束身火圈。邪氣隱隱。當是受了左道妖邪禁制。這類妖法。自信能破。即便妖人出來。憑着法寶飛劍。也能抵敵。一時激於義憤。不暇思索。逕將飛劍放出。將火圈雙雙斬斷。劍光起時。似聽二人驚呼。不可多事。妖法已被破去。二人立即縱落。各向身上火燒之處。用手一搓。立即復原。男的氣忿飛縱過來。厲聲數說。幾於和我反臉動武。還是女的通情理。將男的硬攔回去。過來問我來意。我對他說了。並問何故將好意當成惡意。師長是誰。既非左道旁門。爲何甘受邪法酷毒。他朝身後空中。望了望。面現驚惶。對我述說姓名師長。以及因何受禁。此時俱難明告。不過每年今日。必有人來撞破。害他們功敗垂成。又多受罪。不知何年。始能脫出。適才先喜後憂。也是爲此。

祇說今日無人。或可脫難。心終未放。不料你竟隱身在側。到時仍壞了事。不過感意極爲心感。也許將來能夠相助脫難。此時事機緊迫。林中禁法。吃我師弟勉強阻住。無暇多說。我們意欲再試一年。明年今日也許自能脫難。事後我如未往武當相訪。便又被人作梗壞事。道友如若真心相助。到第三年上。不論是何月份。祇在望前一日。到此一行。便可相助。我二人也實是苦熬多年。忍受不住重刑。方始出此下策。否則萬無借助外人之理。不過道友行時。如見禁制發動。不必在意。祇要期前趕到。便可預防。決無傷人之理。我和他說時。男的已飛向大樹枝上。雙手朝前猛推。好似有什麼重力在前。業已紅臉。支持不住。女的說完。便催快走。我和他一見投緣。還想再問幾句。男的已在厲聲催迫。女的不等我說完。只說到時自知。姊姊快走。遲恐無及。雙手猛的一推。我沒料到此女。有此深高道力。驟出不意。竟被他用金剛大力法。將我推出林外。跟着便聽水火風雷大作之聲。同時林中五色光華。閃閃隱現。一片山一般的青光。竟朝我對面壓來。看出道家極利害的五行禁劾。非同小可。耳邊又聽少女哀聲遙呼。禁法還有無妙窮用。休得大意。還不快走。知道利害。所幸身已出圈。少退丈許。便非被玄門五遁捲去。不可不敢造次。立即飛起。等到空中。回看原處。那先天五遁神光。竟一層接一層。互爲生尅。將全林包沒。少年男女。已化爲兩團栲栳。大的藍光。在光層中。上下飛舞。才知二人道力甚高。回山告知家師。家師說。你既已應了人家。明年如不來尋你。後年必須前往踐約。但不可早去。至早須在下半年。免又生出別事。我因再隔兩月。便是上次見

面之日。本定下月望前赴約。恰巧今天正是望前一日。時候也還早。又由此地經過。我意欲乘此時機。前去看望一番。諸位在此少候。我如當時能夠助他了事更好。不能或是問明細底。下月再來。或是請舜妹南妹。率衆上路。我至多明晚。必能起身趕往。諸位心意如何。衆人都是好奇心。理。又知半顛大師。既許石玉珠赴約。決無妨害。樂得就便成此義舉。交兩個道力高深的朋友。俱願隨往。石玉珠料知無害。祇囑到時。由己先導。不可多事。衆人略用山泉乾糧。一同起身。往前面高山。飛越過去。近前一看。那山遠看峯巒錯落。並排成列。實則上面角尖林立。自腹以下。離地數百丈。壁立如斬。環山脚俱是與好幾里寬的污泥沼澤。毒濕上蒸。聚爲繁霞。彩光映日。衆人高空飛越。那腥穢之氣。尙且隱約可以嗅覺。常人經此。如何飛渡。及至越過山脊。飛出十餘里。又越過一片極高的峯嶺。倏地眼底一亮。石玉珠已然領導。往下飛落。衆人降時。凌空四顧。祇見那地方。不但是山青水碧。洞壑幽清。奇花異卉。景物明麗。最難得是到處博大宏深。雄奇清淑。氣象萬千。比起以前所經名山靈域。大不相同。先在山外。祇覺山窮水惡。瘴氣鬱蒸。直看不出一點好處。及至入了腹地。奧區。是山都是厚厚的。蒙上一層濃綠。不現片石寸土。不是繁花幽豔。鋪滿其上。燦若雲錦。便是蒼松翠柏。叢生其間。佳氣蔥蘢。鬱鬱森森。萬綠叢中。倏由懸崖峭壁之上。飛落下幾條瀑布。天紳倒掛。直的千百丈。落到山半。或是匯爲溪澗。順流駛去。或是就着地勢。盤旋穿行。於林樾山石之間。遇到低處。重又化爲大小瀑布。折疊而下。間遇奇峯怪石阻路。便濺起數十丈高的雪花。玉射珠

噴朝前飛墮。化爲無數道細瀑。繞到前面低處。重又合而爲一。騰迅而去。時分時合。恍如無數大小銀龍。上下飛翔。界破山色。變幻靈詭。不可端倪。並且空曠之處甚多。不似別的泉石山巒。局促一隅。空曠處不是茂林。便是繁花。更有奇峯怪石。平地突起。瘦透玲瓏。遠勝雲骨。峯必有泉。花雨繽紛。映日生輝。峯下花草。得了靈泉流潤。其大如斗。露潤烟涵。花團錦簇。分外顯得鮮明麗。嬌豔欲活。這些巖壑山巒。泉石花樹。明明天生。因都那麼整齊修潔。直似一個胸有邱壑巧奪天工的妙手。運用神工巧思。並合古今名畫。作爲藍本。再扣畫不出的奇景。添了若干上去。建成一座包羅萬有的大名園。再把他放大了數千百倍。勝概萬千。到處都疑出諸人工。至少也是經過人力整理修治。但一細想起來。又覺無此情理。俱都驚嘆造物之奇不置。以前峨眉開府。石玉珠原隨半邊老尼。和本門武當七姊妹。去赴過勝會的。見衆人贊奇稱怪。便笑道。諸位可看出這裏奇景。多似出於人力佈置的麼。南綺首道。誰說不是。真個奇怪。我那長春做居。也是家父家母。多少年來。苦心經營而成。但是佈置祇限於由谷口萬花坪起。經飛雲闌入谷。直到後山拂星巖爲止。中間雖有不少峯巒泉石。一則地方太小。比這個差不多。二則樓閣亭榭。花木鳥獸。一望而知不是本來。就這樣。還費了先父母多年的心血。由移居此山。直到飛升。幾無一日停過經營。方有今日境地。除了谷內靈空別府。約有七十里方圓。爲精華所聚。谷外千峯萬壑。靈奇之境雖多。却是別有妙處。不似這裏。到處一律。都是這般整齊繁麗。石玉珠笑道。我起初到此。也是覺得奇怪。尤其東面那山。

通體青綠，蒼松成林，偏有那麼一條飛瀑，在上面盤旋旋轉，分合變化，極似峨眉開府以後，餐霞大師就着洞對過，雙雷洞舊址新添的飛白嶂。先還以這山是餐霞大師的底稿呢。後向家師說起，才知本山的，主人神通廣大，已盡得乃師傳授，因聽一位會往峨眉，參與感會的人說起，凝碧崖新闢許多靈異之景，無如身奉師命，受禁在此，魔障重重，難仍未滿，不能奮飛，乘着閒來無事，運用仙法，神工鬼斧，加以整理修置，先還以為凝碧仙府，僻居後山，雖有百十餘處的仙景，開府之際，海內外羣仙雲集，連同帶來赴會的門人子女，珍禽奇獸，計數盈千，主人從容接待，留居仙府的動淹旬月，一點不嫌擁擠，但是地勢，決無此山廣大雄奇，幽深繁富，意欲勝過峨眉，將這一帶，易名碧望幽築，特就着原有的勝境，十日一山，五日一水，慘淡經營，巧思獨運，規撫凝碧，削平添築，移植開闢，鋪青疊翠，繡紫嵌紅，辛苦十餘年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剛修飾得山容水態，如了人意，正打算建造些仙山樓閣，於青山白水之間，恰值那位道友，又來看望，再一談詢，才知凝碧仙境，超越實區，休說那些新添奇景，多是各位前輩仙真，所贈禮物本質，半是異寶奇珍，不是專憑法術，所能興築，便是那五座洞府，金庭玉柱，翠宇瑤階，也是兩間，靈秀之氣，經千萬年凝結而成，寶光輝煌，亘古長明，決非尋常山洞石窟，所能比擬萬一，至於地域之廣，雖不逮此，但除五府是峨眉山腹，萬戶千門，幾佔前山之半外，其餘也有二三百里幅圓，即便能模彷彿得一點形貌，那方圓百餘里的太元五府，天生靈域，和那些異寶奇珍，化成的仙山樓閣，碧嶂丹崖，如何建造，先不說那些點

綴仙景的琪花瑤草，靈藥仙果，就沒處會找去。主人原是閉中遊戲之作，聞言知非法力所及，就此作罷，雖不再踵事增華，但是仙法神妙，雕山鏤水，頓改舊觀，比起峨眉仙府，雖然不逮遠甚，但也別具博大雄奇，空靈開曠之致。比起惠姊所居荒山野洞，就強得多了。衆人邊走邊說，又經了好些靈妙景致，不覺走到一片森林前面。林中盡是合抱不交，高幹入雲，千年以上的松杉古木，石玉珠忽喚衆人止步道：「這位女道友，臨分手時，曾說他二位平日行跡不定，此山廣大，有好幾重仙法禁制，埋伏變幻，大都五行禁劫爲多。囑我再來，尋一空曠之地，下落。」見了樹林，須要試探前進，免致誤入埋伏。雖然無礙，終費手脚。我這裏禁法利害，他說的是客氣話。今又帶有勝男姊，弟格外留心。老遠便自降落，一路尋來，並無動靜。我想那二位道友，道妙通玄，不會不知我們來此拜訪。也許嫌人太多，前面又是樹林，諸位可在林外少候。待我試行入內，說罷，獨自一人，身劍合一，往林中穿去。舜華姊妹俱是內行，見石玉珠劍光飛入，不遠好似飛起一片青光，與劍光微一接觸，忽又斂去。再看石玉珠，仍在御劍緩緩前飛，劍光隱現，穿行於不見天光的森林之內，漸入深處不見。知道乙木遁法，已然發動，必是主人知道客來，將遁法撤去。青光微現，即隱。石玉珠才得從容飛入，未受阻陷。舜華知道利害，首囑堯元等三人仔細，各就草地坐下靜候。正談說間，前面林中，青霧濛濛，烟光湧現。乙木遁法，忽又發動。石玉珠入內不久，吉凶莫測，兩地相隔咫尺。舜華南綺二人，方自驚疑，暗中戒備，猛覺腳底微微一軟，烟霏霧湧中，倏地一片極強烈的青光，一閃即滅。

跟着眼前一暗。二人方覺不妙。定睛一看。前面森林。忽然隱去。立處已換一付境界。面前一座奇峯。玲瓏剔透。高拔入雲。峯側不遠。是一大片竹林。林前一道清溪。沿溪盡是垂柳。柳下繁花雜蒔。五色繽紛。趁着四圍山色。曳紫縈青。空山寂寂。萬籟蕭蕭。四無人跡。越顯幽麗。再一回顧。忽然波光耀眼。相隔半里。現出一片湖水。廣祇百頃。除一面靠山外。三面俱是平野。到處嘉木清陰。鶴鹿往來。三五成羣。意態攸閒。湖中山色天光。上下一碧。清波浩浩。激石有聲。西山紅日。斜射其上。映成千萬金鱗閃閃生光。倍增壯闊。正中心獨湧現出一座亭台。就着湖中原有石礎建成。相隔水面。約有十丈。佔地不大。飛閣流丹。平台廣闊。直與畫圖上仙山樓閣相似。衆人方駭顧間。面前青光閃處。現出一個葛衣少年。含笑爲禮道。山居孤陋。幸蒙寵降。事出意外。致失迎迓。諸多忤慢。現在石道友已在蝸居。特來迎迓。小舟已在湖邊。請諸位道友同往。含青閣相見吧。舜華等知是玉珠所說。少年定是玉珠到後。主人倒轉禁制。用大挪移法。接到此地。主人神通。果是廣大。心越驚佩。謙謝了兩句。還未及請詢姓名。少年已舉手揖客。當先走去。到了湖濱。將手一指。又是一片烟光湧處。現出一葉小舟。少年請衆登舟。等人上完。合掌向外。用力一推。舟便破浪前往。裴元見那舟。通體作金黃色。光華隱映。用手一敲。鏗鏗有聲。直看不出何物所製。長不逾丈。一行五人。恰可容下。暗忖這一點遠的地方。飛行轉瞬。即至。主人想是要擺弄排場。偏有許多做作。如非客氣。直想還往臺上飛去。想到這裏。回顧少年。仍立湖濱。雙手向舟搖推。看去甚是費力。心中奇怪。南綺已自覺察。恐

他說錯了話。招主人見笑。故意說道。這金頭相應的五行禁制。竟有如此神妙。我們如非主人感意來迎。祇好是仙凡咫尺。望湖興嘆。可望而不可即了。元弟。你看這船這水。裘元聞言。往水中注視。這才看出小舟看似衝波急駛。實則進行頗難。隨着少年搖推之勢。時緩時速。別處湖水也無異狀。惟獨舟行之處。碧波中青霞片片。急轉起萬千光燦。看去其深無際。令人眼花撩亂。神爲之攝。舟首和兩舷進水處。也發出一圈圈萬千道金光。同樣急轉。兩下一觸即散。彷彿暗中有人闢法一般。頓悟仙法神奇。必是不能由水面上飛越。幸虧南綺點醒。沒有失口。舟行刻許。方到湖心。樓台之下。少年已然先在。竟沒看出他是怎麼飛回的。石玉珠同一縞衣少女。早在台上。倚着玉石闌干相候。那台就着水中原有石基築成。共分兩層。水邊設有與石相等的寬大石階。上約十餘級。是一廣約半畝的平台。台上陳列着十幾件几墩榻案。俱是青黃色的美玉製成。另有百十來種瑤草琪花。俱用玉盆栽置。陳列在兩旁石闌。和几案花架之上。繽紛幽豔。名擅勝場。時聞妙香。令人心清神怡。不捨離去。到了盡頭。又是一列石階。約有八九十級。上去方是主人所說的含青閣。衆人上下一半。石玉珠同那縞衣少女。接將下來。上完石階一看。迎面先是一片平台。三面碧圍低亞。靠裏一面。現出兩層樓閣。似是宏敞高大。紺宇瑤階。金門玉棟。四角簷牙高聳。翠舞珠飛。到處明麗清潔。不見纖塵。台上陳列錦墩翠鼓。玉几晶牀。附以琴棋簫笛之類樂器。另用千百年古樹根。就着原形。雕成許多花架和坐具。高低大小。各不相同。無一件不是形製古雅。巧奪天工。加以全

台石色溫潤如玉。光可鑑人。天風冷冷。湖水湯湯。遠山近嶺。縈紫拖青。樹色花香。絢幽極豔。四邊景物。那塵空靈清曠。幾疑神仙宮闕。未逾於此。舜華和裘元夫婦。曾在長春仙府住過。雖然贊美非常。還未十分露出。勝男姊弟。出生以來。幾曾見過這等場面。阿莽首先失聲說道。這等仙宮。能在此住上十天半月。真不枉虛生一世了。說時。少女正由石玉珠。向衆人引見敘禮。聞言看了阿莽一眼。面上似有喜容。石玉珠隨令勝男姊弟。向少女施禮。通了姓名。才知少女名叫冷青虹。少年名叫桑桓。俱是昔年散仙桑仙姥的門下。看去年紀雖青。實已修道百年。盡得師門心傳。道法高深。神妙非常。祇爲隱修多年。從未出山。乃師仙去以後。又奉遺命。非等脫去諸般魔劫。不許離山一步。生平祇有師父在日。交下的一個同輩道友。二人又都謹守師戒。深自韜晦。從未與人往還。這多年來。祇在本山。遇過一些無故來犯的敵人。多半死在乃師遺留的五行禁制。和二人飛劍法寶之下。近年雖有幾個見機逃走的。仗着隱身神妙。不會露面。也都不知二人細底。山勢旣極偏僻險惡。加上重重禁制隱蔽。外人輕易不會走過。所以不爲世知。便是石玉珠。也是適才趕來赴約。雙方一見如故。成了好友。才將姓名說出。因聽同來還有數人。現在林外相候。正合明日脫困之助。急於相見。師遺禁制埋伏十分利害。須要二人合力。始能挪移收放。尤其湖心含膏閣高臺。是二人修道居處之所。埋伏重重。更具無窮微妙。碧波千尺。金水相生。無論仙凡。俱難飛渡。必須用乃師當年黑海斬妖蜃。飛渡弱水的度厄舟。始能衝破水中埋伏。駛抵臺下。主客三人。匆匆談了幾句。

便由桑桓過湖。具舟迎客。冷青虹自往閣樓上。挪移禁法。一切詳情。尙未談到呢。互相見禮之後。桑桓笑道。度厄舟還原。實是費力。幸而石道友一來。就說還有諸位道友同來。否則又須枉費好些手脚。今晚子時。便可脫困。連同別的法寶。一齊收去。也是一樣。不必再費事了。冷青虹道。修道人那有像你這懶的。我們多少年的苦難艱勞。都熬過來了。豈在這一點上。況且湖中金水禁制。何等利害。此寶雖說不怕。無人主持運用。任其長時侵蝕。終非所宜。還是送回原地的時候。雖還有些富裕。但是嘉客遠來。尙未少盡地主之誼。早作準備。也從容些。快去快來吧。桑桓應了。隨往台下度去。舟中飛落。緩緩往台後駛去。舟行甚銳。却似遇見頂風逆流。桑桓身立舟中。手搖靈訣。目注湖波。指舟而進。毫不旁瞬。船頭和兩舷。彩疊層層。水面之下。光華隱現。看去似比衆人來時。還要吃力。別的也無異處。冷青虹苦笑道。諸位看他駕舟遊行。金水道中。費力麼。少時送到藏寶的一關。還更難過呢。起初桑師兄。道行法力。遠勝於我。人更正直光明。這些年來。不知遭了多少魔劫。全仗他盡心照拂。砥礪切磋。得有今日。便是這次請石道友相助。脫離也全爲了小妹。否則我們明是受苦。實則先師玉成我們。如以誠心毅力。堅忍下去。終有自己拔脫。功行圓滿之日。那時超諸苦孽。萬魔全消。不必再有修爲。祇須再積外功。便可飛昇靈空。豈不比現在出困。強得多麼。南綺忍不住問道。這太可惜了。現在禁法未破。還來得及。何苦任其功虧一簣呢。冷青虹笑道。道友那裏知道。先師道妙通玄。早已算出前因後果。知我二人幾世夫妻。情緣未了。道根雖厚。夙孽更重。桑

師是他胞姪。寒家與桑家。累世姻婭。與桑師兄原是總角之交。因遭家難。被先師從小引渡入門。一同學道。後年漸長。先師作主。令爲夫婦。我二人平日親逾骨肉。雖極互相愛好。但知先師已參玄門上乘妙諦。不久飛升。中心嚮往。都不願爲此緣孽。自誤道基。無奈先師春溫秋肅。言出如己。不能稍有違忤。主婚以前。又會說過。自己不久飛升。留下你們孤男寡女。同居學道。不正名分。諸多不便。況且你們劫難重重。一爲夫妻。禦魔之時。便又合力同心。互相關顧。無微不至。免却許多男女顧忌。這祇一種名分。如若道心堅定。奮志前修。何在乎此。我二人一則不敢違命。讀請。二則先師所說。也是實情。先師爲此。還在行禮之日。請了幾位從未見過的前輩道長。來此觀禮。過有十年。先師功行圓滿。飛升期近。我二人也都向道堅誠。十年一日。相敬若賓。名是夫妻。從無半點兒女之私。互相談起。總是高興。這日先師忽將我二人喚到面前。說道。會短離長。我已將去。可知你們近來情魔纏繞。陷溺日深了麼。我二人聞言。自是詫異。頗覺先師認錯。及聽先師一說。才知我二人實是情深孽重。難於自拔。祇爲從小入道。深知情緣之累。一意向上。又在仙師前誇口。婚後光陰。越發自重自愛。惟恐誤己誤人。表面上蹤跡。反較以前疎遠。暗中情好。反更深厚。一切雖非作僞。全出矜持強制之功。稍受魔誘。立敗道基。不可收拾。桑師兄先還自信靈府空明。不甚信服。及經先師命我二人入定。行法一試。直是浮動已極。幸是幻境。否則當時便走火入魔了。我二人修煉多年。道心依然如此脆弱。自是又急又愧。伏地跪哭。忿不欲生。先師才用婉言開導獎勉。說我二人修

爲能到此時境地。已非容易。隨說你二人緣與孽。均難避免。如真有志。真仙位業。便須備歷諸般苦難。雖決不能如所期。一直如我預計。魔劫已去十之八九。彼時內外功行。兼施并用。一樣也可追我後塵。否則由古至今。也有許多神仙眷屬。以我所傳。地仙散仙。總可學到。路祇兩條。心志却要拿定。自酌難易。免得一時好高騖遠。異日惹火燒身。此舉也可說是逆數而行。由此做去。須經三關和許多苦難。那頭一關。因我還在。有不少助力。你二人初志又極堅定。極易度過。祇二關中有天地人魔三劫。爲你二人。成敗關頭。如早知難而退。仍可作一散仙之流。不過白受多年苦難辛勞。於事無礙。最怕是在魔頭來時。一個把握不住。縱不形神俱滅。也須敗了道基。遭受兵解。重墮輪迴。二關渡過。內功便完十之八九。祇以後每逢月望。受一次身外苦難。那侵害你二人的。雖非以前所經諸般魔劫。但也是正邪各派中的法寶異術。到時發動。一一身經。這等苦難。并無定數。功行圓滿。自會停止。否則這一年十二次中。有一次隱伏脫難玄機。必要爲人破壞。使你成功不得。而這一次月份并不限定。事前也看不出。苦難却最酷烈。非等事後無從知悉。實則二關一過。道行法力大進。加上師遺諸寶。雖不能涵蓋一切。尋常妖邪異派。已非敵手。儘可照我傳授。尋一能手相助。收去諸般埋伏禁制。由後湖水洞。取出藏珍。一同出山行道。外功內功。同時並用。一樣也有成就之日。祇是時候未純。真要遇見極利害的人物妖邪。仍難抵禦罷了。我二人知道師父苦心熱慮。打人定勝天主意。欲以玄功妙法。設下禁制。使我們潛伏山中。在自家洞府以內。受諸魔劫。猶恐

道心不定。另外加上許多防禦之策。勝固仙業可期。敗亦可以退爲散仙。真是愛深望切。無微不至。恩德如天。如何不感激涕零。極口遵從。先師重又詳示機宜。及應付之法。次日夜間。設佈停當。我二人便受了禁制。從先師仙去的前十年中。祇同在此涵青閣上。日夕修煉。不能離開一步。直到第二難關渡過。參悟出許多玄機。仙師遺示。逐漸出現。始能在滿山遊行。可是心神。仍受禁制。加以環湖百里以內。到處設有五遁埋伏。離山自辦不到。便是山中閒遊。也要二人合力運用。或是挪移禁制。或是衝出埋伏。始能通行。這多年來。不知受了多少苦難災劫。那每年十二次魔難。千奇百怪。無一雷同。先是到時。無論有多利害。均行咬牙忍受。無法抵禦。雖祇個把時辰。便自消滅。苦痛也實難禁受。又隔些年。功力較深。益悟玄機。祇有一次。必須身受。下餘十一次。一經行法抵禦。便自現而復隱。漸漸查覺。這不能消滅的一次。藏有剝復之機。其靈效竟與我二人功力並進。爲時愈久。到時不可似前以法力相抗。必須運用玄功。護住本身真靈。慧珠內照。任其荼毒。忍受熬煉。始能完滿功孽。可是那些禁法。俱是先師預設的玄功妙用。就是寶物也非實質。我二人破他艱難。外人却是舉手。卽成粉碎。甚或禽獸之微。俱能衝破。先是不會參悟。末後悟澈精微。又總是被人和異類破壞。現相不一。幻境各殊。來人用意。也有善有惡。大抵惡意來者居多。頗爲我們傷了幾個。因見劫難綿連。永無了期。又聞各派盛事。心焉嚮往。屢動出山之想。誰知此念一起。身受既更慘酷。去年臨難。不見絲毫朕兆。方意超劫有望。不料石姊姊。竟會隱身在側。誤認我二人受了邪法。

禁制。仗義相救。又誤事機。事前我二人原會商量。此次再如債事。便尋我們生平唯一相識的道友相助。寧甘多受辛勞。不再受這無窮苦難。石姊姊人既正直光明。此來又是出諸善意。一見投緣。不揣冒昧。便以相託。竟蒙惠諾。石姊姊去後。以爲今春必要前來。至今消息杳然。惟恐因事羈遲。一時心急。日前又以飛書。請那道友來此。昨接覆書。竟不能至。今日石姊姊忽同諸位道友寵降。可知定數所限。非仗鼎力不可了。至於仍照前修一層。因己畏難動念。難期更無終極。不能再返初衷了。好在這數十年間。經歷造詣。先師早已前知。每次均有遺札出示。說是能到今日地步。大非容易。前途縱有艱危。也非不能抵禦。此出并還另有遇合。利害相兼。我無所恨。祇惜桑師兄早可脫難。祇爲伴我。不肯獨進。遷延至今。因他不能早完仙業。還許同受許多艱危。未免愧對罷了。石玉珠自從遇見桑冷二人。始終測不透這少年男女是何來歷。屢問師父半邊老尼。祇說他們師徒。法力甚高。所煉五行禁制。自成一家。與別派玄門不同。乃師五遁中。尤精乙木遁法。與銅椰島天癡上人。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利害非常。這兩人必是他的門徒。不知盡得乃師所傳也未。此人生性孤僻。不與同道交往。祇在末數十年中。與一道友。因打而成相識。由此展轉接引。認識了一些散仙。不久便即封山。所以知他根底的人極少。訂交無妨。要去務在下半年。才有益處。赴約時一切言動。尤須謹慎等語。姓名來歷。均未明白。今日一到。見沿途諸般設施禁制。多是另有微妙。如非主人接引。休說闖不過去。弄巧還要被困在內。心中越發奇怪。同門中自己交遊最廣。這二人從未聽

說。怎有這大法力。就說是乃師仙去以前所遺。他却能夠主持運用。道行之高。也可想而知了。互相敘談。通名之後。一聽乃師。是桑仙姥。心便一動。及至南綺發問。冷青虹說起前情。忽然想起那年峨眉羣仙聚會。開闢五府時。會聽成都辟邪村玉清觀。玉清大師。與峨眉門下。最有名的三英二雲。五位劍仙閒談。所聞之事。忍不住脫口問道。冷姊姊。令師姓桑。姊姊又名青虹。當年可曾在小南極不夜城青虹島。隱居過麼。還要往下說時。冷青虹聞言。面色突的一變。石玉珠又想起師父會囑自己。不可妄談此人師長。又見青虹聞言變色。定如玉清大師所說。乃師尚在。不會真個仙去。中有難言之隱。不願外人知他師父細底。這一問觸了忌諱。尚幸不會往下深說。連忙把話縮住。裝着不甚經意神氣。冷青虹聽石玉珠一發問。便料他也許知道。乃師細底。雖然一見投契。終是初交。尋常問話。并無忤犯。攔是不好意思。並也有害。話已出口。無法令其收回。不攔又恐觸犯此間忌諱。貽誤事機。生出別的災害。及見石玉珠忽然住口。不會往下深說。還已看出自己神色。越知所料不差。好生憂急。想了想。故作鎮靜答道。那不夜城東青虹島。亘古以來。盡是冰雪封埋。現在洞府。還是昔年先師到後。才開闢的。便妹子拜師時。年紀甚幼。祇有乳名。青虹之名。也由島名而起。先師避地清修。以及移居本山。絕少與人交往。姊姊怎得知道。石玉珠一聽。乃師果是前在峨眉。玉清大師所說的那位怪人。心已有了主意。再聽冷青虹語聲微顛。又說得慢。料他必以眉目示意。乃師皮氣古怪。道法靈異。弄巧就許隱身閣內。如被識破。互相勾串。彌縫前言。難免彼此都有不

便。假作眼看。左近陳列的奇花異卉。隨口答道。妹子先前也是不知。前年偶遊南海。無心遇到兩位散仙。說起令師桑仙姥。法力高深。冠冕羣倫。尤其所煉仙藥靈丹。於他二人。大是有益。祇惜飛升已久。聽說生平祇收了一個門人。也和令師一樣。一意靜修。不特不喜與人往來。反因令師飛升時。青虹島故居。漸爲世知。恐有不速之客拜訪。擾及清課。竟將那麼靈奇富麗的仙山宮闕。捨而不居。用師遺靈符。封閉洞府。另往別處幽僻無人的海島隱居。尋訪多年。一點不知音信。聽說青虹仙府。藏有不少靈藥。因令師仙姥。曾有留待有緣之言。幾次想去。終以仙法禁閉。妙用無方。洞前金釐神碑。無法攻倒。未敢輕於嘗試。妹子初會姊姊。和桑道友。祇覺道法靈奇。想不到竟是仙姥的高足。從此可以多領教益。真不會了。說時。瞥見冷青虹。好似轉憂爲喜。話完沈吟未答。料他還有文章。衆人本都不知桑仙姥師徒細底。南綺更是好奇。湊趣。一問正好遮飾。便照所說。又加了一番鋪敘。石玉珠如早知底。衆人聞言。自然不會驚奇。追問這一來。所編的謊。越發像真。連冷青虹。也覺所料非實。石玉珠前言。祇是無心之中。道聽塗說。略識姓名。並不深知了。心中一寬。暗忖石玉珠。雖然無心一問。話也不關緊要。但是師父最惡人知他出身來歷。保不生疑。反正對方不知。樂得似作一下。以備萬一。等衆人問答完畢。倏地起立。暗施禁法。將手朝外微指。起身朝石玉珠。正色問道。姊姊既已知道。先師青虹故里。別的怎都不曉呢。還有姊姊與那兩人。素味生平。怎會深談到此。連想往青虹島。盜取丹藥的事。都說出來了呢。石玉珠自和青虹初見。便知他傾心結納。又

見適才驚喜情形。越知關注甚切。此舉實是故意盤詰。仍若無事笑答道。那兩人姓龔。是同胞兄弟。成道不過數十年。法力好似不甚高深。本非素識。因他與峨眉門下南海雙童甄氏弟兄交好。妹子走時。先遇甄兌。回島省墓。途中相值。正談近況。二人恰巧路過。因想借家師紫烟鋤去破那金鼈神碑。託甄道友代爲關說。問他何用。因而說起。那紫烟鋤。在師姊張錦雯手中。本欲成人之美。等我回山一問。才知已爲一異派妖人所毀。失去靈效。祇得飛書峨眉。仍由甄道友代達。並未借與。以後便無音信了。這本不相干的事。看姊姊神氣。洞中靈丹。必關重要。幸而此寶已毀。否則妹子一向不知仙姥。和姊姊來歷。素昧平生。看甄道友面上。必然借與。照他二人所說。令師飛升時節。所遺靈符異寶。均有無限威力。洞內外共有十餘座神碑。俱是前古至寶。利害非常。金鼈之外。有一金鳳神碑。尤爲神妙。因那一爐靈丹。採煉時。中途有了阻滯。耽誤年餘光陰。煉成之日。恰值令師功行圓滿。飛升期屆。不及親自開取。遺命留待有緣。現仍藏在頭層洞府。原有丹爐以內。金鼈神碑一倒。入洞便可取到。不想裏面。還有十二層洞門。難於攻進。此碑萬邪不侵。祇家師紫烟鋤能破等語。妹子也不知神妙。萬一被他用紫烟鋤。真將此碑破去。盜了靈丹。如今相見。豈不愧對麼。冷青虹聞言。面色立即轉緩。笑答道。先聽姊姊之言。還當這兩人。處心積慮。覬覦靈丹。又知紫烟鋤。又破封洞神碑。必然深知洞中虛實。道行法力。當不在小。原來也是捕風捉影。祇見一班呢。不滿姊姊說。青虹故居。先師並未留下什麼法寶。洞府前後共祇九重。頭裏三重。還是敝的。

靈丹到有。另有藏處。煉丹之所。向在最後一層。裏壁乃萬年玄玉。當中有七個尺許方圓孔洞。深約三百丈。正與南極天樞。真磁極光相對。外人不曉多大法力。均難輕易涉足。那極光真磁精氣。長年由玉孔中射入。每逢寅申二時。尤爲強盛。任多利害的法寶飛劍。祇是金鐵等質所製。立爲所毀。人還連帶遇險。此層業已封閉。洞中靈異之景甚多。神碑却祇一座。此碑只能由我們自己人移動。或是來人。有此仙緣。明白用法。還須事先虔誠叩祝。得了允許。碑上現出字來。始能入內。要取那丹。仍非手到拿來。至於金鳳神碑。竟連妹子也未聽說過。何況還有十餘座之多呢。紫烟鋤雖能剋制此碑。可是碑倒以後。所有禁制。一齊發動。頭層洞中。預伏的元磁神雷。也相繼爆炸。發揮威力。環洞數百里內人物。俱難倖免。這兩人有的言之過甚。有的又不得其詳。幸而姊姊此寶未借。不然還要闖出禍來呢。石玉珠原是臨機應變。故意編造。見他信以爲實。心中好笑。便答道。妹子癖嗜山水。最喜遊覽。宇內名山。十九涉足。海外諸仙山。只到過東海釣鼈磯。青桐礁。和峨眉二雲所居的海中仙府。紫雲宮等。有限幾處。餘者多未去過。久聞小南極不夜城左近。有三十五座冰山雪島。因有極光普照。亘古光明如晝。到處都是水晶宮闕。琉璃世界。只爲相隔太遠。各島主人。除金鐘島主業續。因與九烈神君結仇。得峨眉諸道友相助。還與外人往還外。餘者大都奇福獨擅。習於清靜。不願人去攪擾。甚而鄰近諸島。彼此多不通問。所居島宮仙府。又都禁制重重。封鎖甚嚴。無因而前。恐生誤會。徒自神往。苦無機會。不知令師飛升之時。可有遺命。令二位道友。他年重

退故居廡。冷青虹搖了搖頭。靈姑心思獨細。坐位正在石玉珠對面。暗忖桑桓將度厄舟送進寶庫。祇繞向閣後這一點水路。行時冷青虹並還囑令快回。怎去了這多時候。冷青虹面上神色。又是時驚時喜。恭倨無常。記得元江取寶那幾日。各正派中前輩道友。來了不少。有幾位都會說海外各島散仙。多半不是玄門正宗。祇管法寶神奇。道術高強。終於難成正果。便由於此。尤其此輩所學。駁而不純。人品也有邪有正。不過修道多年。恐遭劫數。人不犯他。不敢公然爲惡。便了。小南極三十五島。便有不少妖邪盤踞。主人行藏如此詭秘。乃師恰又是在小南極住過。照諸道友所談。這些散仙。均因自知法術勝於道力。根基不固。才避居極荒。另闢洞府。一意享受逍遙。不復再參上乘正果。祇能永爲散仙。每隔五百年。仍要打點一次災厄。到時一個不善趨避。或是抵禦無力。依然難於幸免。飛升還舉一層。簡直無望。即便有一兩個成就的。也是別有仙緣遇合。捨舊從新。不是本來功力。所可達到。他師父桑仙姥飛升。不知是真是假。主人言語神情。既多可疑。石姊姊適才明是想起主人師徒來歷。想要發問。話沒說幾句。因他神情驟變。便即住口。由此細辨二人口氣。好似一在加緊盤問。一則設辭掩飾。父親在日。常說人心難測。對方終是初見。出身又非玄門正宗。如若真心交好。何必這樣隱諱。再說這真佈置陳設。無不巧奪天功。富麗堂皇。也不似真正修道人的行徑。石姊姊既以假言掩飾。不與一心。可想而知。必是先未想到。通了姓名。方始覺查。不得不敷衍過去。免樹強敵罷了。越想越覺可疑。自信這裏五行禁制。雖然利害。終是異端。不是正教。對

方眞要起心不良。憑着衆人的法寶飛劍。和自己的五丁神斧。大概也能應付。有心和石玉珠。使個眼色。打一招呼。石玉珠偏和冷青虹談在有興頭上。做作極爲自然。始終沒拿眼看自己。再一回顧。左側諸人。除勝男姊弟。猶自夢夢。聽出了神外。南綺不知何時。已和舜華易位。和裘元挨近。姊妹二人。裝作閉看。實則四下留意注視。頗似暗中正在戒備情景。南綺見靈姑望他。又把眼皮微微一抬。心料三人。已自警覺。正替勝男姊弟耽心。猛一眼瞥見石玉珠身後。似有青芒微閃。飛向外去。光微且速。其去如電。如非一雙慧目。絕難發現。同時便聽冷青虹笑呼。師兄快來。跟着。一道青光閃過。台口現出一人。正是桑桓。帶着轉憂爲喜的神色。走將過來。首向冷青虹道。度厄舟已還原地。這就好了。請青妹和諸位道友。同策進行罷。冷青虹聞言。立即滿面喜容道。我祇願和諸位道友閒談。佳客初臨。一點還未待承呢。你且陪坐一會。待我先進。你再聽請。說罷。道聲簡慢。自往閣中走去。桑桓朝衆。略一點首。便請一同落坐。靈姑見他口裏。隨衆問答。目光不時注在勝男姊弟身上。知有用意。先見青芒。自石玉珠身後飛出。他便台口現身。先後明是一人。不由又加了一番疑心。一會閣中冷青虹急喚師兄。請客進來。衆人隨了桑桓剛走到閣門前面。瞥見閣內。共是七間。圍成一個圓圈。當中一間較大。獨作六角形。各面平台陳設。那麼奇麗。閣內空無一物。並且所有隔牆。俱似精銅所製。可是每間都似透明。可以看通。衆人進時。冷青虹正在當中六角房內。手上托着一座高約尺許。形如圓筒之物。精光湛湛。耀眼欲花。好似沈重非常。壓得人都站立不穩神氣。

衆人除却石玉珠以外，餘者多覺這等情形，絕非是款客之道，心疑有異，不由却步。桑桓揖客同行時，便挨在阿莽身側。一見冷青虹面現吃力之狀，條地把阿莽往前一推，飛身同入。冷青虹忙將手中圓筒，奮力往上一擲，直向阿莽當頭落下。這些舉動，都是急驟非常。南綺靈姑見狀大驚，更以爲冷桑二人想害阿莽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正待上前發作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阿莽驟出不意，猛覺身子被人推入，脚未立定，一團寶光，已自當頂壓到。一時遑急無計，不由伸手往上一擋，同時冷青虹已在急喊，諸位道友，暫停貴步，少時自知。言還未了，那圓筒本是端端正正壓下，吃阿莽猛力一擋，往側一倒，忽然滿閣雲霞輝紅，千萬道彩光，一閃而過，晃眼之間，眼前又換了一片景象。原來閣中七間銅室，已全不見，却換了一正兩偏，五間高大莊嚴的精室，所有用具陳設之華美精奇，多是衆人目所未覩。冷桑二人和阿莽俱在離門不遠之處立定。阿莽自是滿面驚愕，桑桓正向他陪話。冷青虹也在舉手肅客，口呼諸位道友請進，諸乞相諒。石玉珠知衆驚疑，無如有好些話，都難在此明說，只得一面向衆招呼，首先走進。勝男對於諸人，無不信賴甚深。見阿莽適才情形，雖也吃了一驚，心並不疑有他。靈姑裴元和舜華姊妹，却是疑心更重。仗着冷桑二人收法神速，沒說出什不好聽的話來罷了。中室左偏，便是冷桑二人宴居之所。衆人隨同入內一看，玉榻瓊寢，翠几瑤墩，室旣高大明爽，到庭品光寶氣，煥若雲霞，其陳列之珍貴華麗，又勝於前。直令人眼花撩亂，目不暇接。桑桓先請衆人落坐，冷青虹自向裏間，用四白玉盤，裝了不少珍奇果肴，另一翠壺美

酒和九隻古玉杯。層疊着雙手捧了出來。放在鄰近碧窗的青玉案上。衆人見那玉盤大都徑尺白膩如脂。光可鑒人。盤中所盛。除了桃梅李杏。梨棗林擒。蓮實菱藕。榛栗松仁。枇杷葡萄。龍眼荔枝。以及好些不經見的果品外。還有好些乾淨整潔的山肴野蔬。五色紛披。燦然雜陳。美食美具。分外顯得好看。尤其那幾隻酒杯。大小玉色不一。各有各的款式。形緻古雅。精麗絕倫。連舜華姊妹。素富收藏的長春仙府。俱都沒有這類東西。俱都驚異不置。靈姑南綺二人。一般心思。不知冷青虹是要假手外人之力。才能將乃師禁法倒轉。延客入內。以爲主人賣弄神通。故鬧玄虛。心已加了好些不快。及至縱觀室內。又看出兩隻玉榻。並列相對。分明冷桑二人同居一室。外表不顯心實鄙薄。再見主人。端出酒果。暗忖二人曾說。隱居耐劫。日夕苦修。從未出山一步。此間用具陳設。無不珍奇寶貴。那還可以說是乃師桑仙姥。遺留下來。這些果品。都是四方四時的名產。不是山中所有。倉卒之間。如何能夠得到。再說修道人。理應清淨無爲。不該有什麼嗜欲。照他這樣奢華富麗。備極珍奇。定是用盡心思聚斂。巧取豪奪而來。這等人萬無成仙之理。石姊姊和他新交不久。照適才掩飾口氣。分明剛料出一點來歷。必因同行諸人。道法深淺不一。又帶着勝男姊弟。兩個凡人。已然深入險境。投鼠忌器。祇得虛與周旋。以免結怨樹敵。果能敷衍到走。也可將就。只恐這類人心多叵測。適說借助。不知何事。萬一要想移禍江東。用我們來頂替。或是禁制利害。要大家合力拚死。代他硬闖。豈不上當。正尋思間。冷青虹已將各人面前酒杯放好。依次斟滿。請衆同飲。衆人見石

玉珠首先稱謝舉杯也。各試飲了一口。覺着甘芳涼滑。香沁齒頰。心神爲之一爽。漸漸隨着飲食起來。冷青虹似覺靈姑等四人。心存疑異。笑對衆人道。這些果子。十九不是本山出產。並且遠近皆有。季節不一。我二人又不能出山。諸位道友。可覺異樣麼。石玉珠道。姊姊和桑道友。雖不出山。但是道妙通玄。萬里戶庭。彈指可卽。祇出產時。令不一。稍覺奇怪。可是預先按時行法。攝取到此。再用禁法。防制腐敗。因而保藏至今的麼。冷青虹道。先師家教素嚴。我二人怎敢爲了口腹之欲。暗中盜運遠方之物。祇爲先師昔年。移居此山時。曾於無意中。在湖心泉眼裏。救了一隻靈獸。名爲五爪飛狸。此狸通體茸毛。紅如丹砂。前額生着三隻品字形的眼睛。當中一眼。光色隨時變幻。工能透視重泉。無論山石泥水。相隔千百丈厚的地底。俱可看透。纖芥不遺。胸前另生着一隻人手般的怪爪。大小由心。能隱能現。兩脅生有四片金翅。飛行空中。其速如箭。本是前古一種水陸兩棲的異獸。因是生育極艱。平時那麼威風猛惡。產後和死去一樣。公狸又絕無情意。年祇交配一次。未配以前。情熱異常。只一配上。便生厭惡。不顧而去。母狸巢穴。多在濱海之區。營構極爲精巧。曲折。母狸產時。祇管所居隱秘。封閉堅牢。無如肉有異香。產後尤濃。容易將異類仇敵引來。連母帶子。一齊吃掉。公狸沒有胸前暗爪。翅短難飛。祇在海濱水中。遊行覓食。既沒母狸本領。更不合羣。遇上比他利害的水族異獸。絕少幸免。於是日少一日。久已絕種。不知怎的。留有這麼一個。此狸有千餘年的道行。已能通靈化。本山舊居停。也是一位女散仙。只是生自富貴之家。得道以後。積習未改。

極喜修飾洞府。陳列花草珍奇之物。深知飛狸神目妙用。千方百計。費了無數心力。將他捉來。用金水相生的禁法。囚在湖心泉眼之中。每值出外雲遊。便把此狸。縮成松鼠般大小。裝在一個寶囊以內。逼迫他說出沿途地底埋藏的珍奇之物。此狸雖是水獸。因他從來素食。輕易不肯傷生。性極靈異。頗能自愛。知道此舉。大干造物鬼神之忌。不是修道人的行徑。先勉強替他尋了些。便即停住。偏那散仙。貪得無厭。一有不從。便發動金水禁制。使受禁毒。受迫不過。只好依從。那飛狸胸前靈爪。變化神奇。多厚多堅的山石金鐵。挨着便碎如腐朽。連尋常飛劍都傷他不了。弄巧還被抓去。只看出藏寶之地。那散仙便在夜靜無人之際。將他放出。狸身也長復了原形。當中一眼。射出金紅光華。注定地面。靈爪突然暴漲伸出。狸身不過四尺長短。那隻靈爪。却又長到丈許。五指各有五尺長短。一爪下去。丈許大一片山石泥土。立即隨爪而起。又靈又快。晃眼挖成一個又深又大的地穴。狸也隨身而下。他本有穿地斷金之能。無奈對頭。防備周密。鎖他的頸練。乃天蠶絲結成。外用金皮包裹。本是一件長短隨心。烈火飛劍。俱不能斷的異寶。况又暗中加了一層禁制。時刻都在留心。結果逃走未成。反吃了許多苦處。最後無法。才和這散仙明說。這等行爲。彼此都有不好。難免害他異日遭劫。他因修道千年。什地方都到過。何處有寶。全都知道。海裏沈埋的奇珍更多。但是不能多取。須有限度。問他需什東西。情願一次給他找全。可是事完。必須放他。至少也將禁制撤去。那知這散仙貪心太重。恐飛狸在外。難保不落人手。事完之後。不如拜在他的門下。做個獸

徒。一同學道。此狸雖是獸類。却能辨別賢愚。志氣也高。早看出舊居停。以前還能清修。自將自己擒到以後。起了貪欲。時以尋覓地底藏珍爲念。照此存心爲人。決無好果。不願將來受他連累。心又憤恨。推託身是異類。不配做仙人門徒。只等自身元胎煉成。脫去原有軀殼。以便轉世爲人。重修正果。一經釋放。卽返舊巢。閉戶靜修。並無餘暇。爲師服役。空做一個掛名徒弟。有什意思。並且所煉道功。又不相同。眞蒙錯愛。請早開恩釋放。容他回去。再修煉個百餘年。元嬰煉成。轉劫投生以後。再來拜師。也是一樣。那散仙經他婉言哀訴。也自應允。比時所居在山北岩洞以內。陳設佈置。也頗華美。這裏只是一只湖蕩。連地基都沒有。因飛狸答應。爲他再取一次地底藏珍。意欲多得。便說所居石洞氣悶。要在湖中建一所樓閣。以備遊賞宴居之地。照着預擬。以前所得。只夠此樓一半之用。只一陳設完美。立卽釋放。飛狸對他原有深心。假說前古仙人。所遺法寶仙兵。臨化去時。都有仙法封禁。留待有緣。多看不出。就勉強看出一點跡兆。也取不到。否則這千年的光陰。自己也得了不少了。何待今日。所掘取的。都是歷古沈埋的珍奇玩好。和些用具。只能應用陳列。不是珠光寶氣。便是古色古香。只管華麗好看。一點不能供防身禦魔之用。實則他旣痛恨對頭。又恐此端一開。徵索旣苛。不特更犯天忌。並且容易闖禍。寧甘多受一點折磨。堅不肯應。那散仙先還不信。接連威喝過兩次。飛狸終不爲動。改令尋掘珍玩。雖也不願。却是一逼就允。所說有理。平素又極誠實。只一答應。必爲辦到。也就深信不疑。這次飛狸。因他洞內。幾間石室。已差不多陳設完竣。每次

命已尋掘。十九總就本洞出題。以前也露過口風。恨他貪心。沒有應允。往往被逼不過。才代尋掘個三兩件。搪塞。就這樣已是滿洞瓊瑤。金碧輝煌了。這次至多再代取個三數十件。便可終止。誰知出下這大難題。話已出口。不能收轉。加以情急脫身。當時勉強應諾。却力勸了他一番。說辭以臍而忘身。珍奇寶物。向爲禍水。所取太多。德不能勝。上干神忌。適以速禍。我受逼迫而爲。情非得已。你務要少爲戒慎。不可過於貪縱。我雖異類修道。決不要此身外之物。並非惜力。好言相勸。實恐彼此孽積太重。引出事來。那散仙也知所行不對。無如陷迷已深。不捨就罷。當時總算稍爲動念。把原擬的三層樓閣。去了一層。先用法術。由雲南點蒼山。運來佳石。在湖心中。建了地基。移種下不少異草奇花。然後建起現在這所樓閣。本名叫作靈瓊小築。現在閣名。乃是後來妹子所起。他建造時。從石基起。以至一椽一瓦之微。無不窮極精麗巧奪神工。所有材料。均自各地名山勝域。擷精採華。搬運而來。以他那樣法術神奇的人。還費了將近一年光陰。才行建成。他能役使六丁。建並不難。所難全在訪尋移運之上。稍不合意。或是聽說別處。還有較好之物。立即捨了原有。重去尋取。每次出外。仍帶飛狸同行。沿途屢問所經之地。可有什麼珍寶。埋藏地底。飛狸不是答說沒有。便說是他厭憎之物。他自不信。及至照地發掘。果是一些形製陋拙。水土侵蝕。殘破不完。前古銅鐵陶石所製器具。他生具潔癖。破銅爛鐵。素所不喜。祇得罷了。連試幾次。俱是如此。又問飛狸樓閣將成。應用陳設。尙未取得一件。時日已迫。如何打算。飛狸先祇答包有。堅不吐實。到閣成前兩天。

才對他說。陸地寶物是珍奇而可取得的。俱被這些年來。代爲發掘殆盡。海中沈埋之寶。却非少數。地方也早知道。到卽取來。祇不可心貪背信。事後貪言。那散仙當時忻喜非常。惟恐飛狸有詐。去時又設下法壇。用一鎮物。暗中將他元神禁住。然後同往海中覓取。果如所言。在東海兩處島灣中。覓了不少寶物。水中沈浴寶物。受了淬礪。晶光煥發。不比地底泥土地氣侵蝕。所得更勝於前。爲數又多。連搬運了十幾次完。這樓閣上下。也全佈置完竣。本意還想再多取些。不知飛狸用什方法。來個不多不少。恰到好處。再取一件都無。飛狸自然要他踐約釋放。散仙雖然不捨。但不好意思貪言。應是應了。偏那移形禁制之法。設得太狠。解除頗費手脚。只得明說出來。容他明早出去。等到尋來替死之物。立行釋放。飛狸聞言大驚。才知他居心如此惡毒。幸而自己謹慎守信。實不願自殘肢體。又想落一全好。以免異日樹敵。在海底取寶時。不會用異類中。解體分身之法逃走。否則千載功行。全付流水。休說成道。連形神都會消滅了。知道利害。不敢再催。那散仙果真出外。代他尋覓替身。爲表決意放他。除代形鎮物外。別的禁制。全先去掉。任其在閣中靜候。也沒帶了同行。飛狸方意出困在卽。也是他災星未退。該受磨折。那散仙爲他出尋替身。出山不遠。便遇見兩個左道中人。拿着一面古銅鏡子。在地下亂照。隱身過去一看。鏡光所照之處。地底泥土沙石。竟可透視下去老深。地底有什東西。全都看得出來。宛似百丈澄波。空明瑩徹。無論草樹根鬚。蛇蟲螞蟻。俱在一泓明鏡之中。纖芥不遺。看得清清楚楚。心想如將此寶得到手中。地底任何珍奇異寶。

均可發掘。豈不比五爪飛狸。又強得多。貪念方萌。二人忽然將鏡收起。說起得寶經過。才知就在本山附近。一個滿佈瘴烟的泥沼中。發現寶氣得來的。共才三天。因疑雪地。許還有別的寶物。重來尋取。順着地脈找來。最可氣是。那片沼澤。日前運寶回來。會經路過。自己也會發現寶氣隱隱。透出地面。命飛狸一看。力說無有。比時在海中。得了許多寶物。正在心滿意足。高興頭上。又見瘴泥污穢太甚。發掘時。既要多費好些手脚。飛狸勞苦功高。再讓他深入穢泥裏面。飽嘗臭味。也覺於心不忍。加以生性好潔。以為地底寶物。決不會比已有的強。似這樣久沈穢區之物。就得到手。也令人想起厭惡。平日過信飛狸。雖稍生疑。一爭也就中止。忽略過去。昨日路過。寶氣已不再現。沼澤中穢泥。却似開了鍋的沸湯。熱瘴蒸騰。鬱為麗彩。因為嫌那惡臭。沒近前查看。便自回去。誰知果有奇珍。潛藏在內。越想越恨。貪心也越濃。恰巧所遇兩人。又將寶鏡取出。滿處亂照。好似得意忘形。照着好玩之狀。自己隱伺許久。通未覺查。誤以為無什本領。又是左道旁門之士。可以隨便下手。那知這兩人。俱是旁門中能手。妖術神奇。所得那面寶鏡。不但能照徹九幽。還慣破人隱形法術。適在兩人身側。只顧注視地底。有何物事。不料身影。已在鏡中映出。敵人恐他警覺。才行收去。直到打好擒他主意。故意二次取鏡照地。暗中却在行使妖法。他這裏正下手想奪。敵人倏地一聲暴喝。旋轉身來。一個鏡光到處。先破了他的隱身法。另一人便將妖法發動。總算運氣還好。那兩人為他美色所動。打算用邪法。將他困住。生擒了走。未下毒手。這才幸免於死。無如驟出意外。沒有防

備。雖仗着道法高強。不特掙脫羅網。並還佔了上風。可是性命已只呼吸之間。差點中了敵人道兒。那面寶鏡。終未得到。心既痛惜至寶。又想起飛狸是個罪魁禍首。恨到極處。當時回來。飛狸還當替身尋到。回山踐言放他。滿心歡喜。迎上前去。誰知才一照面。片言不發。便吃對頭。用法術禁住。先放在湖心泉眼裏。用金水相生的禁法。磨折了三四天。忽又來了一個同道。說起飛狸神目如電。下矚九幽。尤其天生靈爪。碎石如粉。穿行地底。如魚遊水。不特什麼至寶奇珍。只地下有。便能發見。便是前古真仙。遺留之寶。也能望氣測知。從容覓取。即便設有利害禁制。正面攻不進去。側面和地底。仍攻得進。散仙一聽。更是氣大。人去以後。立把飛狸。提出水面。告以罪狀。逼令掘取古仙人遺藏的法寶贖罪。否則永淪泉眼之下。日受金水禁制的苦難。不復再有出頭之日。飛狸悲憤已極。不由發了戇性。死不應從。只得將他仍沈水底。使其子午二時。受那金水二遁的禁毒。隔些日。提出水來。誘迫兼施。逼上一陣。本意想他日久受苦不過。自然伏順。誰知那日。飛狸見他。無緣無故。反顏相向。食言背信不算。並以酷刑相加。禁閉在泉眼以內。飽受禁毒。當時悲憤填膺。加以苦痛難禁。竟在泉眼以內。拚犯奇險。用解體分身之法。將靈爪五指。斷去一指。作為替身。雖因對頭沒有鎖物。不敢用此逃走。可是禁法發動時。已有替身。代他受罪。不能加侵害。如何還會肯為仇人効力。倔強到底。放既不捨。就此除去。又覺飛狸會代自己。覓取若干珍奇玩好。又非害人之物。於心不忍。無計可施。只得把他常留水底。過不兩年。忽然訪得。前遇兩人下落。一則仇恨太深。二則

寶鏡難捨。只爲那兩人。自知不是對手。隱身以後。蹤跡隱秘。連去尋了幾次。終未尋到。忽然聽人說起。如何能容。得信立往仇敵潛伏的南海赤鯨島趕去。

第二回 無意相逢石玉珠班荆成宿契 有心求助冷青虹促膝述前因

人雖尋到。兩仇人也被殺死一個。但那寶鏡。爲另一仇敵帶了逃走。仍沒到手。却因此惹下殺身之禍。原來他一心想得那面寶鏡。緊追仇人不捨。一直追到小南極附近。一個無名海島之上。不料那裏住了一個敵人利害同黨。全島都沒有禁制。一到便被困在內。接連受了許多重傷。衝突不出。敵人不住口。逼令降服。待要自行兵解。又恐元神被妖人攝去。終古沈淪。眼看形勢危急萬分。幸得先師在南極故居。遠遠望見。島上妖氣籠罩。知道島主田无害。陰毒險狠。素行淫邪。必有好人。被他困住。本意趕往勸解。言語失和。爭鬪起來。島上幾個妖人。俱被殺死。散仙雖然獲救。也只暫保全身。自知所受邪毒。創傷太重。不保朝夕。便把這裏的地方說出。先師送他到此。他原有一寶庫。懇託代爲照管。等他轉劫託生。前往接引。再行發還。爲報相救之德。將所有珍玩連同自煉的法寶。選送了三十多件。那度厄舟便是所贈諸寶之一。事前並把飛狸。提出水來。告以善事新主人。不可倔強。枉受苦難。但只是不肯釋放。飛狸再四求告。請將鎮物撤去。也未應允。說完。仍然回禁水底。先助他兵解以後。也沒再發動金水禁物。危害飛狸。第二天。將他

提出水來。飛狸哀訴經過。先師甚覺可憐。先將他禁物撤去。令在閣中暫住。因見這裏地勢幽僻。景物靈秀。從無人知。又因自己不久飛升。留下我二人在青虹故居。恐受外敵侵害。不久便將故居封閉。移來此地。散仙對於飛狸所施的禁制之法。呼吸相應。甚是惡毒。那鎮物非用一個有根基道行的人。或異類代死。還須不少手脚。不能破去。先師輕易不肯出來。又不願無故傷害有根器的生物。費了許多心力。才用一株樹木。將鎮物毀去。飛狸自分對頭一死。除了等他轉劫重來。回心轉意。萬無出困之望。不料先師心腸這好。感恩刺骨。他說對頭因貪寶物。而致喪生。他不願以愛人者。反而害人。寶物決不代取。大恩却在必報。先師祇一笑置。他也飛走。由此每年必來看望一次。飛狸一生素食。最喜吃各種鮮菓。加以得道千年。什麼靈秘幽險之區。全被遊遍。何地有什麼名產。俱都知悉。知先師也有同好。仗他法術靈奇。任何難於存放的珍菓嘉實。均能保藏經年。色香味一絲不變。食時宛如新摘。所居洞穴。深藏地底。甚是寬大。裏面有上千株的菓樹。連同草本藤本的。不下數百種。盡是宇內珍奇名產。多年物色。移植而來。經他妙法培種。靈泉滋潤。結實益發豐美。每來看望。必把洞中所產各色珍菓。帶些前來。以前每樣只得四五枚。因是種類太多。聚在一起。往往有十好幾種。多半均不知名。也有好些。味作奇苦酸澀的。簡直沒法進口。樣子也極奇醜。難看。他却視爲美味。後來我們不要他拿這多。只挑那愛吃的。如荔枝。龍眼。榴蓮。菠蘿。枇杷。楊梅。葡萄。蘋果。梨。棗。桃李等。常菓中的異種絕品。共有二三十樣。餘者一概不要。漸漸習爲常例。先師道成。

飛升。他仍每年照送。並往先師昔日打坐室內。頂禮膜拜。備極思慕。近年他不知怎的。道行大進。先師所說二遁。及各種的禁制。頗具玄妙。外人萬難侵入。他却能用神通變化。來去自如。問他怎能到此境地。却是堅不肯吐。只說自遭金水之厄。已決計不再用他神目靈爪。掘發藏珍。爲念我們情誼。擬在出山之時。破例各送一件得用的法寶。諸位道友。來前兩日。他正來過。我們因他所贈甚多。一年之中。算起來。雖有少半日子。以此爲糧。但是明日。便可脫困出山。用他不着。下餘也是平白糟掉。這酒也是這些稟汁。連同本山所產各種香花釀成。積有不少。諸位道友。祇管盡量食用。無須客氣。靈姑南綺。見他清談款款。語頗由衷。神情也甚誠懇。不知怎的。總覺疑念未消。因那酒菓肴脯。無不甘芳清腴。味美絕倫。也跟着大吃起來。談笑宴宴。不覺月到中天。石玉珠和南綺連問兩次。少時如何破那禁制。冷青虹先說。此時未便明言。到時再行奉告。等南綺見天交亥初。快到時候。二次問時。又說諸多礙難。事前委實不便明告。但是去的人。並無凶險。那最緊要關頭。只須一位相助已足。不過我們還有一個仇敵。所居離此甚近。難保不來侵害作梗。如無諸位道友同來。原擬由石道友。相助桑兄。破那禁制。妹子一人。防禦仇敵。力較單薄。雖終無害。到底難些。幸得諸位道友等。一同光降。容易多了。既承盛意相助。妹子等感激不盡。如何下手。暫不明言。到時請照妹子所言行事。並請無須追問。萬無一失。南綺靈姑。見冷桑二人說時。神色黯淡。似頗驚懼。如何下手。用誰助他。又堅不肯吐。便疑這半天的清談。都是有心遮掩。延挨時辰。因石玉珠。已然應諾。不

便再問心中隱忍暗打戒備主意。光陰易過，晃眼到了子初。冷桑二人忽然起立，先向衆人謝了相助之德。然後說是時辰已至，請石道友與諸位道友，先往外面平台之上。如見湖水浪湧作響，便是禁法破了一半。不論這所樓閣，和閣中人，有何異狀，不要理會。即時飛起空中，不可停留。只要湖心中，飛起一團黃影，便是仇敵業已暗中侵入。千萬將他攔住，不可放他飛向閣內。此人法術精奇，能以幻相愚人。諸位只守定空中，用法寶飛劍，將閣頂護住，不令飛落，便不妨事了。諸位飛劍神妙，他見不敵，也就走了。衆人因他前說，還有一人，隨往相助。方欲詢問，冷青虹已指阿莽說道：「至於相助我們破法的，並不須什麼法力高強之士。祇這位狄道友一人已足。時已緊迫，強敵密邇，諸位道友離台飛起時，一個不巧，便須各自爲謀。如若互不相見，無須驚慌，仍照前言行事。那也是對頭關的玄虛。休說此時，他好些法力，已難施爲。即或修煉年久，別有靈異，他和諸位無仇，決不致於相犯。無論來勢善惡，祇不爲他所動。大功便可告成了。說時，冷桑已先挾了阿莽，同向閣中飛去。冷青虹說了兩句，諸勞清神，容當後謝也。自飛走。衆人除石玉珠，知得主人一半細底。勝男是惟衆人馬首是瞻，祇管兄弟被人挾走，以爲既是石玉珠引來，主人相待，又那麼嚴密。心料不會有險外。餘人都是疑信參半。偏生石玉珠適才說話不留神，引得冷青虹那麼一做作。知道所言，犯了主人大忌。想起師言，以爲這時言行，仍在禁制之中。靈姑南綺剛一發問，便使眼色止住，不令開口。待了一會，靈姑想起勝男不會飛行，忍不住悄悄問道：「石姊姊，少時我們都要防禦敵人，勝男

姊妹交與何人照管呢。石玉珠祇說：「交我好了。」隨又將頭微搖。靈姑不便再問。祇得令勝男站向石玉珠身側。以防事發倉卒不及攜帶。自和裘元南綺、舜華二人憑着玉闌。四下眺望。這時月明風清。晴空一碧。湖中還有金水禁制。洪波浩浩。金輝閃爍。遠望四圍山色。依舊泛紫浮青。明澈如晝。再加上這座神仙樓閣。玉栊珠簾。瓊宇瑤階。矗立在萬頃清波之中。金碧輝皇。朱霞嫩灑。倒影波心。上下天光。交相掩映。清麗壯嚴。兼而有之。比起日裏。又添了若干美妙。端的佳景無邊。應接不暇。令人心懷舒曠。神志清明。覺着景是神仙。人也神仙。便是銀海仙闕。未必逾此。紛紛贊美不置。觀賞了一陣。眼看時辰已至。閣中仍無動靜。俱覺奇怪。因主人有已出不能復入之言。未便再進探看。越是靜悄悄的。越恐變出非常。各把目光。四外流注。暗中加緊戒備。正懸揣問。裘元忽然手指閣內。意令衆人觀看。原來閣中不知何時。已變了一付景象。上層滿被密雲圍繞。隱泛紅霞。下層先前所見房宇物事。全都不見。却換回了初進門時所見的六角空房。一切牆壁間隔。均可透視清明。內中奇光閃閃。五色相間。變幻不同。祇是空無一物。也不見一點人影聲息。衆人中祇石玉珠一人知道那是閣底埋伏的一座極利害的陣法。所有牆壁。俱是金水精英所萃。當中的一間。正六角形的。爲全陣樞紐。桑仙姥的法體。如照峨眉諸人所說。必是藏在其下。這時阿莽已隨了冷桑二人。在裏面下手破法。正是緊要關頭。剛打手式。令衆人留意外面。湖中忽然發出一種極淒厲的異聲。跟着離台半里正中心。湖波滾滾。似開了鍋的沸水一般。往四外散去。金輝電耀。好看已極。衆

人連忙帶了勝男凌空飛起。初起時湖水沸處高僅三數尺。越往後越突起。晃眼成了丈許方圓十餘丈高。一座水塔湧着湧着。又往下落去。落處溜一深潭。旋轉如飛。衆人因有冷青虹預囑。又見除有漩渦處外已和常水相似。水中金光幻影也不再現。知禁法已被破了大半。祇是四處留神查看。並不見所說仇敵蹤跡。湖中水塔漩渦。俱在金水之禁。未破以前。先自發現。當是題內應有現象。不似敵人已來情景。覺與所言有不符處。多是一樣心思。祇顧在空中。東張西望。注視外敵之來。對於湖心漩渦。未免稍爲忽略了些。正眺望間。猛聽一聲極清脆的爆音。由湖心漩渦中。流星趕月般射起酒杯大小三團淡黃色的光華。衆人才知敵人竟由水遁。暗中侵入。祇不明白。他遁法既如此神妙。直入閣內下手。豈不更方便些。爲何形跡祇隱一半。不等深入堂奧。便先現露。匆卒之中。均不測敵人用意。見那黃光飛升約有百十丈高。一條地瀑漲。其大如斗。掉轉頭飛星下墜。往閣底飛去。衆人自是不容。因那黃光并無邪氣。靈姑舜華。元夫婦更對冷青虹二人。童念未消。未判明對方邪正善惡以前。都沒想傷害來人。各把劍光飛起。將他擋住。不使下來。並未進逼。那黃光却甚靈活狡獪。忽東忽西。忽上忽下。劍光一擋。立即避開。意似急於乘隙而下。不和衆人劍光硬碰。衆人被牠引逗得越來越高。因敵人始終未見現身。光又黃色。俱當作那是元神幻化。石玉珠一邊指揮飛劍迎敵。一邊帶着勝男。先也同被瞞過。鬪有半盞茶時。見那黃光永不與飛劍相接。祇一相遇。不往側閃。却往上飛。以致互相追引。越上越高。細一觀查。除飛駛跳動。靈速異常而

外直看不出有什麼威力。再一尋思。忽然警覺。料知不妙。念頭才動。還未及招呼衆人。靈姑南綺也自發現。一椿異事。捨了黃光。往下飛去。原來二女。心仍疑慮未消。老防到閣中冷桑阿莽三人。有什麼變動。那三團黃光。下面仍是兼顧。飛起也低一些。正鬪之間。一眼瞥見一團黃影。由脚底飛過。向下投去。南綺首先警覺。知中敵人調虎離山之計。便和靈姑。雙雙追去。誰知那黃影。比箭還快。在離閣頂二十餘丈的高空上。似凍蠅鑽窗般。撞了兩撞。忽然覺到出路。流星飛瀉。直往閣中射去。等二人招回劍光趕到。已自不見。南綺見黃影飛下時。空中似有一層阻隔。適才冷青虹已有離地飛起。不可再降之言。便留了神。剛緩得一緩。還未及招呼靈姑。靈姑心急。已凌空飛墮。那含青閣上空。原有一層禁法。不知門戶生尅。休想飛落。這一來。恰好觸動。當時湧起千百丈青霧。將靈姑困在裏面。脚底樓閣平台也沒了蹤影。同時南綺和裘元虞舜華三人。相次趕到。雖未妄下。也俱吃那青霧湧住。彼此各不相見。左衝右突。脫身不得。只石玉珠經歷甚多。一見黃影。便知今日鑄了大錯。敵已侵入。萬來不及。一則身旁挾有勝男一個累贅。二則空中三點黃光。尚未測出細底。既恐一誤再誤。又知道類禁法利害。衆人已被困住。如逃不出去。也是白饒。反正主人不會傷人。何苦一齊丟人。青霧一起。立帶勝男即速上升。未遭波及。心想那黃影必是敵人。這三點黃光。到是何物。如是法寶。不應毫無變化。也不與飛劍接觸。如是敵人幻術。又不該如此靈活神速。固然衆人都祇阻擋。無心傷他。怎會圍他不住。冷青虹本約自己一人來此。便可助他破禁脫困。如今帶了

多人前來。反到誤了他事。他把敵人看得如此鄭重。再三相囑留意。其非庸流。可想而知。事前一切明言。也不致此。偏多藏頭露尾。諸般顧忌。萬一因了敵人侵害。遺誤全局。何顏相見。想到這裏。又愧又急。不由對空中黃光。起了敵意。不問是元神。是法寶。且先擒住再說。主意打定。便將青霓鍊。向空擲去。運用玄功。將手連指。一劍一寶。立即大展威力。化爲兩道經天長虹。各向一團黃光捲去。眼看就要圍住。不料晃眼之間。黃光忽自爆散。內中現出三頭雞卵大小的飛蟲。向空飛去。才知敵人用的仍是幻術。這飛蟲必經法術祭煉。也非常物。否則不會如此靈活。竟敢引逗到底。連飛劍都不害怕。因想看是何物。以爲蠢然一蟲。幻術靈效已失。還不易於擒到。便將飛劍法寶止住。用手一指。待要行法擒拿。時慢得一慢。那蟲已由光隙中冲出。越過霧層。往湖中飛墮。迅若星流。一頭也未擋住。正在想起有氣。忽見下面青霧紛紛消散。內中衝起一團黃影。後面追隨着一道帶有五色奇芒的光華。定睛一看。前面正是適才所見敵人元神。幻化的黃影。影裏隱隱現出一個少年女子。胸前似還抱有一物。光烟閃爍。看不真切。往斜刺裏逃去。後追光華。正是呂靈姑。一面御劍急追。那五丁神斧也取了出來。五色奇芒。便自斧上發出。盪開了千重青煙。往斜刺裏追去。跟着柔元南綺舜華三人。也由下面青色殘煙中。冲將起來。一同追敵。料定敵人業已得手。桑冷阿莽三人。一個未見。吉凶難卜。負人重託。又愧又急。不願得再搜尋那飛蟲下落。慌不迭催動劍光。往敵人攔去。石玉珠因和先那三點黃光相持。又因下有乙木禁法。恐遭波及。距離原地已甚高遠。

祇須往側一橫。便可將敵人擋住。那黃影雖然飛行迅速。無如後面追得既緊。前面又有敵人阻路。微一遲頓。便被追近。一時情極無奈。便將所抱之物。回身朝靈姑打去。靈姑正追之間。遙見石玉珠。一道青虹。經天橫亘。擋向黃影前面。知道敵人已難逃遁。心中大喜。益發加急飛行。朝前追去。眼看兩下相去。不過三五十丈。正把神斧舉起。猛見一團彩絲。光華閃閃。裹住一物。由黃影中發出。對面飛來。靈姑原因起初錯疑冷青虹有詐。不肯十分出力。舉棋不定。這時細底雖還不知。但覺出前疑之誤。追時又聽冷青虹哀呼求援。心存愧對。決意將敵人追上。見飛來一團光華。當是什麼奇怪法寶。又因適才脫困。試出五丁神斧的威力靈效。隨手一斧擦去。大半輪紅光。放出五色精芒。飛上前去。恰好迎個正着。祇聽一聲微呻。那團五色光絲。立即破散。由光網中。墮下一條人影。隨又是一幢青氣。上升霄漢。內中簇湧着一個老婦般的嬰兒。朝着石呂諸人。含笑點頭為禮。往東方高空。電馳而去。晃眼高出雲表。沒入青冥。不見蹤跡。同時那團黃影。也自爆散。一聲悲嘯。現出一個黃花少女。忘命一般。待冒奇險。往空追去。衆人也自合圍追近。靈姑還待下手時。石玉珠已看出這兩個。俱是修道人煉的元嬰。先飛升一個。正是主人的師父桑仙姥。黃花女嬰。不知何人。但也決非妖邪一流。忙喝靈妹休得造次。桑仙姥已然兵解。祇把這位道友擋住。不令阻他飛升便了。說時冷桑二人。也由閣中飛出。桑桓面上。尚有憤色。冷青虹却向黃衣少女。哀聲喊道。沈仙姑。我師父受了多年苦難。依然和你一樣。不免兵解。照你從前功行。也祇如此。當初如不遇我師父。

你爲妖人毒劍所傷。也未必能夠逃得回來。即便逃回。終於難免兵解。打算永爲散仙。仍是不能。固然我師父不該私心自用。背信食言。害你在湖底。受了若干苦處。你如不是這多年禁錮。怎能會有今日的成就。自我師父走火入魔。此時我和桑師兄。如照年師父所爲。日夕催動禁法。就你道法高強。也受不住那樣磨折。我和桑師兄。却憐你無辜。一回也未施展。現時我師父。已然應了昔日誓言。本身所煉乙木真氣。終非前古元金之敵。應却而去。可知一切。均是定數。何苦冤怨循環。永無終結呢。我們也不瞞你。我師父嬰兒。雖然煉成。但是時候尙還不夠。難於衝破靈空天域的七層罡風。劫火。必須再煉一甲子。始能完成正果。此時已往南海至友那裏。閉洞修煉。你如看我二人分上。解去這場冤孽。必有報德之日。你如尋去侵害。休說當地居停不肯干休。我們也成你的不世之仇。你雖嬰兒成長。元氣堅凝。因以前無意及此。外功尙差。仍須數十年修積。多樹強敵。後患無窮。我師父乙木真氣。尙爲神斧所破。何況於你。在場諸位道友。均和我情如姊妹。你如不從。我爲報師恩。寧遭天劫。當時便請諸位道友。代我師徒。永除後患。你就悔之無及了。這時少女繞身黃雲。業已盡斂。現出全身。聞言指着冷青虹冷笑道。你既求我。無須再用虛言恐嚇。我深知諸位道友。俱是正教中人。決不傷害無辜。適才窮追不捨。祇爲想奪回我搶去的東西。本無傷人之念。否則我也決不會冒此奇險。仇人已然遁去。還想追趕。你便哀求他們殺我。也決不會應允。仇人去處。我早想到。報仇不是不行。祇是太難。還要誤我一切。太以不值。適才既被諸位道友擋住。沒有追

上。又念在你二人。確是憐我。愛莫能助。雖然我被困湖中。已有代形之物。此時你就發動禁制。也受不到傷害。居心總是好的。看你面上解冤不難。但我蓄志報仇。反到成全了他。心太不甘。而這神斧。於我恰有大用。你如能使諸位道友。兩月後助我去一異派妖邪。我便可以依你。冷青虹方欲答言。靈姑在側。因自己誤殺人師。已鑄大錯。心中惶恐。慚愧萬分。又見那少女。看年紀只十三四歲。却生得那歷明豔絕塵。秀骨珊珊。由不得動人憐愛。也看出冷青虹好似礙於新交。不知衆人允否相助。未便輕諾之狀。急於挽蓋前失。也沒回看石玉珠神色。驟然脫口應道。妹子等奉家師之命。下山積修外功。本以崇善誅邪。是任這位道友的仇敵。既是異派妖邪。義不容辭。只要能夠勉效微力。有何不可。冷青虹原聽說衆人只抽一日閑空。陪了石玉珠同來。前途尙有不少事要做。又是初交。除石玉珠一人外。餘者多存疑忌。這次師父兵解。因是定數。適才靈姑如不心存疑忌。未始不可人定勝天。免却這場大劫。少女偏又着重是他。餘者俱是附庸。知靈姑與石玉珠至好。好在師父已然兵解。元神遠走。禁制皆除。可以昌言無忌。先想和石玉珠以目示意。如若點頭。再托其轉煩衆人。誰知石玉珠目注別處。竟如未覺。料知事有礙難。正在心裏着忙。用什言語。雙關回覆。試探衆人口氣。忽聽靈姑脫口應諾。加上裘元南綺。又都氣感好事。靈姑話完。立即隨聲附和。俱願到時應約。石玉珠交情在先。雙方還是由他引見。自然說不出拒却的話。衆人俱允。虞舜華也無話說。就此定局。這一來。冷青虹和那少女。俱都忻喜非常。桑桓也把忿容斂去。化敵爲友。三人

先向衆稱謝了幾句。冷青虹隨又說道：「妹子滴才並非藏頭露尾。內中實有難言之隱。所幸石道友定已先知苦衷。定能鑒諒。現時劫報均完。冤仇已解。無須再有禁忌。說來話長。且諸位朋道友仍回含青閣內。容妹子一述經過。便知妹子情非得已了。說時衆人早把飛劍法寶收去。剛隨三人飛落台上。南綺忽想起。阿莽自隨冷桑二人同去。一直不會再見。落地便問人在何處。桑桓答道：「家師春蠶自縛。如非狄道友相助。另換一位。也許結局更惡。都說不定。」狄道友甚稟至厚。終屬凡人。一無法力。本不會受什傷害。祇是臨事胆小一些。未能盡信。我所說的話。欲以靈符護身。略受了一點小困。我出時已給他服了一粒丹藥。扶向榻上。臥倒養神。因恐萬一受傷。愧對諸位道友。被困時。我以全力救他出險。人並未傷。服了此丹。於他也不無小補呢。南綺等才放了心。冷青虹早搶向前去。略一施爲。全閣便復原狀。迥不似先前倒轉禁制。那樣難法。晃眼之間。一座神仙樓閣。重又現將出來。除左側玉石闌干。因靈姑追敵匆忙。掃着一點劍芒。裂斷了一截外。餘者俱是好好的。碧海青天。瓊樓玉宇。無邊仙景。依然如故。直看不出一點別的痕跡。桑桓揖客入門。仍到先前室內。冷青虹重整酒果。請客入坐。先帶少女一一引見通名。然後追述前事。原來桑仙姥的祖父桓雍。乃南宋名武家周侗。晚年最心愛的末傳弟子。幼年從師學練。周家獨門內功。本打終身不娶的主意。無如家運不旺。到了中年。忽遭瘟疫之災。桓氏全家老少二十餘口。喪亡殆盡。祇有桓雍和他六十多歲的老父。因聞岳飛被奸臣秦檜陷害。下在獄內。由瓊州故鄉趕往營救。探看未遭波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二回

四八

及桓母也被隣縣娘家弟姪接去遊玩。幸免於難。權奸當道。受了金人賄賂。窺知高宗。祇管迫於大義。表面上日盼徵欽還朝。實則事與心違。並非所願。已然用十二金牌。將岳飛矯旨召回。立意置之於死。如何容人解救。桓父之去。祇是激於義俠悲憤。打算到後。見機行事。好便好。不好便令兒子拚着性命不要。前去劫牢救人。休說奸賊防衛嚴密。無從下手。卽或可行。岳飛孤忠純臣也。決不肯。何況得信已晚。容他父子。星夜趕到。岳飛已被秦賊用莫須有三字。羅織成了千古無對之奇冤了。桓雍先還有附帶刺殺秦賊的心意。不料老父聞得凶信。一慟幾絕。就此吐血病倒。桓雍好容易將桓父的病醫治半痊。突又聞說。故鄉疫癘盛行。猖獗異常。來時因莫測此行安危。惟恐走漏風聲。異日行刺事成。連累家人。祇說武夷山中訪友。又未明言去處。音信難通。既關念老母全家安危。又見奸賊警戒森嚴。養着不少有本領的鷹犬。岳飛遇難以後。好些孤忠激烈之士。爲想刺殺奸賊。事均未成。反都白白送了性命。自己還有一位老病之父同行。萬難兼顧。不由氣餒下來。向父婉勸。說奸賊氣焰正盛。難於下手。不如先回家鄉。等事稍冷。自己獨身前來。再取奸賊狗命。免有顧忌。臨機心亂。反到債事。桓父還罵他兒子胆小。沒有忠義之心。桓雍再三勸說。期以一年。誓必殺賊。方始勉強應諾。担驚害怕起身。脚剛踏進邑境。便聞十室九空。白骨蔽野之訊。再一打聽。家中那還有什活口。悲慟自不必說。疫勢雖消。餘氛未淨。不敢遽然回來。只得先往鄰縣戚家暫避。直到冬寒疫盡。方始還鄉。料理完了喪葬。遭此慘禍。觸目傷心。都不願再在原地居住。便把四圍

變賣。遷往武東山水勝處。闢建田宅。重又立起家業。桓氏自漢以來。族戶本就不繁。而桓雍這一支。更是累世單傳。到他這一輩。忽然人丁大旺。不料會被一場瘟疫。葬送殆盡。眼看血食將斬。如何不急。桓父家宅一定。便對桓雍。責以大義。說起初你爲學武。不娶妻室。已非人子之道。此時你兄弟有好幾個。子姪衆多。你又立志甚堅。因此未加攔阻。如今天降大禍。你如堅持成見。桓氏宗嗣。由此而斬。不孝之罪。上通於天了。桓雍本孝。見衰年父母。沈痛誥誡。聲淚俱下。自然不敢違抗。當年娶了一房妻室。也是一個名武家的女兒。貌甚醜陋。是個三十二歲的老姑娘。第二年兩老相繼病死。桓雍秉着遺命。兩次行斬。秦檜均未得手。末一次還差點把命送掉。秦檜也伏了冥誅。桓妻過門十年。不會生育。忽然一產雙胎。生下一男一女。桓家隱居之地。名叫古桑原。起初爲避奸賊耳目。和一般江湖朋友。見所居四外俱是野生的古老桑樹。便借桑爲姓。隱姓埋名。已有多多年。暮年得子。加以這一雙子女。都是生來力大。資稟極好。自是鍾愛非常。祇是美中不足。乃女生相奇醜。更甚乃母。人却聰明異常。知識更開得早。年才十歲。每遇春花秋月。良夕佳晨。便多感觸。桓家屋後危崖腰上。生着一株奇怪桑樹。粗僅合抱。枝葉極繁。生得蒼幹鐵皮。堅硬非常。常用石塊叩上去。淵淵作金鐵聲。老幹膠拗。蟠屈飛舞。矯若虬龍。春夏秋三季。碧雲如蓋。蔭被數畝。高高懸在桓家屋宇之上。將日光遮住。清陰下被。平添了許多幽致。家人都愛惜他。桓雍夫妻都是武家能手。子女幼承家學。小小年紀。便練就一身本領。那危崖雖極陡峻。上落之處頗多。恰是練習攀援縱躍的好。

所在。桑女夏日。尤其喜歡扒在桑樹枝上。迎風納涼。桓氏夫妻。先還喝禁。以防失足受傷。嗣見子女生來。身輕骨健。十餘丈高處。墮如飛鳥。連試演了兩次。又見扒坐之處。虬枝盤錯。層層相間。失足也不易下墜。也就聽之。這年春天。桑女又往樹上憑臨遠眺。偶見空中鴻雁。自傷貌醜命薄。忽起遐思。一時情動神慵。抱着樹幹。沈沈睡去。醒來神思迷惘。恍若有遇。身却舒暢非常。漸漸覺着甜頭。成了慣習。不知怎的。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。將起來。桓氏夫妻。見女兒近半年來。神情顛倒。每日守在崖樹之上。也不再和乃兄同玩。回到家裏。便默坐無言。若有所失。面色目光極好。不像有病之象。可是周身老像裹着一層青氣。肚子也逐漸長大。情知有異。因他年祇十一歲的幼女。隱居山僻之區。四無鄰里。父母胞兄外。祇有幾年老佃工。細查行止。除愛在樹上玩。是他從小積習。永不往遠處遊玩。別無可疑之狀。起初雖然發愁。並沒想到別的。又過兩月。見他身上青氣。越來越顯。肚子也大得和懷胎婦人相似。才自着急。桓妻以先。原背人驗過女兒童貞未失。但仍未想到懷胎上去。當是得什奇病。連由山外。延了醫生診治。均說是喜脈。人並無病。桓氏夫妻。自然不信。又帶他到福州。尋一名醫診治。剛走到中午。還未出山。女兒忽然失蹤。正在着急尋找。家人趕來報說。女兒已然逃回。現在桑樹上面。趕回一看果然。似這樣。連帶出山幾次。均被中途逃回。問他何故。祇說捨不得家。本又無病。不願遠遊。桓氏夫妻。又極鍾愛子女。不捨強迫。情知中了邪祟。必與屋後老桑有關。可是那桑樹。女兒愛如性命。剛有砍伐之意。便被覺查。立即哭鬧不休。自絕飲食。欲

以死殉。那裏還敢動那老桑一枝一葉。萬般無奈。祇得又往山外。延請名醫。中途遇見一個年老道婆。自說能醫奇疾。桓溫是老江湖。極有眼力。看出道婆不似常流。便求救治。恭恭敬敬。延到家中。道婆祇朝老桑樹上仰望了望。便令屏退從人。悄告桓氏夫妻。說令嬾已與神木元靈相感。身懷奇孕。須懷三年零七個月。始能生產。所產子女。乃先天乙木精英所萃。生具異稟仙根。落草便有一層青霞護體。水火刀斧。所不能傷。稍遇機緣。立致仙業。祇見那古桑。逐漸枯萎。便是臨盆將近。祇是生時極爲艱難。令嬾雖免凶險。我如能來。自可無事。否則便須預爲之備。現留靈符一道。靈藥兩丸。一爲神嬰禦劫之用。一爲產婦催產保安之用。月分一滿。只看日裏桑樹一死。到了子夜。如見風雷大起。正南方有火雲飛來。便該降生。賢夫婦速將靈符。向空擲去。自生妙用。那藥也速給產婦服下。自可無事。只是降生日期不定。也許還在後幾天。所以由那日起。每夜均須由亥正。守過丑初。才可安歇。山中雷雨無常。最怕適逢其會。符祇一張。先期誤用。和到時遺忘。都是一樣債事。只把此關過去。母子平安脫難。神嬰成長。合宅飛升。雖不敢必。全家半仙之望。數十年後。總可如願相償了。神嬰關係君家仙福至大。不可輕視。此時令嬾最好聽其自然。不去管他。免生枝節。反而不美。桓氏夫妻。再三叩問姓名法號。道婆只不肯說。又拜請他到時相救。答說貧道意欲玉成其事。無如機緣不巧。我尙有一個約會。也應在三年以後。到時能否前來。尙難定準。但可分身。必定趕來。最後仍作我不能來的打算。依照前言行事。還有令嬾所生神嬰。易啓妖邪覬覦。我去以後。直

到降生十年以內。切忌張揚。事越穩密越好。對佃傭們。只說冒犯山神。得了腹蟲。已然託人尋藥。到時自愈。不許傳說。生產前三日。更不可令其出山。以防洩漏。惹出亂子。無人解救。只要嬰兒長到十歲。即使我三年後。有了變故。不能前來。無人傳授。他自己也必能參悟。勉力前修。那與生俱來的。乙木真氣。也自凝煉。足可仗以防身。尋常妖邪。水火刀劍。已不能傷。除防他自走外。決無妨害。好自珍重。行再相見。說罷。滿室金光。不知去向。桓氏夫妻。知遇仙人。又驚又喜。隨即依言行事。先還恐怕女兒肚子與日俱長。年歲身子太小。支持不住。嗣見七個月份過去。便不再長大。那精神身體。却一天比一天健實。祇是相貌神情。愈發醜怪。周身俱有青氣。隱隱透出。穿着衣服。還不怎顯。衣服一脫。遠看直似一幢青霞。裹住一個小人影子。連面目都幾難分辨。頭臉因是無法遮蔽。更青滲滲的怕人。想起老道婆妖邪覬覦之言。着實唬了些心。總算散仙隊裏。該當出這麼一個奇特人物。桓家所居。既極僻險。向無人跡。桓雍隱居時。又留了一番心。諸事慎祕。所雇佃傭。大都家鄉年老舊人。共總四人。到有三個是孤老。祇一個壯漢。已於前數年。爲他娶了妻室。移來山中同住。風景既好。出產又多。百物皆經預儲。輕易無須出山。待遇更優。情如家人。略爲編些話。一叮囑。全都守口如瓶。就是偶然因事出山。也無人肯向外洩露。桓女除食宿外。每日只在古桑之上。起坐盤桓。傍晚方歸。永不離開。也不大說話。枝繁葉密。隱身其內。不近前細看。直看不出樹上藏有一人。光陰易過。居然平平安安。過了三年多。桓氏夫妻。算計女兒。產期將近。起初沒有留意。不知女兒感

孕日期。桓妻背人盤問了好些次。好說歹說。只不答言。老道姑一去。更不再來。惟恐延誤時機。只得日常格外小心。看那古桑黃落也未。這日桓雍起來得特早。因是隆冬夜長。天還未亮。照例桓女不論冬夏。總是日將出時。才往桑樹上去。從沒在天未亮前去過。桑溫見天還早。雖是歲暮嚴寒。百卉凋零之際。那桑樹依舊綠油油。一片蔥蘢。老道婆又說。桑葉在日裏黃落。女兒今晚應在樹枯以後。這幾日桑樹愈加繁茂。想必時還未到。又因女兒近日。只管神采鮮瑩。但是睡眠極少。飲食也愈稀微。一聽後室。沒有聲息。當他睡熟。未做理會。桓子超羣。入極好強向上。每日都在天未明前。一人去到屋外廣場上。獨自勤練家傳武藝。感暑祁寒。永無間斷。全家以他起身最早。近以乃妹將產靈嬰。也是時刻都在留神。桓雍起時。剛剛穿衣走出。待不一會。忽然跑進。急喊爹爹。快看妹妹。桓雍忙往後室一探頭。女兒已然不在。山中狼多。門字封閉甚固。桓子出時門并未開。也無聲息。竟不知怎樣走出去的。桓妻也是聞聲驚醒。老少三人。連話都顧不得說。匆匆披上棉衣。相繼趕往屋後。外面正下着大雪。雪花飛舞。曉色迷茫中。遙見後崖老桑上。一幢青氣。忽上忽下。縱落如飛。隱隱聞得女兒哭訴爭論之聲。桓女生賦異稟。幼承家學。雖然八九歲上。已能援着十幾丈高的崖樹。輕輕下落。似這樣平地飛身。一縱十餘丈。却是從未見過。因那老桑繁茂如初。挺立風雪之中。一絲不動。也無異狀。才略放心。祇不知女兒何故如此。正待近前詢問。桓女回顧父兄趕來。忽然住口。縱向桑樹枝上坐定。一任呼喚。不再下落。桓子援向樹上盤問。只不發話。桓氏夫妻。又上

樹去。屢問不答。嗣以孝道。再三勸說。桓女條地暴怒。朝當中樹幹上。亂抓亂咬。桓氏夫妻。因見連日神情有異。疑是瘋狂。便硬抱他下來。桓女竟不似往日倔強。一抱立即相隨同下。到家以後。父母兄長。屢次盤問。只口角微動。苦笑了笑。兩眼青瑩瑩。落下兩滴眼淚。仍和啞子一般。默無一言。尤怪是由當日起。便在家中兀坐。也沒再往桑樹上去。家人因其反常。防有他變。日夜輪流陪守。直到過年初春。均未有事。老桑也未黃落。桑女飲食也越來越少。身邊藏有一個桑癭挖製的木瓶。每日除却在室靜坐外。便將那瓶取出展玩。人要索觀。却是堅持不與。也不知他何處得來。桓雍算計。早過了道姑所說時限。心正愁急。這日早飯後。桓女忽向父母兄長。一一跪拜。然後跪在父母面前。含淚開口道。女兒不孝。遭此孽緣。父母恩深。不加罪責。反到費盡心力。百計調治。尤其這三四年中。使父母兄長。日夜焦愁。近半年來。又守仙誠。恐洩天機。狀如聾啞。更累父母憂急。負罪如山。心如刀割。女兒早該分娩。因是不捨慈親。意欲少作團聚。才多延了三個月份。如今腹內靈胎。已早成熟。不能再延。此子因差一劫。落生乃是女體。女兒爲了成全靈嬰。使其五百年後出劫。能以避免。血體全都耗盡。生後七日。命必不保。所幸生前根骨不差。又得了靈木精氣。雖祇三年修煉之功。居然悟徹玄機。本身血髓雖枯。元神却極堅凝。此去投生。轉劫重修。便可成就仙業。比起暫免一死。得享修齡。遲早乘化歸盡。實強得多。那年來的道婆。乃戊土之精。轉世修成仙體。他與嬰兒。天生尅星。前此之來。是想借救女兒爲由。殘害嬰兒。遂他私願。實非好意。去冬他如到此。女兒或可

暫免嬰兒之命。必不能保。也爲宿孽尙重。前去年正他應劫之時。去冬未來諒已應了。劫數嬰兒能得成長。總算天幸。不過他說的話。有好些却是真的。崖腰神木。應三場大劫。頭一劫乃是乾天丙火。這時嬰兒初出母胎。靈元未固。本身乙木精氣。也未凝煉。本來最難抵禦。但是對頭除報仇外。尙還存有自利之心。並不想將嬰兒。當時化成灰燼。惟恐到時。不能趕來。所留靈符。具有五行生尅之妙。一經如法施爲。先化成爲一片玄色光華。與侵害嬰兒的丙火會合。然後化生出戊土的威力。變作一幢白光黃氣。飛回來。將嬰兒全身裹住。由此乙木之精。便爲戊土庚金所制。再也不得成長。可是終年身有青黃光煙圍繞。水火刀兵。仍是不能傷害。在他以爲女兒仗他活命。全家感激信服。必能好好保持。等他十四年後。轉劫脫難。再借引渡成道爲名。將嬰兒騙去。趁他多年妄想。祇管利令智昏。沒有急下毒手。却沒料到。靈木轉劫托生。雖比他晚了二三十年。根基造誼。却比他強得多。尤其得天獨厚。未轉世前。早已通靈變化。附在古桑之上。千百年來。刻意韜光隱晦。女兒感孕不久。便自靈感相通。對他陰謀詭計。已有破法。就使到期起來。也難如願。何況不來。此時不但不能傷害。反可藉他那道靈符。來禦天劫。使與乾天丙火。同歸於盡。真乃快事。至於如何應付。女兒早已在暗中。有了準備。事情就應在今宵。交申以後。桑葉便自黃落。請父母哥哥。到時一任女兒行事。千萬不可驚慌攔阻。否則自受一場虛驚。累及他人。於事仍然無補。甚或女兒元神也爲天火所傷。投生不得。就悔無及了。起初父母祇爲不知細底。日夜憂急。現已明說。務求釋念寬懷。

門前不遠。打稻場上。有一株小桑樹。到了亥正。女兒走後。爹爹可持那靈符。守在離那小桑樹十丈遠近的石臼之中。祇等到了子時。雲勢忽止。風雷大作。正南方有一團火球。飛向小桑樹上。待要下落之際。速照對頭所說。將符擲出。不論形勢多麼險惡。人絕不會受傷。無須害怕。一過子正。大功便可告成。這時女兒。身在崖腰老桑之上。靈嬰也在丙火飛來之際降生。事完自會下來。過此尚有六七天的活命。未死以前。人還是好好的。女兒感激父母深恩。無以為報。懷中木癭瓶內。貯有少許靈木仙乳。服後可以長生健體。靈兒本是靈木化生。從小即能自修。是否他肯引渡父母兄長。須看各人緣法。尙不能定。瓶中仙乳。乃腹中靈嬰的精氣所聚。長日聚斂。費了不少心力。僅得少許。還想多積一些。以增靈效。此事不是嬰兒所願。無如他元胎已早成長。此時除元神尙寄樹上外。所有乙木精氣。爲護元胎。全附在女兒身上。又是由漸而進。徐徐誅求。無力見拒。女兒一死。什事從緩。第一先將此瓶取出。趕出院去。面對東方。分服下去。再挾女兒火葬。用礮裝好。埋在崖腰老桑之下。服時越快越好。免被嬰兒看見生心。或是強奪了去。還有對頭本心想救女兒。所贈靈藥。至少也能保得十年壽命。一則人生終有一死。女兒又急於轉劫。正好轉贈哥哥服食。即使無什遇合。此丹功能起死回生。好人服了。永享修齡。總可如願了。桓女終日沈默。已有三年。桓氏夫妻父子三人。忽聽他侃侃而談。語真摯。至情流露。始而相顧錯愕。及至聽明言中之意。才知他到了時限。產後即死。不禁滿腹悲酸。又憐又愛。幾次想要勸挽。不令即死。仍以道婆所贈靈丹和木癭瓶。

中靈乳續命俱被搖手攔阻。話才說完。桓妻早忍不住。一把摟住悲哭起來。桓女恐父母傷心。再三勸慰。譬解。桓雍自能權衡輕重。知道無法攔阻。逆他反而不好。一面勸住妻子。便要趕向崖後。看那老桑。黃落也未。桓女凄然道。爹爹不必耽心。女兒一切皆有成竹。外面風雪嚴寒。事應子夜。桑葉黃落。不過一個先兆。既已知道。不必再出去受凍了。桓氏夫妻聞言。自是不免傷感。桓女一再婉言解勸。知是定數。也就罷了。桓子出外。連看了三次。果然那株青枝綠葉的老桑。始而樹葉漸黃。漸漸變爲枯乾。忽然一陣風過。殘葉全都凋零。紛落如雨。祇剩老幹槎枒。撐立雪風之中。颯颯有聲。了無生氣。雪仍下個不住。因時愈近。桓女雖說家中無須備準。桓妻終不放心。一切仍按着尋常生產。部置停當。桓女依在父母膝前。寸步不離。祇桓子一人。不時出外探看。那打稻場。就在桓家右側。斜對着屋上老桑樹。有一石臼。高約三尺。上面搭有木架。中懸石杵。以備舂稻之用。田事已畢。一片平地。空無一物。相隔左近幾處桑林均遠。這時雪已積厚尺許。桓子爲那石臼。要備藏人家用。曾往打掃積雪。仔細查看。並無小桑生出。及至桑葉黃落不久。忽有一極細桑苗。破雪而出。歸告乃妹。桓女堅囑。此時不可再往探視。到了傍晚。自能長大。並令佃傭人等。各自在屋中。不要出來。以免大驚小怪。入夜桓子偷往探視。日間那棵小桑苗。粗已半尺。枝葉紛披。亭亭若蓋了。桓女聞言。喜道。想不到神木精華已盡。猶有如此神通。今晚祇能照我所說行事。不生出別的枝節。決可無礙了。挨到亥初。桓雍惟恐誤了時機。堅持先往。老早便飲了點酒。禦寒壯胆。帶上老道婆所給

靈符。去往稻場石臼之中。埋伏等候。桓妻桓子。也要隨去。桓女再三攔阻。才行作罷。桓女又對桓子道。我家世代單傳。爹爹祇生哥哥一人。嬰兒因是神木附體。生有靈慧。祇記我一人恩義。對父母兄長。推愛無多。木靈瓶中靈乳。是他元精。最爲珍惜。被我強行取來。孝敬父母。求一高壽。此事要遲多年功果。大非所喜。雖不致因此懷恨。心終難免介介。起初我原說。是爲他吃苦送命。陸續勒索了來。服時不被發覺。最妙如被發覺。大來如見詞色怨望。或是露出口風。可對此女開導。說我因報親恩。才有此舉。全是我的主意。與父母無關。並將今晚全家。爲他如何出力禦劫。加以粉飾。常時提說。此十年中。相待更要從厚。不論他行運如何。不可加以訶責。祇要他有了感恩之意。不但全家受福。將來子孫中。必有一二人受他接引。豈非佳事。桓子一一應了。桓女重又拜別母兄。又去稻場上。向桓雍道。女兒本擬走後。才請爹爹出來。爹爹偏是小心過度。白受了多時寒冷。現時已將至。分娩之後。便許不能說話。諸望寬懷。依照前言行事。勿以爲念。女兒去了。說罷。拜了幾拜。縱身一躍。滿身青霧環繞。那小桑樹上。也冒起一股青氣。簇擁着桑女直往崖腰老桑之上飛去。桓雍知在緊急之際。不顧悲傷。藏身石臼之中。留心守候。雪仍未住。一片迷茫。除影綽綽看見前面小桑樹上。不時發出一點青色烟光外。什麼也看不見。等了片刻。沒什動靜。万愁雪大迷目。丙火飛來。一個疎忽。沒有看出。便要誤事。正在憂急。忽然狂風四起。聲如潮湧。隨着雷聲大作。隆冬大雪天氣。突發巨雷。自是駭人。桓雍不敢怠慢。一面暗運氣功。抵禦嚴寒。以免手足凍僵。不便施爲。一面

持着靈符，全神貫注前面，準備應變。一會風雪漸住，那雷火電光却在稻場上盤旋不已。倏地一個震天價大霹靂，朝小桑樹打將下來。電光照處，眼看打中樹上，忽冒起一幢青色煙光，竟將雷火衝盪開去。隨聲而滅，碎訇之聲，震撼山谷。那雷一個接着一個，祇離樹梢三五丈，便被青煙衝散。始終未被打中。似這樣約有盞茶光景，雷火持久無功，似已暴怒。先是盤空蓄勢，轟轟連響了一陣，猛然電光雪亮，連閃兩閃，吶的一聲爆炸。七八團栲栳大的雷火，挾着萬道金蛇，由四外集攏，齊往中心打將下去。桓雍生平從未見到這麼聲勢猛烈的巨雷，雖有一身好功夫，也被震得魄悸魂驚，耳鳴目眩。同時那雷火勢太雄厚，雖被樹上煙光阻住，不能下擊，并不似前此一衝即散，依舊停在空中，上下盤舞，互相磨盪滾轉，發爲怒嘯。桓雍藏處，離樹不過十丈，大有當頭下擊之勢，越顯可畏。算計時辰已至，丙火未來，雷已如此利害，正在驚懼憂惶，猛一抬頭，瞥見正南方暗雲中，似有極紅亮火星出沒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晃眼之間，那團火光已由小而大，由近而遠，穿雲而來，來勢之神速，無與比倫。乍看還在天邊，不等看清，便自飛近，到了面前，變成百丈火雲，直朝小桑樹上罩去。幸是桓雍胸有成竹，時刻都在提防，動作也是極快，心隨手動，火雲還未罩向樹上，手中靈符，已是向外擲去，立即化爲一團玄色光華，捷如影響，直向對面火雲飛去。火雲一到，空中迅雷，恰也突然爆發，打將下來。於是三面相撞，迎個正着，祇聽轟隆碎訇之聲，相合一擊，宛如天鳴地叱，山崩岳墜。一聲爆霹，雷火先自無聲，火雲玄光，却融成一體，閃了兩閃，化成一幢白光苗氣。正要

往小桑樹上單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丙火癸水相尅相生，雲光閃亂之際，那株小桑樹突往地下縮沈下去。同時由崖腰老桑之上，流星趕月般，接連飛射下三點拳大青光，直投黃光白氣之中，波波三聲，極清脆的爆音過處，全都消滅化爲烏有。桓父料知大功告成，忙由石臼中縱出，路遇桓妻母子，便同往屋後趕去。剛到崖腰老桑之下，便聽兒啼之聲，宛如松濤，既清且洪，不禁悲喜交集。桓妻連忙飛援上崖，到了上面一看，桓女坐在密幹上面，懷中抱着一形貌奇特的怪女嬰。上衣撕破半邊，右脅骨裂開半尺來長一條口子，並未流血。桓女正用手捏攏傷口，好似精力已竭，面如金紙，累得直喘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桓妻見他疲乏已極，又見脅下裂口，祇當禦劫時受了重傷，又疼又愛，顧不得細看嬰兒，忙喊丈夫兒子取來布帛，將桓女母子裹定，緩緩縫下。隻手捧起，趕回家去。桓雍見女兒身上青氣，已然散淨，和尋常人一樣。所生女嬰，却是青氣由皮肉裏往外透出，隱泛青霞，宛如雲蒸霧繞，十分濃密，不近前諦視，幾連眉目五官都難分辨。那相貌更是醜得異乎尋常，比起乃母，還要難看十倍。身材是又瘦又小，通體作青藍色，滿身滿臉，都是老樹皮一般的大小，綑紋瘰塊，通體沒幾片平整之處，鬪鼻如箕，上具五孔，眉耳都如桑葉，紋絡顯然，嘴如臥蠶，獨作灰白色。額生三隻圓眼，大如蠶豆，初生不久，尙還閉住，微一睜開，便有三點藍色晶光，遠射數尺。前額後半臉，直到腦後，滿是綠毛，蓬鬆，尤怪是下半身奇長，幾及全身十之七八，穿着一件形似披肩的短衣，和一條短圍裙，看去青茸茸，又滑又細，非絲非帛，不知何物所製，像是新穿。

上的。平日又沒見女兒做過。明知怪異。但也無法。因見愛女疲敝。欲令桓妻將嬰兒抱過。嬰兒偏戀在產母懷裏。堅不就抱。力大異常。桓妻竟強他不過。且喜脅下傷口。業已合攏。只剩一點痕印。忙又把備就的湯粥。與女兒服用。桓女祇把頭搖了一搖。夫妻二人。打不起主意。只得任其安臥養神。守到次早。桓女方始睜開雙目。看了看嬰兒。喊聲爹娘。桓女事前。早把應說的話說完。會囑父母兄長。分曉以後。當着嬰兒。不可多言。桓妻終是婦人之見。心疼女兒。想起愛女吃苦短命。都是桑樹作怪。嬰兒貌相。又那麼醜怪。老大怒忿。祇管桓雍在側。示意攔阻。仍是絮聒不休。先問桓女身體如何。並勸吃點飲食。和產後應用的湯藥。嬰兒祇睜着精光四射的三眼。依在產母懷中。注視靜聽。並無異狀。後來桓妻。因女兒說精血已盡。不是藥石所能奏功。不肯服藥飲食。又聽說嬰兒。是裂脅而出。未經產門。不知比時女兒。受了多少苦難。忍不住發話道。你說那老婆婆。是土精。又是你的對頭。照你爹昨夜所遇情景。沒他那道靈符。且敵不住那天雷天火呢。你如今精血已枯。祇有七天壽命。就生下這麼一個報娘女。不知所爲何來。老婆婆說他給那丹藥。能夠救你。爲什麼偏不肯吃呢。說時。恰值桓雍父子。在外屋用飯。沒在室內。嬰兒忽然滿面怒容。目閃凶光。不住口發怒聲。吃桓女一把抱緊。附耳急語。急切間。未被掙脫。桓妻因他本本奇醜。怪眼常時放光。一個初生女嬰。并未放在心上。桓女產後。力薄氣弱。專一壓制勸慰嬰兒。不暇再顧別的。直到桓妻把話說完。看出情形有異。嬰兒也自寧靜。不再暴躁。桓女連急帶累。已是面無人色。喘息不止。直到父兄

飯後入室。方始把氣緩過。朝乃母看了一眼。凜然說道：「女兒早已說過，一人得道，九祖升天。女兒今生，雖然受苦短命，轉世却有成仙之望。女兒與神木，乃是患難夫妻，理應同仇敵愾。他仇即我仇，休說此番遇合，是福而不是禍。即便那丹藥，能夠起死回生，女兒怎肯領受對頭的好意？何況還不能呢！他那丹藥，已被女兒毀棄，不相干的閒話，提他則甚。神嬰躁性未退，照此情形，女兒怎放心去呢？桓妻還要說時，桓雍已聽出女兒語藏深意，忙暗扯了他衣服一下，接口埋怨他道：「那丹藥已然毀掉，此是定數，提他有什麼處？你快吃飯去吧。」桓妻這才警覺，說走了嘴，恐於女兒有礙，不敢再說，強忍悲憤，走了出去。嬰兒除生母外，誰抱也是不肯。桓妻走後，桓女附耳悄悄說了幾句，忽然逕向桓子撲去。桓子早受乃妹指教，忙即接抱過來。因知嬰兒生具神力，抱時暗運內功，微試了試，竟如無覺，好生駭異。一面含笑撫弄，一面問妹子：「神嬰可要吃點什麼東西？」桓女道：「他祇飲點雪水，連人乳都不用。我也無乳他吃，不知怎的，適才聞得外面飯香，和我說想吃一些，偏又和娘不甚投緣。我說這裏的田，是爹爹和你牽人種的，他才答應。本來不想叫他吃煙火食，一則他性倔強，再三索討，沒有不依；二則我想你舅舅親熱，才行答應。他暫時還不願到外間去，可請爹爹把飯粥各盛些來，你自端起去喂他吃，祇不令他動葷好了。」說時，桓雍已隨桓妻走出，聞聲端了飯粥走進。桓女見飯上面夾有素菜，想要攔阻。嬰兒已食指大動，饑涎欲滴，口中洪洪亂叫，不讓再往外端。桓女知攔不住，祇得聽之。嬰兒吃得香甜已極，幾口便把大半碗飯和粥，連菜一齊吃完。

意猶未足。末了仍由桓女朝他怒叫了好幾聲。才罷。嬰兒聰明異常。當日隨着桓氏父子問答。便學會了好些人話。隨聲即會。一會便能記住應用。祇和產母應對。仍是原來互相吼叫。聲音也頗好聽。聽不出說的什話。除和桓子較比親密。桓父也甘受撫弄。有問必答。外餘人都還平常。祇見桓妻不得。桓女爲此。時與互叫爭辨。次日起。雖不見即怒視。終非所喜。桓妻口裏不說。心對嬰兒也極厭憎。又因女兒死期日近。追原禍始。想起傷心。越發看都懶得看他。桓女見狀憂急。當着嬰兒。不便明說。祇管常時暗中示意。終難減老母悲憤的成見。嬰兒到第三天。便能下地行走。縱躍。桓女見父兄因嬰兒靈慧絕倫。頗爲喜愛。嬰兒對於外祖舅父。也漸親熱。以爲可以無事。才略放了點心。自知體氣日益衰微。不久人世。老想把嬰兒支開。和父母重行叮囑。嬰兒偏只守在房中。步門不出一晃過了五天。桓妻自知祇一二日壽命。不能再延下去。方向嬰兒哭訴。泣說身受父母養育深恩。絲毫未報。便於你也有十餘年撫養之德。我父母家人。以後不問待你好壞。均須看我分上。不可絲毫見惡。說完先要嬰兒立誓。然後說要背了他。與父母訣別。嬰兒吃他絮聒不過。應是應了。祇囑付桓女。不可做出與他不利之事。桓女自然一口應諾。這才由桓子將嬰兒抱出屋去。嬰兒一走。桓女含淚埋怨母親。說神木借體。自孕靈胎。與尋常母女不同。自己雖然今生葬送。他生却是受益無窮。他與我家。本來無什情義。那老婆。是他宿命尅星。深仇大敵。母親那日不該走嘴。對他神情。又極厭惡。惡因一種。將來難免後患。實是懸心。尙幸爹爹見機。相助用話遮蓋。否則當時

便許生出事來。此女生具靈異。休看初生乳嬰。翻起臉來。合家合力。皆非敵手。那木癭瓶中所貯靈乳。乃他先天元精。多服一點。便有若干靈效。本該早奉父母服食。因女兒本身。還有少許。現藏口內。連日仗他苟延殘喘。欲等去時。全數奉上。連日查看此女。靈慧無比。因看出女兒體氣太弱。已疑心前次向他勒索盜取的丹液。不會全服。連盤問過了幾次。女兒至遲後日必去。一個湊手不及。被他覺查。不是當時奪去。也必因此結嫌。雖對哥哥說過。有了防備的話。想來想去。與其有了嫌怨。再行設法勸解。終不如無事的好。爲此借着訣別。將他支走。豁出糟踏一滴。請父母今日便即服用。以免夜長夢多。又生變故。說罷。自將胸衣解開。桓女本瘦。生育之後。益發成了皮包骨頭。又瘦又乾。桓妻見了。自是心酸。方問木瓶藏在那裏。桓女低聲答道。本來藏在胸前肉皮之下。女兒死時。自會現出。日前因見嬰兒靈警。日在懷抱之中。恐怕看破。乘他初生。正在養神。雙目未開之際。偷偷塞向脅下創口之內。那地方乃嬰兒產生之處。不比胸前原是貯藏尅敵寶物的所在。會練仙法。可以收合由心。爲此還多受了一點苦痛。但是隱秘異常。嬰兒萬想不到。這乙木靈乳。見了大風。卽化烏有。五行均不能沾。雖他有本身桑癭製的木瓶。可以封存。不致見風透氣。瓶外仍須常時溫暖。又不能用火烘他。除借人體溫。別無他法。否則。他已有點生疑。如何還肯離開一步。不過那木癭瓶。女兒騙他。已在抵禦天災時。連同法寶。一齊消滅。服了靈乳以後。務須慎密收藏。此瓶雖是木質。火不能化。尋常五金。所不能折。再者還有明目靈效。那怕多年瞽目。祇須將瓶感了泉水。

洗了幾次立可重明毀了也是可惜最好裝一瓦罈。覓一僻遠之處埋入地底。等他年嬰兒成長。仙去再行掘出。永爲傳家之寶。濟世救人。祇他在日。却不可使他看見。說時。上衣已全脫去。邊說邊將手指向脇下連劃。產兒創口本早合攏。祇剩一條半尺來長的紅印。桓女劃了十幾下。條地咬牙繃眉。手指往縫痕中硬插下去。桓氏夫妻看他痛苦。方要攔阻。嚶嚶一聲哀呻。一個兩寸來長。寸許粗細的木癭瓶。已應手而起。顛巍巍遞給桓妻。神情好似痛楚已極。緊跟着前胸挺了兩挺。當中胸皮忽然由凹而凸。迸落下一粒形似桑椹之物。女兒一手接住。用掌心握向創口之上。往上搓揉了幾下。創口重又由開而合。點血均未流出。事完喘息着。將瓶要過。對父母道。瓶中靈乳。共祇九滴。一滴可延一甲子的壽命。趁女兒在世時。看着服了。不過是有一人多服一滴。不致偏多也好。說罷。便請父母同立面前。自將瓶上木塞揭開。瓶口先對着桓雍的嘴。微微一甩。桓雍猛覺一滴甘露。洒向口中。順津而下。當時甘芳滿頰。心胸爽朗。神智爲之一清。瓶妻服了。也是如此。似這樣輪流了四五次。算是桓雍多服了一滴。服完將瓶交給桓妻收藏。又囑付了一番。才把嬰兒喚進。嬰兒雖是靈慧絕倫。畢竟初生數日。穉氣猶重。桓子更善於引逗。特意引到田場草園菜園等處。向他一一解說各項用途。故意延挨。所以去了半日。一點未起疑心。如非着人去喚。尙無歸意。桓女見他沒有盤問。頗自忻慰。桓母乘空。先照女兒之言。將木瓶偷帶出。尋一僻遠之處埋好。夫妻二人。經過女兒再三譬解。也不再像前些日來傷心。祇把後事。從優部署。一切停當。靜候數盡。當

晚桓女請出父母兄長。不令一人進屋。自和嬰兒。低聲密語了一整夜。次早日出。才許家人進去。告知父母。正午便要身死。千萬不可悲傷。否則無益有害。這些話。原說過不止一遍。桓氏夫妻。見事已至此。祇得依他。一口應了。桓女然後對兄長說。嬰兒本是神木寄身。並非真實生女。暫寄居我家十餘年。便即仙去。祇不觸怒他。這居停之德。終有以報。父母也許祇享高年。哥哥似有夙根。昨與嬰兒同出。相處甚好。大出意料。想是有緣。此後務望諸事容讓。但能辦到。即隨所欲。最好拚着這十多年的光陰。日常陪伴着他。不要離開。以免走瀆。與外人相近。生出事來。昨夜我已再三託他。對你格外垂青。能如妹子所說。必可得他不少益處。桓子自然極口應諾。嬰兒明知生母將死。一點沒有戚容。祇賴在乃母懷裏。仰着一張滿臉細紋。形如老嫗的醜怪臉嘴。嘻嘻直笑。桓子深知此女。不好處置。欲趁妹子未死以前。和他親進。便守在旁。不時摸弄說笑。嬰兒近日。益會人語。每當桓子愛他。睜着額上三隻精光青瑩的怪眼。也是有說有笑。頗爲親近。祇是堅不就抱。桓子方愁他少時母死。萬一牢抱不捨。休說妹子遺言。不可強制。這等天生神力。也無人制得他住。光陰易過。一晷便到了午時。桓氏夫妻。祇此一子一女。眼看活睜睜一個愛女就要死去。任怎強制。心終忍不住悲痛。誠中形外。不覺現在臉上。桓女一眼看出。見時已迫。忙道。爹娘如不能聽信女兒之言。便請走出。只留兄長一人在此。免致兩誤。桓氏夫妻總算服了靈乳之後。長了好些機智。看出女兒神色。悽惶急迫。料知關係重大。互相勸誡。極力強爲歡笑。將悲容掩去。桓女見母不捨退出。心終

愁慮。惟恐見了死後慘狀，忍耐不住悲苦，意欲再加力勸，仍待勉強掙扎，無如數運已終，血髓全枯，終於支持不住，只口裏高聲急叫道：「今日一有哭聲，立種全家後患，千萬大意不得。」說到末句，聲音越厲，條地挺身自起，直立榻上，全身用力一掙，以的一聲響處，頭腦爆裂，由頂上箭一般，射出一股青氣，在室中略一盤旋，穿窗飛去，再看桓女，頭殼已然裂成兩片，想係修煉功淺，嬰兒不會煉成，血髓已枯，難再生存，精氣內闕，無法出竅，只得震破天靈，脫出投生。去時把點餘力，全數用上，勢子猛急了些，不特五官七竅俱是裂口，全臉皮肉也都成了龜裂，一雙眼珠更突出眶外，死狀端的慘得怕人。嬰兒生在母懷，原極依戀，及至桓兒快死以前，忽向乃母叫了幾聲，逕向桓子撲去，桓子知時已至，忙即接住，剛抱過手，桓女說完末兩句話，便自身死。桓雍父子尚能守着前誠，勉強悲思，故作無事，桓妻終是女流，如何見得愛女這等慘狀，又見嬰兒看乃母爲他慘死，竟如陌路，毫未動容，越更悲憤，雖未放聲大哭，眼淚却點點滴滴，流將下來。等桓子想起避諱，將嬰兒臉抱向外時，已被看着眼裏，不禁心動了一下，當時無什異狀，也就放開，不以爲意。桓妻經丈夫一再作色示意，才強把淚忍住，桓雍知女兒言必非妄，恐生事端，好在棺葬俱早備就，一面勸住妻室，忙去喚了人來，趕即成殮。桓女頭晚便即沐浴，換了新衣，頭上裂口雖多，並無血跡，僅略有點淡紅水流出，當下由桓妻用熱手中，輕輕將兩眼珠，按回眶內，拭了拭臉，不消片刻，裝殮停妥，釘好棺木，抬出屋去，崖腰老桑之下，穴已掘好，用長繩吊上棺木，立時埋葬，葬時嬰兒却要隨往，仍由桓

子抱持。在崖下站立。嬰兒見衆人忙碌上下。似覺有趣。時發醜笑。東張西望。神情並不專注。那老桑生在崖壁壁縫之中。因樹身越長越巨。年深歲久。崖壁撐裂。越大石土逐漸崩落。樹根下面。現一丈許大小洞穴。桓女預囑平葬。不要墳頭。埋處須靠石壁。自己精魂。已往投生。這臭皮囊。無須珍惜。只那一滴殘餘的靈乳。靈氣尚在。異日葬處。生一小桑。便是所化。根生尸口之內。萬一將來。家中有人病危。可背着嬰兒。將桑掘倒。將主根由尸口中拔出。搗汁敷服。立可起死回生等語。這時剛剛把土平好。嬰兒忽似有什警覺。想往崖腰上飛去。倏地由桓子手上。一躍而起。任他神木轉世。到底初生。才只七日。筋骨尙未十分堅實。全仗先天。終是稍差。縱沒三丈。便自落下。桓子見狀大驚。忙去接時。嬰兒已落到地上。二次又復躍起。這次因自地上縱起。較易用力。縱得比前稍高丈許。但離樹幹。仍差好多。桓家諸人。均知嬰兒。他如不吐口求助。最好聽其自然。不可助他多事。也不抱他上去。任其自縱。似此接連三縱。只管一次比一次高。均未縱到。桓子相處不久。不知他生性奇特。多麼急於要做的事。至多兩次沒辦到。立即棄而不顧。這次還是多的。見他三縱不到。更不再縱。口裏哼了一聲。面現獷惡之容。意似憤恨。恐其發怒。隨即抱起撫慰。笑問道。上面只一土洞。陰濕晦暗。無什好玩。我同你找地方遊玩去好麼。嬰兒聞言。忽又笑了。桓子因知父母痛女情切。葬後難免悲泣。心念妹氏臨終之言。恐爲嬰兒所見。雖想藉此引開。因在憤怒頭上。以爲未必肯走。不料竟和常嬰一樣。說好就好。適才獷容。全都掩去。抱了便走。也不再向崖上回顧。漸漸覺出嬰

兒天性暴厲。冷酷無情。喜怒無常。記仇之心特重。由此時刻留心不提。桓雍夫妻。既痛愛女。又覺嬰兒妖孽托生。照女兒死時情景。和一再叮囑的話。未必是家中之福。這十數年間。全家老幼傭工。都須存着戒心。過慣安靜閑淡。從容歲月。忽然加上好些禁忌拘束。豈不難受。尤其嬰兒。形貌醜怪。目射凶芒。必不安分。初生數日。已看出不好對付。大來更不知如何難辦。偏有生具神力。烟雲護體。刀劍不傷。無法除他。任多大的害。也只忍受。嬰兒抱走以後。老夫妻回到家中。越想越愁煩。再忍不住傷心。相對泛瀾。痛哭了一陣。無計可施。最後商量。把嬰兒另安置在一處。將桓女住的一間後房。由前面隔斷。用具陳設。從新佈置。作爲嬰兒臥室。由後牆開一門戶。使其一開頭。就這樣弄慣。雖是一家同住。却分兩起出入。以免多生事故。又省老夫妻見了煩惱。山居木料石工。俱都現成。人手又都能幹。只招呼得一聲。佃傭們全都趕來。七手八腳。個個把時辰。便改建停當。桓雍本意。女兒既將嬰兒交託愛子照看。又是初生乳嬰。應與愛子一同臥起。不應任其獨居一室。桓妻終認嬰兒是個怪物。轉世心中疑慮。執意不允。桓雍雖覺不妥。一則強不過老伴。又恐嬰兒善惡難料。愛子此時真同臥起。異日如有不合。反到難於分開。趁他母親新死。開始就令獨居。可免日後顧慮也好。便即應了。直到傍晚。桓子才帶嬰兒回轉。回時。嬰兒已不再要人抱。並還打到好些野味。用些山藤穿繫。和嬰兒二人。由地上拖了回來。見面一問。才知桓子超羣。不敢把嬰兒抱出太遠。又想多延一些時候。先在附近山谷中。遊玩了片時。正恐久了。嬰兒不耐。忽發現樹窟中。藏有幾隻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二回

七〇

山鷄仗着身手靈巧。縱上樹去。生擒了一隻下來。用身邊帶子繫好。初意不過引逗嬰兒。多玩一陣。嬰兒果然喜歡。先把山鷄捧着玩弄。不知怎的手一鬆。竟吃飛去。嬰兒立即暴怒。怪嘯一聲。縱身一躍。三丈多高。一把撈住鷄腿上繫的帶子。二次擒了下來。好似憤那山鷄不該遁走。到手連看也未看。一陣亂撕亂扯。扯個稀爛。扔向地下。氣猶未出一眼瞥見旁邊矮樹上。又有幾隻飛起。跟着追蹤過去。又被撈到一隻。照樣亂扯。扯得毛羽紛飛。鮮血淋漓。方始棄却。兀自恨恨不已。超羣因父母全家。俱喜吃山鷄肉。見當地山鷄既多且肥。大雪之後。競出覓食。易於擒捉。又見嬰兒居然能手攫飛鳥。毫不費事。甚是驚異。一時不留心。便對他說。山鷄如何肥美好吃。可帶些回去享受。只不要扯得稀爛。嬰兒自信超羣之言。相與滿山馳逐。桓子本是好身手。嬰兒縱躍。又極輕靈。目光如電。敏銳非常。性情更是殘暴無恆。捉時稍不遂意。便即怒嘯亂迸。定要全數搜殺。一隻也不肯放逃脫。不久又自生厭。改尋別的野獸晦氣。殺機一開。見了生物。便想攫捉了來弄死。祇被發現。極難倖免。這一來。當地山鷄。固是遭殃。別的野物。也跟着受了擾害。祇見青色煙光。環繞着一條小人影子。在積雪滿佈的山谷林樹之間。往來馳逐。縱跳如飛。所到之處。鳥獸悲鳴。驚飛逃竄。多半仍被趕上。死在利爪之下。超羣祇想打上幾隻肥山鷄回去。與父母家人下酒。少解悲思。並使嬰兒在外。多待些時。沒想到手底這等狠辣。高興頭上。不便攔阻。只得自己住手。由他一人追逐。嬰兒直把那條山谷。窮搜殆遍。方始興盡停歇。天也將近黃昏了。超羣一檢點。他所獵殺的野味。沿路

都是雪地上點點滴滴。盡是鮮紅血跡。再加幾個人來。也拿不完。祇得尋了些山籐樹幹。編成排子。挑了一隻肥鹿。四隻野兔。二十多隻肥山鷄。綁紮上面。順雪地拖了回去。到家桓雍正在門前迎候。假說嬰兒仙神轉世。恐家人竄犯。現在後面。爲他另闢了一間靜室。以供獨居養靜之用。每日仍着我兒陪伴。只夜來分居等語。超羣會意。嬰兒也未置可否。桓雍便命人接過野味。領向後室中去。桓妻還想連飲食也給分開。超羣記準妹子之言。執意不肯。夜來燒些野味。與嬰兒一同吃了。陪着又玩些時。勸嬰兒睡下。才回正屋去睡。由此超羣每日除睡眠外。俱和嬰兒一起。嬰兒也離他不得。超羣恐將武功拋下。有時當着嬰兒練習。嬰兒初見。覺着有趣。也跟着習武。任多難的功夫。一學便會。只無常性。學不多日。便卽丟開。反嫌超羣練武。撇他一人氣悶。時常阻擾。超羣無奈。只得改到夜來嬰兒睡後。獨自練習。半年過去。超羣方愁日後練武爲難。這日剛吃完晚飯。嬰兒便令走出。超羣當他想睡。未做理會。不料每夜都是如此。這時嬰兒已然長有四尺高下。除貌相醜怪。周身青氣環繞外。看慣也與常人無異。只皮氣越大越古怪。凡是人世上的服食玩好。無一不愛。只見到便和超羣耍。超羣也曲意將順。悉爲辦到。兩老夫妻。心中自是厭惡。仗着嬰兒無論有什需索。只向超羣討要。永不和別人開口。高興時見人問話。還答一兩句。平日多不理睬。因此還能相安。因母死時。忘記名字。人見他形如老嫗。便叫他桑仙姥。超羣因他一向最愛風晨月夕。照例夜來。總強着自己。陪到夜深。才放回屋。連日正是月夜。又是夏秋之交。鄉間飯早晚飯後天還未黑。

怎便催睡。又不出外納涼。獨在屋中作伴。不由起了疑心。偷偷掩去。隔門縫一看。油燈已滅。室中心不知何時掘了一坑。嬰兒赤身立在坑內。下半身不動。頭却忽低忽昂。忽側忽正。連同雙手起落。做出許多樣式。那身上原有的青氣。也隨着時收時發。青氣中并射出一片光霞。映得滿室。均成青色。光比燈強得多。不似往時。祇是一幢青霧。將人籠住。黑地裏便看不清。嬰兒想是知道居室。僻在房後。除超羣外。從無人去。超羣已然遣走。照例不會再來。以爲無人窺伺。獨個兒在裏面。演了個把時辰。忽然停止。祇將身往左側。雙臂也一伸一縮。隨着上半身。斜探出去。更不再動轉。身子煙光全斂。三隻怪眼。也全閉上。直似入定神氣。超羣也看不出他這舉動。是何用意。室中漆黑。月光自來不能照進。等了一會。無什動靜。獨自回屋。次早到後屋一看。昨晚的坑。已然不見。地皮仍是好好的。并無發掘之跡。看嬰兒神氣。似未覺查。便不說破。夜飯後。嬰兒催走兩次。超羣故意延宕試他。嬰兒情急。竟現怒容。立逼非走不可。超羣料定事非偶然。立意探個水落石出。到外面轉了一轉。重又掩將回去。伏身室外窺伺。見嬰兒舉動。仍和前差不多。祇是式樣較多。煙光越感。末了。仍是站在坑中。閉目入定。似這樣接連窺探了五六夜。才悟出嬰兒所演。是象樹形。一切動作。全都摹仿樹的姿態。知他自練道法。與人無害。既秘形跡。每夜如此。早晚難免撞破。反到不妥。便即中止窺伺。又過半年。嬰兒身上青氣。竟是由濃而淡。由淡而無。除臉仍青色外。幾與常人無異。超羣覺着奇怪。夜往窺探。還未走到。老遠便見室中青霞。一閃一閃。不住顛動。正要掩將過去。室中嬰

兒已有覺查。青霞遽斂厲聲怒喝。何人大胆來此。超羣近來已覺出嬰兒機智絕倫。任事都瞞不過。已被警覺。回去反露痕跡。忙即應聲。說是當晚無聊。見月色甚好。想來約他。一同出去步月。因不知睡未。故此輕輕走來。如若睡了。便不再驚動。總算初被嬰兒發覺。話編得圓。才未十分發作。只厲聲喝道。我這裏有事。速去田場相候。不許前進。超羣自不敢強。到田場上。等有兩個時辰。嬰兒未至。不便失約。天氣又冷。正在心煩。忽聽身後噠的一聲。回頭一看。嬰兒正立在一株大樹底下。好似窺伺已久。忙把心神按定。迎上前去。笑問仙姥。怎來這晚。嬰兒正色答道。這裏的人。祇你還好。適才你雖到後屋去。因你以前從未這樣過。想是出於無心。我以後事情還多。但於你家。決無妨害。已過之事。不說了。以後我如叫你走開。我不喊時。千萬不可再到後面去。不聽良言。受什傷害。莫要怨我情薄。須知今晚來的是你。另換一人。不論有心無心。我都不饒他呢。超羣見嬰兒說時聲色皆厲。一點不帶平日稔氣。三隻怪眼。一齊睜開。精芒遠射。威稜凜凜。由不得令人望而生畏。知他翻臉不認人。那裏還敢分辯。勉強陪着玩了一會月。各自歸臥。以爲嬰兒天性涼薄。已經觸怒。對己不快。日後恐難相處。頗懸着心。次早見面。嬰兒仍是好好的。言笑如常。彷彿昨夜之事。已然忘却。人心好奇。超羣又是饒有胆智的少年。自從昨夜以來。越覺出嬰兒神情舉動。過於詭秘。又見沒有什樣怪他。日子一久。重又生心。立意想窺伺個水落石出。無如嬰兒靈警非常。已然警告。如往後屋。再被看破。立生事變。除每日相見。時刻留神觀察外。不敢冒失。再蹈前轍。籌思多日。苦無善

策。崖腰桑窟。正對嬰兒臥室。由上望下。雖然隔着紙窗。能看出一點影跡。但離所居太近。上下不便。且易覺查。祇有崖上樹木山石。藏身之處既多。嬰兒足跡從來不到。又不知上下途徑。即使被他察覺。上面有人。也易逃避。追趕不上。祇不被他認明貌相。至多相隔過高。看不見室中人的動靜。別的決無妨害。大可一試。那崖既高且陡。由屋後這面上去。祇能爬到老桑生根的地方為止。過此勢愈陡峭。人不能上。須繞出村外二里。抄向崖背。由一極險仄的壁夾縫中。攀籬援葛。手足并用。猿行蟻附而上。始達崖頂。除這壁縫外。崖背勢更危削。上突下凹。壁間却多老藤。蔓草附生。中間又有幾處突出來的奇石。上雖艱難。武功好的人。下却容易。崖頂尤爲平坦。松石洞穴俱多。以前只超羣兄妹。夏秋間常往納涼遊玩。桓雍夫妻。無此興趣。佃工們又無本領。上下地又僻險。向無人跡。便超羣也有年餘未去。當地山石。每易崩裂。超羣主意打定。本擬日間先往探看。壁縫故道。湮塞也未。無如嬰兒片刻不令離開。走那裏都要隨往。平日晚飯吃罷。便即分手。這晚偏巧留不放行。也無什話說。只是二人對燈枯坐。嬰兒偶然也去屋外。略爲眺望。仍回屋坐。超羣一心盤算。如何去外崖頂窺探。並未覺出有異。直到子時過去。方始辭別出來。暗忖日裏不能分身。此時雖然夜深。趁此月明。且先探一探路也好。仍就取道村外。在崖背面繞去。且喜壁縫依然。無什阻隔。仗着身輕力健。一會援上崖頂。正在回想。今晚嬰兒怎不入定。留我久坐。神情舉止。也與往日不同。猛見前面山石。似有黃光一閃。超羣心靈胆大。覺那出黃光眼熟。心中一動。忙把脚步止住。身往左側。

矮松後一閃。留神往前觀查。時已深冬。南方地暖。崖頂樹下。俱是矮松側柏之類。枝葉密茂。易於掩藏。超羣候有片刻。黃光又閃了兩閃。忽然想起嬰兒降生之夜。老道婆靈符所化黃光。正與相似。山石後面不遠。正對嬰兒臥室。下面崖腰。便是老桑生根之所。危崖險峻。深更半夜。何來人跡。那光又黃又亮。決非燈燭。定不是什好道路。弄巧就許是嬰兒的對頭。來此暗算。這時超羣。雖見嬰兒留此。全家不安。父母尤爲厭惡。只由心慕仙業。又目覩一切靈異之跡。牢記妹氏臨終叮囑。打定主意。用上十幾年的心力。向嬰兒結納。以便異日求他引渡成仙。因此一念。對於嬰兒異常愛護。嬰兒對他獨爲親近。使超羣增加好多希望。心中祇管疑慮。一經發覺。來了仇敵。立起同懷之念。明知身是凡人。事雖涉險。仍想探明細底。設法應付。略一盤算。自把胆氣一壯。借着崖樹遮蔽。輕悄悄掩將過去。蕘到山石後面立定。探頭一看。前面對着嬰兒居室的崖口。站着一個身穿杏黃色道裝的少女。年紀不過十三四歲。手裏持着一柄形似蠅拂之物。面對崖下。神情似頗注意。忽然蠅拂往下刷去。立有萬點金星。灑落如雨。緊接着崖下也飛起一股青霞。挾着萬點螢光。飛湧上來。迎着金星。祇一撞。金星螢光。全都消散。那股青霞。却由青黃星雨中。直向少女身前射到。超羣知那青霞。是嬰兒所放。既已覺查對敵。可知無礙。心中大喜。因少女生得美豔如仙。月下看去。越覺手神絕世。容光照人。不知不覺。生了憐愛。將敵視之心。減去大半。一見青霞來勢強威。方自替他愁急。少女已早有防備。先揚手放出一團碗大黃光。照準青霞打去。波的一聲。極輕脆的爆音。黃光

爆散。青霞立即縮退回去。同時少女也往後縱退。坐在一塊大石之上。歇息了一會。將石側放着一個二尺來長的黃色兜囊拿起。伸手入內。取出一件雀卵大小。隱泛黃光的彈丸。兩手合攏。連搓了一陣。忽然秀眉一聳。仍持蠅拂。走向崖口。重又往下刷去。星雨剛剛飛落。青霞又挾螢光飛起。兩下是一撞即滅。這次少女發動較快。青霞才現。左手揚處。一團大如拷棧的黃光。先自打下。青霞也較前強盛。依舊是一個爆散消滅。一個縮退回去。似這樣接連又是三次。少女所發黃光。和下面青霞。都是逐漸加大增強。但都和前一樣。分不出勝敗來。祇少退面上神情。越往後越帶愁急。全付精神貫注下面。會沒防到有人在側窺伺。超羣爲他美色所動。久了竟是越看越愛。因見少女每闖一次。必退回來。坐在石上喘息。然後手向石側兜囊中取寶再闖。所取寶物。大小形式。雖不一樣。出手總是一道黃光。心中奇怪。便留了神。最後一次。少女好似久闖不勝。情急之下。由囊內取出三粒精光四射的黃色晶丸。其大祇如龍眼。看去其爲沈重。少女拿在手上。先等了兩等。覺出東西太重。力不能勝。又恐少了。不能尅敵制勝。先放回囊中。兩粒略一躊躇。把牙一咬。又多取了一粒在手內。照前樣搓上幾搓。兩手各持一粒。條地縱向崖口。這次連蠅拂也未使用。一到便將左手往空一拋。化成一團拷棧大的金光。剛剛飛起。右手晶丸。相繼飛出。不等青霞飛上。兩粒晶丸。所化星光。先自相撞爆發。化爲數十丈金霞。緊跟着將背上插的蠅拂拔出。連身縱起。祇見一條黃影。其疾如矢。射向金霞之中。兩下會合。往崖下罩去。光輝燦爛。山石草木。都被映成了金色。超

羣心意，祇管向着嬰兒，却也不顧少女受什傷害。見下面青霞，祇在少女身光相合時，略閃了閃，未及湧到崖口。金霞即蓋將下去。由此便不再現。側耳一聽，崖下靜悄悄的，並無聲息。少女下時，面容惶急，已現敗意。此時如已獲勝，定必飛起。嬰兒一向手辣心狠，何況來的又是他的仇敵，雖然愛莫能助，心終懸念。惟恐少女遭了毒手，又待一會，實忍不住，見左近崖口，生着一株老松，輪圍蟠屈，勢甚飛舞，除却生根之處，上半樹幹，齊向崖外伸出，正好潛身下觀。輕悄悄，蹙了過去，掩身松後，偷偷朝下一看，只見一團金光，黃氣裹住少女的影子，與下面一片青霞，往來馳逐，鬪在一齊。再看嬰兒，立在崖下，雙手不住向上連指，隔不一會，把口一張，噴出一粒青光四射的晶丸，飛上崖腰，青霞之中，爆發，勢便增強許多。少女幾番乘隙衝下，俱爲青霞所阻。左衝右突，奈何不得。少女金光，雖較青霞勢子稍弱，急切間，也難分出勝敗。料知雙方勢均力敵，看有片刻，偶一回顧，少女藏寶兜囊，尚放原處，並未隨身帶下。忽動好奇之想，乘着雙方相持不下，趕將過去一看，那兜非絲非麻，不知何物所製，摸去柔軟異常，分兩極重，好似地上有什吸力，直往下墜。超羣生具神力，又是家傳武功，從小練習無間，提在手裏，竟覺十分吃力。細看那囊中，除適才少女還回去的一粒黃色晶丸外，僅有兩柄紅色玉刀，一個黃漆葫蘆，看不出有什奇處。只那晶丸，雖只龍眼大小，分兩少說，也有一二百片，心中奇怪。超羣年青，稚氣未退，加以一見少女，便自愛好，暗忖此女并非前來道婆，不知何故，來與嬰兒作對。看神氣少時，他必仍爲嬰兒所敗。上來必將兜囊帶了逃走。久

闖無功。也許知難而退。不會再來。這晶丸如此沉重。發出時又有金光。必是一件寶貝。他既放心將寶物放在這裏。空身出敵。必定以爲深夜荒崖。無人能到。不會失落。走時多半疏忽。如將寶物取走。回去發覺。決不肯捨。明晚仍要再來此地。那時伏在來路等候。假說無心拾得。以此要挾。和他交往。就便勸說他與嬰兒解却前仇。豈不是好。想到這裏。因那葫蘆大有尺餘。凸起囊中。由外可以看出。又無光華。便沒全取。只把晶丸玉刀取出。作賊心虛。身是凡人。惟恐當場撞破。不好措辭。又料定嬰兒不致失閃。偷到手內。便慌不迭。由原路逃回。先把所盜寶物。嚴秘藏好。心仍懸念。雙方勝敗。有心往探。又因嬰兒恨人。窺他隱秘。上次曾經嚴詞誥誡。恐被覺查。繼一想。屋側大樹甚多。雖被屋宇擋住。看不見後屋。雙方所關青黃光華。却可望見。忙又趕出。擇了一株大柏樹。爬將上去。見青霞和金光黃氣。已然糾結一團。鬪了個難解難分。好似功力相等。差不許多。正在端詳。雙方勝負強弱。忽聽嬰兒遙喚大舅。由屋後傳來。聲頗急躁。忙由樹上縱落。趕去一看。嬰兒雖仍指揮青霞。在與敵人苦鬪。面上已帶焦急之容。一見超羣趕到。急道。狗了頭受了仇人指使。欺我初生幼小。前來侵害。現在他那些法寶。多已被我破去。祇有這點戍土精氣。尙難消滅。他由崖上下來。上面必還帶有仇人。給他的法寶。不會用完。後崖如若路能上。可速上去。這些東西極重。多半不能近土。只一挨近。立被吸住。無法移動。多了你必拿不起。你來太晚。不會看見。難於詳說。此去如見石頭上。堆放着你不經見的東西。便留神查找。只看內中。有一拇指大的一粒金丸。卽速與我取

來便能制他。餘下的俱無關緊要。多了你更拿他不動。我知你極衝向我。見拿不走。難免要想毀壞這些東西。俱有生尅。非我親自動手。你不知破法。一動便生禍害。切忌妄動。可恨我出生時淺。不能飛縱上去。你如給我。將這事辦好。我便能制仇人死命了。少女聞言。想是知道不妙。意欲退回崖去。無如敵人。已早防到。嘴裏說着話。越發加緊施爲。少女竟吃青霞伴住。急切間。逃脫不得。這時超羣。只消將所得金丸交出。立可討得嬰兒歡心。一則心愛少女美貌。又知嬰兒狠毒。如真照他所說。少女決無生路。如若推託。不能上去。又恐敵人長志。時久生變。只得答道。我試試去。說完。故意回身就跑。剛到崖上。少女已然掙脫了身。飛向原坐石側。伸手向兜囊中一摸。立即大驚失色。不知如何是好。超羣沒料少女脫身這快。又有石山遮擋。避讓不及。恰被看見。因少女神態驚惶。似要向己喝問之狀。

第三回 山川險阻首涉仙都 洞壑幽深重逢愛侶

心生憐愛。一點也沒害怕。反恐嬰兒聽出破綻。忙把手連搖令其暫退。少女原看出超羣。是由下面初到。萬沒料到法寶早被偷去。只是情急喝問。見超羣一打手式。知非惡意。立即住口迎上前去。超羣在前引路。又退出老遠。估量嬰兒不會聽見。才悄聲說道。姊姊你那晶丸。現被一人拿去。請明夜子時前。到西面山後崖谷之中等我。也許能有報命。此時尚須向你對頭遮飾。以防覺查。總之你法寶。雖然暫時失落。定

能珠還。決不會交與你的對頭。用以相害。如想再和他打。却是難說。你對頭一會便要尋來。撞上好些不便。請放寬心。先快走吧。少女聞言。意似驚喜道。你原來是個好人。我甚感謝。但那失去之物。玉刀還在其次。金丸一落敵手。我便要遭慘死。請你轉告那人。祇將二寶交還。連日後你必有厚報。老妖心狠。謹防覺查兩誤。明夜必來赴約。我先去了。說罷。帶起一溜黃烟。仍由嬰兒上空飛渡。冲霄而去。超羣眼望少女走後。仍作不知。跑向少女坐處。正待略爲耽延。探頭崖口。設詞回覆。似聽嬰兒咒罵之聲。起自身後。益發故意滿地搜尋。一會嬰兒。便由來路趕到。見超羣東張西望。叫道。大舅不要找了。超羣假問。仙姥怎得來此。仇人殺死了麼。嬰兒憤道。我當然要制他死命。業已拚着受傷逃走了。你今晚偏睡得這熟。幸你還來。不然。他已得了仇人傳授。我又日淺力薄。雖然仇人本來受我剋制。連勝了他好幾次。他又吃了功力差的虧。不能發揮仇敵全力。久了仍是不行。今晚沒得乘空。將他金丸盜來一粒。他不能全數應用。又見我不畏人。知有你相助。未必還敢來犯。日後我元氣逐漸增強。他失了時機。雖奈何我不得。仇人有這忠心徒弟。轉却容易。他得道在前。日後除他徒弟。須費我不少手脚。還不知能否如願呢。超羣見他已不再避忌。乘間探問。仙姥和來人師徒。到底何仇。如此循環不解。嬰兒先聽他問。沒有則聲。忽然似要暴怒。又復強行忍住。對超羣道。叫你不要問我的事。怎不聽好話呢。實對你說。我看什人和東西。都不真歡。只對你一人好。還有適才仇敵差來的小姑娘。誰和我打了半夜。我還差點吃他虧。偏會愛他。連我也不知什麼原

故。屢次勸他。棄了仇人降我。他偏不肯。遲早總有一天。把他收了過來。和你做成夫妻。就稱心了。我那兩個仇人。女的已然轉世。將來成就。也許還好。他那丈夫。却是惡人。心最狠毒。女的遭劫。便爲了他。這次必是想把我制服。好爲他異日之用。自身不知受什傷害。不能親來。又恐我成了氣候。無法可制。把女仇人的徒弟遣來。那小姑娘。見他法寶。被我毀去。甚是惶急。他那元神。定然受有禁制。所以我苦口開導勸說。軟硬齊施。老是一言不答。他逃回去。難免不受惡人重責。我還可憐他呢。祇惜我功候尚淺。不能傳你法寶。否則此時如能代我一行。不特將這可憐人救出。還可將惡人除去。免得女的轉世之後。夫妻重逢。合力與我爲難。要多好些麻煩。目前我祇料出惡人遭報。在他巢穴中靜養。偏生相隔太遠。那丫頭又不肯說。無從知道細底。報仇除害。非等十年八年以後不可。真氣人呢。超羣不敢再問。祇把話記在心裏。次日偷問父母。俱以一向不去窺探屋後。夜來只聽嬰兒。喚了超羣幾聲。別的俱都不知。因恐驚疑。也就沒有實說。嬰兒也不再提前事。仍然一吃晚飯。便令走開。超羣想與少女相見。聞言正合心意。假意詢問。今晚還有事相喚沒有。請仙姥先說。以便留心等候。免致誤事。嬰兒冷笑道。那男老怪。自不能來。又無人可以放心付託。祇憑昨晚小丫頭。他已成了驚弓之鳥。今晚不會再喊你了。超羣暗喜。回到屋裏。取了金丸玉刀。將要趕往後崖赴約。行前忽起私心。恐將二寶還了少女。一去不來。以後無法見面。便把金丸重又藏起。只帶玉刀前往。到了所約谷中。少女已然先在。超羣問他。怎來這早。少女凄然不答。只問超羣。那兩

件寶物。代我取來也未。超羣便把玉刀交還。推說取寶那人。是桑仙姥的好友。但又氣他殘忍。雖將寶物取走。並不使知道。先恐你拿回去。異日又助仇敵來此擾害。本不肯還。是我再三勸說。先把玉刀還你。那金丸他也不要。更不會交給桑仙姥來害你。只等十年後。桑仙姥成長。立可交還。只管放心。決無虛話。少女聞言。立即花容慘變。道。我今日前來。身無長物。如被敵人知道。立即身化成灰。死無葬身之地。就此還被山主疑心。經我再四苦求。才許一行。金丸關係雙方死活存亡。你既和敵人親戚。料不會不知細底。因你像是至誠君子。拚冒奇險來此。不料這等結果。玉刀失去。我已不了。金丸是我師父交我保藏的元命之寶。如何肯捨。昨夜回山。業已備受禁毒。今番更是沒命了。我來時心便怔忡不寧。如有大禍將至。果然應驗。這可怎了。幸而天時還早。那人想必住在近處。請你再代我去。求他一次。好歹也將此寶要回才好。萍水相逢。本不應如此一再煩擾。只爲此事。於我干係太重。事已至此。除腆顏奉求外。實無善法。如蒙仗義。終始其事。必有以報。這一對面接談。超羣覺少女仙姿麗質。美豔絕倫。令人不敢逼視。心已沉醉。及見少女芳華淒楚。哀婉迫切之狀。越發憐愛心軟。本想答應。因貪圖多晤對些時。便問山主何人。既命姊姊前來。自非外人。勝敗常事。本非敵手。怎能怪人。姊姊也精道法。何況另有師父。就他遷怒加害。令師也不答應。爲何這樣怕他。少女朝超羣細看了一眼。便失驚說道。照此說來。你並不知我來歷細底。難道令親沒對你說麼。超羣道。他只說令師是戊土之精。已然轉劫投生。你愛他丈夫所差。他丈夫是個惡人。得到

那枚金丸，便可制他死命，可惜我去晚一步，被你帶了逃走。並說他生平對人無情，除我以外，偏會愛你。昨晚苦口勸降，可有此事？少女聞言，才一動容，又道：「我知桑仙姥原比山主好些，無如身已受制，他氣候未成。此時愛莫能助，有什用處？我生平不會誑語，那枚金丸，敵人得去，固是可期，必勝，如不失落，在這兩年之內，山主只要尋到替人，仍可來此尋仇。有我前車之鑒，所遣的人，定比我要強得多。那時先後天戾土精氣，一時並用，雙方勝負，正自難料。此寶又非可以消滅之物，除却敵人收去，便是遺失，也是我自不小心。道淺力微，只說以前曾來窺探數次，知道崖上素無人跡，令親肉體尚不能飛身直上。那些法寶，過於沈重，沒有帶在身上，致被人乘隙盜走。回山以後，說被敵人收去，也可稍好。偏又實說，令親說得不錯。山主乃先師丈夫，實是一個惡人。昨夜已然受他刑責，如不取回金丸，叫我怎生得了？超羣一聽，金丸交還仇人。兩年之內，仍要遺差能手來犯，嬰兒吉凶莫卜，暗自心驚，仔細盤算，仍以不還免害爲是。又問少女，山主住在那裏，叫什名字？少女見他只管絮聒不走，好生不耐，無如求人的事，不便過於催迫，只得笑道：「住處距此並不甚遠，就在縉雲山中。山主姓風，令親氣候未成，就對你說，也無法尋去。時已不早，請快向盜寶人求說吧。超羣心還遲疑未定，吃他一催，脫口答道：「那人今早已然帶了金丸，出遠門去了。至少也須半年才回。行蹤又無一定，如何尋得到他？少女聞言，知已絕望，不由大驚，突然變色道：「這却怎好？想是命該如此。回山就脫毒手也。九死一生了，謝你好意，行再相見。超羣見他說時，滿臉慄懼之色，珠淚盈

盈。心中老大不忍。話已出口。好生後悔。正想設詞挽轉。期以異日。一道黃光。少女已破空飛去。晃眼無蹤。祇得回去。懸念了一夜未睡。老恐少女爲己所誤。回山遇害。由此日夕想思。悶悶不樂。過了些日。忽被嬰兒看破。一盤問。見超羣吞吐。不肯明言。便發了怒。超羣頗有胆智。原非庸流。不知怎的。對於嬰兒。由初生不久。便生畏心。絲毫不敢違逆。知他機智。搪塞無用。又想乘機探詢。心上的安危。便把心事。吐露出來。只隱起那夜上崖窺伺。先將金丸盜走。以及與少女約見各節。推說事前一夜。告辭回屋。因見時早。去往村外閒遊。曾與少女遇過一次。一見鍾情。生了愛心。起初只當近村人家少女。遊山迷路。嗣一交談。得知他在縉雲山中居住。有一山主。對他甚惡。奉命來此採藥。村女力微。彼逼跋涉。並非心願。此次如不能將藥採到。便恐不免刑責。男女有別。時在夜間。他又說是這裏熟路。不畏迷途。無須伴送指點。雖然愛極。未便追隨。次夜聞呼。趕到後崖。見黃光中裹住一人。正是此女。才知他是仇敵派來。侵害仙姥的人。自從逃走。一直不曾再來。許已遭了毒手。聽他所說口氣。上次侵犯。實係出於無奈。那晚如能將他擒到。逼令降服。常在這裏。免受惡人之害也好。偏又慢去一步。金丸沒盜到手。被他滑脫。爲此日夕相思。仙姥屢誠不許多問。故此不敢探詢。心中實是放他不下。嬰兒聞言喜道。我只料定仇人丈夫。在巢穴中薰傷。此時除他。最是容易。偏苦於不知藏處。他那金丸。乃戍土精英凝煉。不特可借此除他。於我還有極大益處。到手不久。立可成道飛升。不必再在你家。鬼混這十多年。我看少女入門不久。仇人便遭劫難。本身無什道力。

此來全是仇人丈夫。起心不良。拿了仇人留存的一些法寶。想乘我氣候尙淺之時。生擒到他洞中。逼獻元精。異日傷愈。再把轉世妻子。渡到山中。再借我先天乙木之氣。尅制戊土。使我和仇人。俱受他的挾制。成全他的道法仙業。爲所欲爲。偏生仇人死時。他也在場。受了重傷。不能親來。又恐我功候日深。一日久了。無法下手。才逼迫着仇人的徒弟。代他行事。不料少女道淺力薄。枉有許多法寶。只知照他指教。依樣葫蘆。不能發揮戊土妙用。鬪我不過。看神氣此女來時。必已受了惡人禁制。所以任怎勸迫。都不肯應。終於遁法。那夜如將此女擒到。不問降否。只要說出惡人藏處。交出一粒金丸。我便可制那惡人死命。她也永脫魔難。此女生得太美。連我也愛。實則擒住也不會傷害。他偏把我誤當惡人。拚命遁走。幸我沒被惡人擒去。惡人只管暴虐凶殘。還有好些顧忌。命決無妨。日受苦難。恐所難免。縉雲山不知離此多遠。我近日正在修煉。下手便在夜間。所以不能前往。你既想救此女。只要胆大心細。我略加傳授。五日之後。便可代往。只不知你有此胆量沒有。超羣深悔以前。不該藏留金丸。致害少女。受惡人荼毒。右就想往縉雲山中尋訪。無奈嬰兒不能離開。又不知仇敵虛實深淺。空自憂急。無計可施。一聽這等說法。不但可代嬰兒去未來之患。還可將心愛的人。救出水火。不由喜出望外。竟把亡妹臨終。不可離開嬰兒之言。拋向腦後。當時便請傳授。嬰兒隨令先取桑木。削了三枝木箭。同去後屋。將本身之乙木真氣。令超羣由漸而進。緩緩吸入腹內。再傳以吐納之功。一面夜來背人自練木箭。超羣急於往救少女。用功甚勤。天分既高。加以

從小家傳內功。與嬰兒所傳相近。容易入手。到第四天頭上。便自純熟。能夠隨意運用。嬰兒見他靈慧善悟。進境迅速。歡喜異常。極口嘉許。夜來又將三枝木箭與他。傳了用法。第五日一早起身。因隔縉雲尙遠。任是快走。往返也有數日。敵人又是妖邪一流。明告父母。決不放心。行前假說嬰兒。現在室中設有法壇。行法修煉。以便早日成道。離開此間。無須再待多年。但那法壇。日夜必須有人坐守。不能離開一步。自己爲代嬰兒坐鎮。在法成的八九日內。不能與家人相見。崖後一帶。家人更不可妄涉足窺伺。免自取禍。爲防萬一。並在暗中。備好十來天的現成食物。放在屋內。把所說假話。告知嬰兒。請在自己未回以前。不要離開後崖。以免家人疑心。嬰兒也都應諾。桓雍夫妻。本以爲嬰兒多留一日。便多一日心事。能夠早去。自合心願。又知愛子。處得甚好。不過與嬰兒一同食宿幾天。料無妨害。毫未想到別的。超羣自覺。部置周詳。話說得巧。便嬰兒不能守約。出來走動。也不致啓家人疑心。甚是高興。那枚金丸。未對嬰兒說實話。不敢獻出。帶在身旁。又恐到了仇敵那裏。挫敗被奪。以後更無制敵之策。意欲尋到仇人巢穴。當時能憑嬰兒傳授。將惡人殺死。救出心上人。一同回來。話自好說。如若仇敵利害。不能如願。或是心上人。已然遇害。抵敵不過。逃了回來。再假說親自虎穴盜出。獻與嬰兒。不特少女之仇可報。嬰兒對己。必更嘉許。便沒有帶去。恐爲人見。逕由屋後。援上崖壁。仗着家傳輕身功夫。壁上籐蔓接附。以及崖下高林掩蔽。一路攀蘿援葛。直達村外。然後擇路往前途趕去。行時會由老桑生根的窟穴經過。鼻端忽聞一縷異香。回顧妹氏埋

骨之地。似有一株矮樹。樹根還有微光。因天漸亮透。佃傭已漸起身。急於上路。便自走去。并未回頭。細看所去縉雲縣。在浙江處州府境內。相去武夷起身之處。有好幾百里。中間山險水阻頗多。超羣從未去處。幸而人甚聰明。早好些日。便由佃傭口中。將途程探詢詳細。上路不久。又遇兩個慣在浙閩交界往來的小商販。知道去縉雲縣的途徑。問出兩條山路。險阻雖多。比較稍近。又練有一身武功。遇到難通之地。可以翻山援崖而過。食糧銀錢。都帶得充足。一切俱不爲難。沿途加急駛行。只兩天功夫。便到處州府轄境內。途中遇人。屢次訪問。均說處州境內。大山雖多。只有縉雲縣。縣臨大江。也名縉雲。山邑僻陋。並無城垣。只在山水間。築一門樓。上有城東鎖鑰四字橫額。算是縣城東門。縉雲之名。從來沒有。有一大山。名叫仙都。却是雄深幽秀。久傳靈跡。有仙都百景之名。只得沿着縉雲江邊找去。找到傍晚。偶然發現。仙都盡頭。有一勝境。名小赤壁。正臨縉雲江邊。由此起。便入仙都。縉雲許是古時山名。也未可知。一鼓勇氣。連歇也不歇。乘着月夜。便往山中走去。那仙都山。爲括蒼山的支脈。舊傳爲黃帝乘火能上升之處。兩山相距六十里。由括蒼起。山脈蜿蜒起伏。至仙都而蔚然大觀。迴環二三百里。景物幽秀。自來仙靈窟宅。大小山巒洞巖。不知凡幾。一夜之間。怎得尋遍。加以年幼地生。山名又與少女所說。不甚相符。心中着急。過了小赤壁。見前面石壁橫亘相連。峭拔千仞。甚是雄峻。巖石本是白紅相間。條理井然。宛如刻畫。月夜看上去。隱泛金紫光華。頭上是晴空一碧。時有片雲飛渡。空山寂寂。四無人蹤。景絕幽麗。超羣由嬰兒口中。問知仇。

敵精通道法。住在有好景緻的山洞以內。當地景物。如此清妙。巖洞又多。惟恐錯過。上來便留了心。一路窮搜過去。始而只見是個洞穴。不論大小。均不肯放過。找到半夜。除在各洞穴中。驚起好些狐兔之類外。少女和仇敵的影跡。絲毫不曾發現。天色已到深夜。沿途趕來。又未怎歇息。雖有一身武功。也覺疲乏。不支。再由高處。迴望來路。縉雲江就在足下。月明如晝。江邊木筏舟楫。人家村舍。歷歷可數。再望去路。却是山巒聳秀。峯嶺匝踏。一望無際。才知入山未深。僅在臨江一帶盤旋。修道人所居多。是遠隔塵俗。決不肯住在鄰近村市之地。不該上來。便把主意打錯。枉費心力。白耽延了半夜。好生悔恨。略歇了歇脚。取出乾糧。就着山泉。吃了一飽。二次上路。又鑒於前失。非遇上像樣一點的洞穴。不再窮搜。專一擇那幽僻險峻之處。尋去。無奈仙都山水靈奇。步步勝境。超羣又恐遺誤。剛走過去。忽又覺出左側峯巖峽谷。仙景不殊。似有異處。重又反身折回。這些地方。多半看去不遠。路却難行。上下攀援。費了無數手脚。趕到。却又撲空。不去心放不下。本打算沿途順便探查。經此一來。到了山深之處。再行加細搜索。經此一來。多了好些往復跋涉。依然沒走出多遠。反而更耗精力。眼看月落參橫。點算山程。還沒走完五分之一。連第二次預定的峯頭。都未走到。人已累得精疲力竭。不能再進。便就一片松林之內。席地坐下。一時惶急。發了童性。氣得直哭。疲極之餘。不禁倒在草地上。沈沈睡去。山中夜涼。睡不多時。冷醒。立起一看。殘月將墜。水星猶懸樹杪。知離天亮已近。自覺精力稍復。振起精神。又往前走。本擬越過前面一片峯巖。到此山深處。那知山

環水複崎嶇曲折。走出五六里。便岔入歧途。左旋右轉。怎麼也找不到一條通前峯的路徑。所經偏是山中風景最惡之地。灌木載途。野草塞徑。連好一點的樹木。都見不到一株。形勢不是高峻。便是仄陋卑濕。知道敵人決不會住這等所在。間或遇到洞穴。也懶得入內探看。那知越繞越遠。最後繞進一條峽谷裏去。谷口形如一竇。外有草木掩蔽。極不起眼。超羣本已走過。沒想進去。嗣因繞行時久。尋不到原路。意欲高處瞭望。無奈那一帶危崖削立。藤蔓不生。無計攀援。不知怎的。繞退回來。發見谷口對面有一孤峯。勢較傾斜。跑將上去一看。來時所見山峯。和身經之地。已看不出在什地方。正凝眺發急之際。偶一眼望到對面大山。好似中裂。隱現溪谷平野。若有人居。景頗幽勝。心中一動。忙跑下去。沿着對崖尋找。往復兩次。才將那入谷小竇找到。於疑似之中。鑽了進去。前段谷徑甚仄。滿地刺荆雜草。霉腥蕪穢。刺鼻難聞。先已遙見內景。覺出有異。依然買勇前行。連經好些艱難險阻。灣灣曲曲。進約數里。方覺谷勢開展。一轉折間。忽到盡頭。前面峭壁排雲。又是無路可通。心疑走錯了路。正自懊喪。隱約聞得伐木之聲。自壁後傳來。暗忖自從入山以來。只小赤壁近山一帶。略有山民居住。以後山景雖佳。並無人跡。連對獸都不多過。這等險僻所在。怎會有人伐木。許是無心中走到敵人巢穴。也說不定。恰巧在右壁藤蔓四垂。上面半截。石形磊砢。可以攀升。又與正面危崖通連。輕悄悄援將上去。繞向危崖頂上。伏身下視。崖後乃是一片桑林。樹幹均不甚高。有一白衣人影。在內往來隱現。伐木之聲。便由此出。相隔過高。也看不出那人。是男是女。猛

想起桑樹是嬰兒的本命。沿途所見野桑甚少。偶遇一一株。也是多年老樹。下面樹林。看去比那白衣人高不多少。明是近三四年所種。來時嬰兒會說。此去敵人巢穴。如見以桑木做什奇怪事物。可按所傳。用木箭毀去。勿令存留。下面田無一畝。都種了這一大片桑林。太不合情理。又不見有人家。越看越怪。再看下降之路。那危壁來的一面。雖然削立。綠壁這面。却有幾層極陡峭的磴道。超羣一身武功。自然容易下去。一層層輕輕縱落。掩將過去一看。桑林一帶的崖壁。竟是凹進去的。樹祇八尺高。果是三四年的新種。佔地約八九畝。由外種起。直到崖凹。剪伐甚是整齊。白衣人已不知何往。忽聽女子悲號之聲。由外發出。凄苦異常。越發心動。忙趕進林去一看。崖凹雖深。到頭處只是石壁。並無洞穴。不似供人居住之所。形勢高大。由樹空中望裏。一目了然。那有人影。細聽哭聲。似在地底。心想裏面另有地洞。也未可知。正待循聲潛入。仔細查看。忽聽遙天破空之聲。抬頭仰望。一道淡黃光華。正由東方飛來。似有往林中下落之勢。不敢大意。忙往側面大石後一閃。身才站好。黃光已向巖口降落。現出一個裝束奇詭。背插三支鋼叉。腰佩寶劍的黃面道人。落地先在林中。看了看。面現癡笑。走了進去。超羣人本機智。見那道人。生得虎面鵝睛。闊口鷹鼻。貌相凶惡。從來未見。忽想起嬰兒會說。那惡人也甚利害。只爲身受重傷。不能行動。所以才可相機行刺。否則休說此行凶多吉少。必不成功。上次如若親來。連嬰兒也未必抵禦得住。這裏形勢。極像惡人巢穴。妖道既能在空中飛行。本領可知。卽或不是惡人。傷愈出洞。也是一個利害同黨。父母只生一

子一女。前年姊死。悲痛至今。現已衰年。只我獨子。孤身一人。深入虎穴。倘有不測。父母豈不痛殺。想到這裏。心氣漸斃。沒敢冒昧深入。只伏在石後。想主意。方聽女子哭聲。心如刀割。不一會。哭聲頓止。微聞暴喝之聲。當是心上人。受完了刑。正被惡人喝罵。正在留心靜聽之際。猛覺有人在身後拉扯了一下。嚇了一大跳。慌不迭手按木箭。偏頭回望。不禁驚喜交集。剛把口一張。話未說出。來人已伸出纖纖玉手。將超羣的嘴捂住。在耳邊低語道。此非善地。東邊坡後。有一土洞。那裏潛伏等我。此地四處埋伏。再來便要發動。千萬耐心等我。不可再出。說完。把超羣一推。急催快走。原來這人。正是超羣心目中想望的少女。上回兩次相遇。俱是匆匆。在月下晤對。那有如此親切。當時只覺少女耳鬢相接。吹氣如蘭。嘴唇着手之處。柔指蔥纖。溫香涼滑。由不得神情飛越。只管將鼻微嗅。盡情領略。那還顧到別的。直到少女說完。把手放開。將他一推。走了兩步。才想起話未十分聽真。又不捨就走。想要回去時。少女忽然變色。把手向外連揮。不住跌脚。一面偏頭回望。神情甚是惶遽。超羣見他憂急胆小之狀。好生憐惜。不忍拂逆。只得往外跑去。出林回望。少女已急匆匆往正面巖凹中跑去。跟着桑林中。便冒起十來道黃光白氣。匹練一般。在樹梢上。往來交織。知道利害。依稀記得。少女所說藏身之處。是在東面坡後土洞。少時還來相會。一路留心。尋去。那土坡相隔當地約有三里。中間隔着一道小溪。一片松林。到處坡陀起伏。草莽縱橫。路頗難行。超羣尋到坡後。一看。迥與來路荒涼之景不同。名雖土穴。實則經過人工修飾。向陽開戶。甚是明亮爽愜。洞在坡的

中腰。四外俱是原生古林木。奇石怪松。羅列其間。景殊幽勝。洞口大只數尺。日光正照。內裏極爲整潔。高大。明是土壁。不知何物磨製。通體作黃金色。堅潤如玉。對着洞口。有一細草織成的蒲團。另外一几一榻。皆是土製。與壁同色。而瑩滑溫潤過之。壁間還嵌有一面與人一般高的腰圓大鏡。非金非銅。似水晶而非水晶。不知何物所製。晶明瑩澈。無與倫比。鏡前有一土墩。似是供人對鏡之用。初入不甚留意。以爲室只一間。久候少女不至。一時無聊。因覺洞壁奇特。滿壁技挖。想查看到底是否土質。忽在無心中。發現正面左側。有一長方形的空格細線。隱現壁上。格內壁色微深。格旁近淺處。有兩小孔。恰可容指。好似以前是一小門。試將大中二指。伸入孔口。用力往外一拉。竟未拉動絲毫。暗忖自己已用了十成力。這一拉。那怕一座實心的鐵壁。便拉不動。這兩小洞。也須有點破碎。怎會紋絲不動。是何物質。如此堅硬。越想越奇怪。又用力往裏推了推。彷彿覺着方格內有點活動。可以推進。放手細看。壁紋仍是平的。當是料錯。也就不再往下推求。又候片時。漸覺飢疲。取出乾糧。吃了一飽。洞中無水可飲。出洞尋水。又恐少女此時走來。相左。不敢離開。吃完便用糧袋當枕。往榻上一倒。臥到了午後。候等少女祇不見來。口乾舌燥。實實忍耐不住。重又爬起。在室中轉了一轉。暗忖看洞中情景。少女所說地方。決未走錯。既令在石後等候。偏是久等不來。口又渴得難受。天已傍晚。何不留點心。沿途迎去。早點見面。問明下手。將人救了回去。省得父母萬一發覺。自己出走。心中憂急。邊想着心思。往洞外走。本意想兒所傳桑木箭。無論多堅厚的山石。均可

攻穿。惟恐少女回洞相應。打算用箭。在壁間留下一行字跡。一則口渴難忍。又想起少女分手時。面帶驚遽之狀。也許又出什事。正受惡人凌虐。心裏一着急。不暇再顧別的。縱身出洞。便順原來途徑。往危崖桑林跑去。途中尋些溪水喝了。一路留神查看。並無人蹤。遍地草莽荆棘。全不見有人行途徑。有的地方。連自己用家傳。踏萍渡水的輕功。由草樹之上。飛越過去。都極艱難。如換常人。簡直無法通過。以爲少女往來。必是御空飛行。不由地面。并未覺出有異。眼看雲色低迷。落山夕陽。祇剩一輪紅影。出沒掙扎於遙空暗雲之中。山風颼颼。驚砂四起。光景昏茫。大有風雨欲來之兆。知道山中。氣候百變。照此沈陰。一會天色便暗下來。除却危崖虎穴。更無避雨之處。行時因恐遇見少女。當時下手殺敵。或是挾以同逃。時間匆迫。不及重回土穴。把一個夜來防寒的小衣包。又帶在身上。少時雨下。連換都沒法換。好生發急。越把脚步加快。一會趕到林前。朝來烟光。已然斂盡。料定那是準備煉來侵害嬰兒的妖法。已然撒去。一眼瞥見林內。又有白衣人影出沒。當是少女在內。心中大喜。因少女適才催走。迫切神情。恐有連累。不敢造次。意欲試探着。先打一照面。能進再進。剛往裏一探頭。正趕上白衣人。也回過身來。方覺不是心上人。那白衣人。已然看見超羣人影。趕了出來。超羣見那人。也是一個少女。只是生相甚醜。白衣又極寬大。先時存有心頭愛寵倩影。還不怎樣。這一對面。更顯癡肥。知道蹤跡。已然敗露。忙欲逃走時。醜女忽將手連搖帶比。追出林來。心想這裏人俱會法術。逃也無用。事已至此。轉不如相機行事。或許還可探出心上的吉凶細

底。便把手伸入懷。緊握那三枝木箭。立定相待。方覺對方手式。似無惡意。醜女已然趕近。回望了望。悄聲笑道。你是找我秋雲姊姊的麼。他早就想會你去。無奈今天。山主有事。分身不開。這都不說。最糟是你那藏身的土洞。本是我師父臥室。本來除却我姊和我。一向沒人去的。今天偏來一個狗道人。強逼山主。說出我師父停靈藏室之所。山主現時不能行動。雖會法術。不是那狗道士的對手。適才已由地道前往。姊姊知你在內。必要撞上。就可推說不知。你是仇人所差。自己來的吧。你這條命。定保不住。知你爲他來的小小年紀。這一路上。不知受了多少辛苦艱難。才得尋到。如今爲他送命。心怎不痛。兩次想拚一死。前去救你。又受不起。山主刑罰。急得直哭。不料你竟無心躲過。再好沒有。你真是個好人。休看那狗道人。雖能制服山主。比我師父。却差不多。洞中到處都是禁制。那最要緊的所在。連山主也無法進去。只白去一趟。必是掃興而返。回來也許無臉再鬧。我比秋雲姊境遇好得多。山主對我也放心。出入隨意。不似他不能出林一步。這林中設有戊土庚金禁制。你千萬不可妄進。土洞也不可回。秋雲姊大約不到夜裏。不能分身。你可藏在那邊崖夾縫裏。等我先和秋雲姊送個信。叫他放心。等狗道走後。我再通知你。你再回洞等他。只秋雲姊稍一得空。必去尋你。他近日受不住磨折。幾次想逃。一則他孤身一人。世上半個親人俱無。逃出去無處投奔。二則他又受了山主仙法禁制。不逃不過受點苦痛。一逃被山主發覺。將禁法一發動。周身便似火焚。比在這裏所受。還慘得多。終於忍耐不住。被逼回來。當師父未死以前。山主不知怎的。看

出秋雲姊。將來必要背叛。始而想將他處死。收去魂魄。爲煉寶釐之用。後又想將他送給一個同道惡人爲妾。師父雖聽山主的話。却因爲秋雲姊執意不從。才得保住。起初師父受了山主的愚。山主想聚合五行精英。按先後天生尅妙用。創立道統。並且未知師父成婚以前。與人所結仇恨。強着師父同往西海磨球島離珠宮。盜取少陽神君的丙火奇珍。不料少陽神君手下男女門徒。個個利害。法寶沒有盜成。反吃木火相生的禁法困住。師父本心不願傷人。爲救丈夫。迫不得已。強用自煉元精。護住山主。用先天戊土遁法。衝出重圍。去時連毀了對方兩件法寶。仇怨本已結得不小。逃時更不該聽信山主慫恿。暗用后土神珠。將少陽神君一個心愛女弟子打死。後十多年。師父才收秋雲姊爲徒。山主偏往南海採藥。三年未歸。回來一見痛惡。便爲秋雲姊與那被殺女徒形貌。有幾分相似之故。誰知秋雲姊並沒背叛。到是仇人自在宮中。將功行修煉圓滿。親身趕來。爲徒復仇。師父遇害遭劫。山主也被仇人反客爲主。將他困住在地底洞壁之上。總算師父預知大劫難免。事前有了準備。人雖身死。形神尙均保住。又在遇害以前。明白山主奸詐。那藏寶之處。始終未向山主明說。死時二人同在桑林地洞裏面。一面命我和秋雲姊。照他所說。埋藏法體。一面對着被困壁間的山主說。你屢說秋雲叛我。本來不信。日前爲應大劫。靜中參悟。也似不爲無因。但我極愛此女。你這十多年內。身雖不能行動。法力尙在。我轉劫以後。除非他實憑實據。真欲背叛。如害了他。或無故凌踐。異日歸來。決不干休。說完。并要山主立誓。元神方始離體。上次他失了一粒

寶珠。本要處死。因只臨敵疎忽。本身並無叛逆。山主雖然打着將來制服師父的主意。無如自身尚未復原。異日能否如願。實是難料。惟恐師父劫後回來。無話可答。只給秋雲姊受了些苦。沒有致之於死。這一逃。正好被他藉口。焉有命在。留在這裏。受盡禁毒。度日如年。也是難熬。所以不逃則已。要逃必須通盤籌計。謀定後動。決不能再被山主捉回才行。前日我見他受刑可憐。已然商量好一個善法。可被山主的戍土禁制。不必再用乙木之寶。再能爲他尋一安身之處。靜等他年師父轉劫重來。山主奸謀敗露。師徒相見就好了。我先聽說。有人窺探桑林。當是仇敵派來的奸細。如不舉發。被你將林中禁法破去。不但是他連我也脫不了干係。是他力說。你是爲他而來。決不致於料錯。我這才立意助他。脫此苦海。你務要實話實說。不可隱瞞。否則休看山主。不能行動。由林側起。直達地洞。到處都有埋伏。我也不是無能之輩。我愛秋雲姊。更愛我師父。明知山主凶惡。昧良。依然在此忍受。不肯離開。便爲師父轉劫重來的頭幾天。有用山主之處。我如想逃。早和秋雲姊一齊逃走。秋雲姊也不會還在此受罪。等你來救他了。我長得醜。雖沒人愛。却是知恩感德。心口如一。因感師父昔年大恩。業已立誓。守護師父遺體法物。你救人我必助你。如真受他仇敵所差。趁早休想。我和秋雲姊也會約定。他所失的法寶。現在你朋友手內。那東西一落到仇敵手中。便可制山主。和我師父於絕地。他如不懷二心。我自然助他到底。他此去降了仇敵。爲事所迫。我不怪他。如若獻功討好。引敵入門。我便立時和他成仇。以死相拚。照他說。你這次金丸并未帶來。不似要

尋師父遺體遺物的晦氣。我還不甚相信。這時對面一看。那金丸果未帶來。否則此寶一落敵手。萬無輕放之理。就自己不能前來。來也必傳你用法。到此暗算。可見以前。你答應秋雲姊。不使此寶落於敵手的話。並無虛假。其實桑仙和我師父。本是深仇。全是山主一人之過。又是桑老尅我師父。此仇不是不能解免。你二人回去。如能向桑仙勸說。解去這場仇怨。再勸你那朋友。將寶交還。我師徒固是感激萬分。即或不然。也請守定前言。不來侵害。免我自顧對不起師父。與秋雲姊同歸於盡。那你二人。就悔無及了。超羣本來手伸懷內。握箭戒備。因聽醜女。這等說法。敵意漸消。便把手縮退出來。醜女說到末兩句。忽對超羣腰間注視。意似有什警覺。方要開口。崖凹以內。暴喝之聲又起。忙道。那惡人回來了。決不致於再去。藏在這裏。易於被他看破。雨快大了。你仍回洞等候。比較穩妥得多。可是你不會飛行。走時蹤跡。務要隱秘。以防那惡人走出發覺。說完。側耳聽了一聽。面上突現憤色。將脚一頓。一片黃光閃過。便自無蹤。超羣自是喜出望外。耳聽凹內。爭吵甚烈。並還雜着女叱罵之聲。細查醜女起初所指藏身之處。是崖壁間一個裂縫。外面甚仄。如非自身瘦小。直鑽不進去。尤其是裂隙甚多。由內可以側望桑林。外人決看不出。心念秋雲。知他半夜。始能前往土穴相會。意欲查聽片刻。便鑽了進去。這時夕陽已沒。雨雖不大。天色遲暮。滿空昏雲迷漫。冷霧沈沈。甚是陰晦。山風凜烈。身上又被雨濕。寒冷難耐。所幸壁縫頗深。裏面到還乾燥。往外無什可看。便在裏面。席地坐下。留神靜聽。細聽了一會。也沒聽出所以。外觀天色愈暗。想起再不趕回。

少時天黑雨大。就是從小煉就目力。在這荆棘遍野。泥沼縱橫的生疎山路。也是難走。方想起身回轉土穴。忽聽崖凹中。男女喝罵越厲。好似雙方已然動手。因知敵人不能行動。適自空中飛落的妖道。法術高強。人甚凶惡。必是適去土穴尋寶不得。重向敵人逼索。因起爭鬪。惟恐二女殃遭池魚。越聽越放心不下。已然手握木箭。打算乘着二虎相鬪之際。冒險入內窺探。相機行事。忽聽一聲怪嘯。由崖凹中帶了出來。隨聽醜女追出喝罵之聲。側轉臉一看。聲隨人出。先是日間所見妖道。滿面鮮血。髮冠全散。周身烟霧圍繞。飛將出來。破空便起。跟着桑林內。三色烟光。交擲如梭。紛紛拋起。齊向空中射去。白衣醜女也自追出。在林中往來出沒。看神氣。似是想用林中烟光。將妖道困住。祇惜發動稍慢。妖道雖被遁走。脚底掃中了一下。似知利害。怒吼連聲。連頭也未往下回看。竟自逃走。神情甚是狼狽。因見秋雲沒隨醜女追出。不知有無受傷。醜女相隔又遠。不及呼問。已自回身轉入。空自懸念了一陣。無計可施。天已黑透。崖凹內自妖道一走。便無聲息。枯守無聊。縱身出去。便往回跑。雨勢雖然稍小。遍地污泥水潦。路越難行。又因先見秋雲。一身縞素。與冰肌玉骨。相與輝映。點塵不染。容光流照。本已自慚形穢。少時見面。更要弄得通體水。泥污濕。豈不招他厭憎。就說在衣包內。還有兩件可換。鞋却沒處找去。只得定好留意。查看經行之處。一面提氣運力。施展家傳輕功絕技。蜻蜓點水身法。黑暗中辨識途徑。由荆棘密莽之上。一路竄高縱矮。連迸帶跳。朝前飛駛。端的費力不少。途中好些地方。均須繞越。天黑如墨。不看準落脚之處。不敢朝前縱落。約

行了半個時辰。累得遍身是汗。才行趕回東山坡後。知心上人。性喜清潔。恐將洞中污沾。先在洞外附近叢樹間。尋了樹枝。將鞋底幫上。附着的污泥剔掉。忽想起。洞中無有燈燭。必定黑暗。秋雲來了。只能暗中相對。看不見人。又將長衣脫下。將衣包裹好。擇一突枝掛上。再取火種。點燃一根油紙煤。正打算尋些枯松枝。編紮火把照亮。偏生當地林不茂肥。又在雨後。都是濕淋淋的。一根合用的枯枝也沒有。又料秋雲快要到來。心方愁急。無意中尋到洞口。見洞中似乎甚亮。疑心二女已至。點起燈燭。又驚又喜。剛要跑進。忽想起未換穿長衣。又慌不迭。跑回原處。將衣包取下。急急匆匆連包都不顧得解。伸手把由家中帶出。備而未換的一件新衣。抽出穿上。用紙煤一照。鞋底泥雖剔去。污痕猶存。恰值樹側。有一小窪積水。急切間無處去找布刷。便就先脫下來。那件濕衣。在窪裏蘸了水。向底幫上。亂擦了一陣。擦完鞋幫。越發濕透。自覺乾淨順眼。惟恐二女等久不耐。接連幾縱。便到洞口。還沒走近。便覺洞中明亮異常。高興已極。喊秋雲姊姊。等久了吧。身便往裏縱去。及至到了洞內一看。果是通明如晝。映得滿洞都成金色。祇不見一個人影。先還疑是二女。來過走去。留有燈燭等。照亮之物在此。心甚懊喪。再看土室內。仍是原樣。並未添什物事。也未留有人來過的痕跡。好生奇怪。細一觀。查光的來源。竟自由壁間。那面長圓形。非銅非晶的明鏡中發出。因那光華。越離鏡近越淡。光散而不聚。彷彿和氣一般。瀰漫全室。無處不到。却看不出。一絲烟霧形跡。連左右兩面。一齊映照。越離鏡遠。光頭越強。而全洞土壁。榻几用具。都是金子一般。色彩本有光澤。

鏡光照上去。反射過來。恰好兩下融和。不是一再細心領略。直看不出光源所在。因料此鏡必是神物異寶。心中驚奇。不時對鏡凝望。又去榻上。歇息了一陣。估量天已深夜。不知二女。適才到底來過也未。一時無聊。又去鏡前。對鏡閉立。苦思秋雲。盼他到來。手却不住摩抄鏡子。到底何物所製。怎會與壁齊平。嵌得如此工細平整。直似整面壁上。磨出這麼一塊。除那一圈長圓形的鏡心。與壁不同外。通體看不出絲毫嵌砌之痕。一面盤算鏡的質地來歷。一面想念秋雲。隔不一會。又對鏡自言自語。低聲默祝。秋雲姊姊。都我不好。該死。累你在此。受盡苦處。現在拚了性命。千里迢迢。來此救你逃走。怎麼還不見來啊。天神見憐。由我把你救出虎口。我什麼都不想。將來得桑仙姥引渡。使我兩人。能夠成仙。一同修煉更好。要是沒這福緣。不啻夫妻也罷。姊弟也罷。如能生生世世。守在他身邊。要活一處活。要死一處死。我有什福。情願都分給他。他要有什夙孽罪過。都由我代他承受。但求地老天荒。片刻不離。我就心滿意足了。似這樣自言自語。越想越玄。越情癡。率性走向蒲團上。跪倒。面向洞外。把這些心事。對天求禱起來。獨個兒胡思亂想。搗了一陣鬼。又起至鏡前。對鏡說道。寶鏡啊。你在這牆壁上。我秋雲姊姊。不知被你照了多少次。現在我老想他。還不見來。你要真是神物。就把他以前的影子。現將出來。使我先看些時候。省我想得心痛。我就感激你了。連說了兩三通。那鏡子果然顯了靈異。超羣正在相思刻骨。如醉如癡之際。猛瞥見秋雲的亭亭倩影。絕代容光。竟由對面鏡子裏。突然現身。由遠而近。對面走來。自己身影。反而不見。眼看見中人。春

山淡鎖，玉頰含嬌。星眼微賜，明眸欲涕。帶出一種似喜還愁，未笑先悲之狀。越顯幽豔欲絕。不禁愛極欲狂。因自鏡中無端出現，遠遠走來。知是成心感召。寶鏡通靈，示此奇跡。惟恐水月曇花，一現即逝，不能盡情領略。飽餐秀色，那裏還敢旁睽。只把雙目，注定鏡中麗影。口中仍祝告道：寶鏡啊，你真個靈異。把我秋雲姊姊影子，現出來了。你索性把人情做到底，等他本身到來，再撤去。讓我看個夠。愛個夠吧。說時，方覺鏡中人影，越走越近。漸漸玉顏相對，蕙澤微開。愛極忘形，忍不住，喊得一聲好姊姊。想死我了。身子往前一撲，猛伸雙手，往前便抱。剛想起鏡中所現，只是人影。猛覺手伸上去，並無阻隔。一下竟抱在實質上面。玉體嬌柔，宛然在抱。心方失驚，耳聽嬌叱道：你瘋了麼。緊跟着臂間一振，胸前吃人推了一把。迷離惘恍中，驟不及防，幾乎倒跌在地。退了幾步，定睛一看，懷中所抱的人，已然掙開。鏡頭愛寵，竟是真身站在面前。不知怎會由鏡子裏，走了出來。當時驚喜交集，出於望外。口呼姊姊。正要上前，剖陳心曲。忽然想起，適才說把鏡中人，當作幻影，不特語多唐突，最後舉止，尤為輕狂。許多不合，必定生氣無疑。脚往前才走了一步，連忙縮退回來。心中又急又愧。偷覷秋雲神色，果是玉顏微醺，滿面嬌嗔。星眸含怒，望着自己。一言不發，越發惶恐，無地自容。好容易千心萬苦，眼都盼穿，才得見面。略慰想思，却被自己冒失，粗心唐突。他不知自己，只是滿腔熱誠，鍾情癖愛，並無邪念。必當是個輕薄無賴，便把心挖出來，也未必肯信。如何還肯看重。遁了同逃。一時情急傷心，流下淚來。正在悔恨萬端，不敢仰視。忽聽對面，嗙啷一聲，急忙抬頭看。

時。秋雲面上。梨渦初斂。似剛笑過。見超羣看他。微微嘆息了一聲。便往鏡前走去。超羣已知寶鏡。是他來路。看出鄙棄自己。似要走向。不禁慌了手脚。不暇再顧別的。逕飛身縱向鏡前。將背朝鏡。攔住去路。跪下說道。好姊姊。我實不知是你真身。當是寶鏡顯靈。不料冒犯了姊姊。只管打我罰我出氣。千萬不要再走回去。秋雲自站鏡前。掠理鬢間秀髮。也不理睬。超羣見他。怒容雖斂。翠黛猶顰。不知是嗔是喜。急得不住的求告。把前言連說了好幾次。秋雲才款啓朱唇。從容說道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紀。也如此壞法。惟其是在背後。才見人心。這都是我自己不好。把一個才見兩面的陌路人。謬託知己。視若骨肉。才致於此。如今我已到了絕路。虎穴不能再回。須你相助。始可脫難。覩顏求人。情甘受欺。還有何說。快請起來。我見不慣這樣子。超羣聞言。急分辯道。姊姊不要生氣。我自頭一面起。便由心中敬愛姊姊。這是實情。但也只是盼望能和姊姊。剛才所說一樣。當作骨肉看待。永遠守在一齊。不捨離開便了。如有什壞心。神佛在上。叫我死無葬身之地。秋雲也不還言。只叫起來說話。超羣看出秋雲意解。並未深惡痛絕。便撒賴道。我雖做錯了事。心實無他。姊姊如還生氣。心存芥蒂。不把我當作知己骨肉。我寧跪死這裏。也不起來了。秋雲又嗔道。你明知事在緊急。這樣要挾。還說不是欺我。說到欺字。眼睛花一轉。凝眸凄然。意頗傷感。超羣慌不迭起答道。姊姊千萬不要生氣。我起來就是。秋雲見他惶恐之狀。也不禁破涕嫣然。微笑道。你既怕我傷心。起先放穩重點多好。超羣道。也是我運氣不好。先對鏡子。求告半天。姊姊俱未聽見。單單末幾句話。說

得放肆一點。恰被姊姊走來聽去。我又只當寶鏡顯靈。一時情不自禁。鑄此大錯。鬧得有口難分。真個冤枉。姊姊只要早來一會。聽我說出心事。就知我不是壞人了。秋雲笑道。你一人在此發瘋。自言自語。還當我不知道麼。你磕頭禮拜。埋怨人的時候。我便來了。因取師父遺留的法寶。點交與尤師姊。耽誤了些時。事完又陪尤師姊回洞。才行走來。你那些沒遮攔的瘋話。已全聽去。不然的話。我就拚受磨折苦難。也不會理你的了。超羣一聽。自覺心跡已明。立時轉變憂爲喜。高興道。姊姊既然知我心跡。可以消氣。對我好些了罷。秋雲道。人心難測。口說無憑。看你前半心意還好。就由鏡中初出現時。所說那些。也還無妨。後來却是跡近輕薄。不似正人君子所爲。不能不令我一心生疑慮。我對你如何。現在還拿不定。須看你將來行爲如何。超羣見他薄怒輕嘖。隱含幽怨。雖覺仍是美中不足。但好容易。面上現了一點喜容。惟恐再說下去。又有觸忤。只得嘆道。姊姊不相信我。那也無法。日久見人心。遲早總使姊姊明白便了。秋雲道。正事不說。只說這些閒話。則甚。我問你。既對我如此心誠。那你此來心意。到是爲我。還是奉了桑仙之命。來尋山主。與我師父爲難呢。超羣隨把別後相思。身是凡人。桑仙姥又不令離開一步。枉自終日愁急。無計可施。日前幸被桑仙姥看破。盤詰詳情。自己如何措詞回覆。才得允令來此。行前並煉了三枝桑木箭。傳授制敵之法。因聽桑仙姥口氣。對秋雲固是極好。便對秋雲的師父土仙。也非深結不解之仇。會說木能剋土。止並不能剋木。全是惡人欲望太重。妄想煉那五行大法。乘桑仙姥氣候未成之際。始而慫恿土仙。設

法暗算。不料害人未成。到時土仙受了孽報。惡人連帶波及。不能親往加害。所留靈符。反爲神嬰利用。躲過一場天劫。復命秋雲前往暗算。仍未成功。因此痛恨山主切骨。祇惜金丸沒有得到。否則不必等他長大。成了氣候。此時即可遙爲禁制。使惡人和土仙的遺體法物。全數毀滅。永除後患等情。一一說完。又將木箭取出。與秋雲觀看。說了用法。秋雲見了桑木箭。驚喜道。日間見面匆促。當你私來。不知身有此寶。後來師姊和你說話。覺出你身有乙木精氣。因值妖道。正和山主翻臉。趕去接應。不及細問。偷偷和我說。你既身帶法寶。必奉桑仙之命而來。心有叵測。如若真與師父有害。必須下手除去。不能以私害公。是我力說不會。並對他說。你爲人誠厚。即使真奉師命而來。也能聽我勸說。決不致下毒手。再者上次失去的那枚金丸。尚在你朋友手內。你如遇害。必將此寶交與桑仙。合力爲你報仇。豈非大禍。最後我又向他。起了決不叛師的重誓。並將師父交我收存的遺寶奇珍交出。才允許助我逃走。我先已在隔室。留心查看。果然你乙木之氣甚重。本來師姊仍不放心。惟恐他走以後。我爲你所動。用你所帶法寶。加害師父法體。幸而你搗鬼。聽只想救我回逃。連說幾次。均未露出惡意。方始相信走出。我知桑仙下手很毒。話出必行。你又受他挾制已慣。並是奉命前來。一定不許空回。祇管救我心切。對於這些機密。必不敢洩。更恐那枚金丸也落在桑仙手內。如若以此行法加害。師姊爲人。言行如一。追原禍始。必不見諒。與我甘休。老懸着心。想不到你。真個對我志誠。毫無虛假。照此說來。那金丸之事。桑仙至今。還不知道。超羣見他信賴。心花大

放。便答金丸之事。桑仙姥始終不知。這次一同逃回。祇那人一回山立可交還與你。秋雲道。我先拿他。實無什用。將來仍交師姊保存。還與師父吧。超羣聞言。忽想起此寶。如還敵人。豈不與嬰兒有害。秋雲會說。事在危急。祇顧談話。還未提到走字。驚問道。姊姊不說事急麼。怎還不走呢。秋雲道。山主此時正在入定。煉神。要到明早才醒。我承尤師姊相助。已將他禁我的法術。破去了多半。還有一點牽纏。只逃出三百里外。就發動禁制。也無奈何。我每日神思不寧。略爲頭痛身熱。並無大礙。我不知你身帶法寶。竟是制他之物。所以害怕。非早逃出不敢放心。現有這三枝木箭。不特可以從容起身。還可用他。將禁制全行破去。永無後害。只是尤師姊。老想留着山主。爲他年接引師父之用。我深知這人。狼子野心。他因自身不能行動。一切須人。又疑心我要背叛。知尤師姊。感激師恩。死無二志。可以利用。時以甘言相誘。尤師姊也明知他不是好人。多半靠不住。但以爲師父將來有用他之處。都是真的。因此不肯除他。本來我這次逃走。尤師姊還担着一點責成。我們如用此箭。偷入地穴。破那禁制。便可推說敵自外來。將我救走。與尤師姊全不相干。無奈你奉桑仙之命而來。雖然本心專爲救我。他却是想假手於你。除却山主。去一隱患。如不把我救走。還可推說敵人禁制利害。無門可入。或是尋不到地方。你單把我救回。他的事一點未辦。回去如何交代。至不濟。也須將山主設法預備復原之後。尋找桑仙晦氣的陣法破掉。帶點信物回去。桑仙見了。才不致於見怪。這事原又傷不着山主。偏他生性忌刻多疑。惟恐有人暗算。以爲那陣的旗門。除將來制敵。

外。還兼着防身之用。日裏交我和尤師姊。照他所傳祭煉。一到夜晚來入定。便移在他坐榻前面。將他護住。共是三座旗門。一個主旛。主旛又插在他的肩上。如能順順當當。將旛盜在手裏。自可成功。不致和他爭鬪。否則他身雖死。好些法術。均能使用。我二人萬敵不住。這三枝木箭。雖能制他。但是此寶利害。一發不可收拾。山主難免不死箭下。事後尤師姊如能見諒還好。一個不由分說。疑我和你勾串。有心背叛。師父所有法寶。俱已交他手裏。如全施展出來。却是無法抵禦。豈非弄巧成拙。爲此作難。想不出妥善之策。超羣因對秋雲情深愛重。一心專注。只盼攜手同歸。竟忘了此來使命。吃秋雲一說。猛然提醒。桑仙姥忌刻情薄。對己此行。期望甚切。秋雲在他。只是附帶公文。寸功未立。只將心愛的人帶回。照他平日爲人行事。休說自己討不了好。連秋雲也必不見容。不由惶急起來。略爲盤算。便對秋雲道。來時桑仙姥。曾經料到敵人利害。除三枝木箭以外。另還傳有臨難脫身之法。我只顧姊姊。還忘了說。就此回去。決不寬容。但盼能夠暗中得手最好。如被警覺。說不得。只好一拚了。秋雲道。事是只好如此。其實尤師姊爲人所愚。傷了山主。只給師父除去本來隱患。即使尤師姊不肯相諒。日後也會明白。但是此寶利害。無論尤師姊怎樣逼迫。只可用一二枝抵禦防身。切不可傷他性命。如能應允。我便同你前去。要不了的話。由桑林中起。直到內洞。奇門遁甲。重重禁制。不知細底的人。休想擅入一步。你日裏得走進去。恰值我正在林中。將禁制止住。忽然山主呼喚。匆匆入內。未及施爲。乃是一時湊巧。平時你縱持有乙木之寶。也不能走到洞底。只

有鏡中這條通路。可以直達。我不領導。你不知其中奧妙。如何去法。超羣道。我蒙姊姊不棄。以後無論何事。全聽姊姊作主。要如何便如何。焉有不聽之理。只惜時期太迫。急切間傳授。不能運用。否則我早將此寶。交與姊姊。我只跟在身旁。省得姊姊疑慮多好。秋雲自覺。試準超羣。對己心志專一。言聽計從。決無違忤。也頗高興道。我原信得過你。只恐此寶利害。到了緊急之時。你發了急。無力自制。使我做出負心之事。不得不問明白。既然如此。這就同去好了。超羣聞言大喜。便請引導。秋雲隨令超羣。隨在身後。自往鏡前立定。伸出一雙素手。朝鏡上推了幾推。隨見晶光閃閃。起了一層的雲圈。鏡中一雙人影。便自不見。秋雲把手一招。往裏一縱。便自入內。超羣忙跟着追縱。祇覺四外前後。烟霧溟濛。光烟閃爍。全無阻隔。遙望前面。彷彿甚深。看不到底。超羣覺着奇怪。方欲詢問。秋雲令與並肩同行。只聽我說。不要多問。到時須照所說行事。超羣自是唯唯應諾。便不再問。鏡中道路。本在若虛若實之間。行時好似被一種力量托住。并非實質。超羣見心上人并肩偕行。意態親密。好生高興。一邊走着。不時偷覷秋雲玉貌。飽餐秀色。秋雲似也覺查。嫣然低語道。你這人不大好。我也是人。又不是沒見過。有什看頭。超羣見他沒什嗔怪。涎着臉笑道。我也不知怎的。看見姊姊。就爲心裏喜歡。越看越愛看。簡直一刻都捨不得離開。真看得比我性命還重得多。秋雲笑道。那有此理。萬一不幸。不能常在一起。我要是死了呢。超羣笑道。姊姊如有不測。我決不獨生。有人害你。我便和他拚命。要是壽終。我便追了去。好歹死生世上。都在一起。地老天荒。決不分離。秋雲

佯怒道。胡說。我明天便死。看你跟去不。超羣正要答話。忽覺語意不祥。忙改口道。姊姊靈根慧質。神仙中人。萬無此事。真要天地無知。神佛無靈。我必從死。以便一路投生。仍在一處。長相廝守。秋雲道。你這好心。我不希罕。我不要你死纏。我自知命和名字一樣窮薄。身遭慘死。你根骨甚厚。早晚必有仙緣遇合。如能到時引渡。使我不致墮落。就足感深情了。超羣道。就我能夠成仙。沒有姊姊。我也不願。但求同死同生。寸步不離。休說做人成仙。便做鳥獸蟲魚。也所心甘。等你投生。再去引渡。就是此時學成道法。叫我在中間。分別許多年。我也不願。秋雲嗔道。照此說來。我墮入畜生道中。你到願意來時才說聽我的話。原來是哄我的。超羣當他真生了氣。忙分辯道。我自然聽姊姊的話。祇不捨分離罷了。姊姊精通道法。人又這好。決不會死。何苦說這種叫人聽了傷心的話。秋雲道。但願我不死吧。前面不遠便道。不要說了。說時。超羣沿途行去。曾見有兩處地方。金光閃閃。旋轉不休。與來路一樣。祇是光色不同。并且也強烈得多。像是通往左側的一條甬道。心中奇怪。因秋雲不許亂問。也就沒問。一聽將到。初臨大敵。自是戒慎異常。立把精神整起。將三枝桑木箭。拿在手內。秋雲道。驢子。時候還早着呢。事情不一定便像我想得那麼糟法。此寶與戊土相尅。威力頗大。洞底盡是戊土之寶。一個不巧。就許惹出事來。雖然你不行使。還是收緊些好。超羣因來時桑仙姥曾說。敵人洞內。禁制重重。進去時。木箭必須緊握手內備用。以防險難。突然發生。不及應付。雖聽秋雲之言。將箭藏入懷內。終不放心。手仍握緊。又行不遠。突然身子。往下一沈。降落有四五十丈。

高下。忽見前面也。是一面腰圓形的鏡子。秋雲一面搖手禁聲。一面領着超羣。走到盡頭。跳將出去。方始現出平地。超羣看那地方。也是一個土洞。所有頂壁。都和先前土洞一樣。金光輝映。到處通明。祇是地方要大得多。有好些門戶。一切陳設用具。均頗精美異常。二人走過兩間洞室。由一甬道走出。地勢漸漸往上高起。連經了兩處門戶。均未入內。快要走完甬道。秋雲忽把超羣止住。引向右側。一間大不盈丈。內中祇有一個大蒲團的小室內。手指超羣坐下。側耳聽了一聽。往前面走去。超羣當他前去探道。少時即要回轉。等了一會未回。因秋雲示意。人不來。不許離開。不敢往尋。輕輕掩向門側。探頭一看。前面不遠。是一間極大的洞室。陳設得更富麗已極。雖看不見全室景物。照那形勢。必是秋雲所說。山主的居室無疑。留神窺伺。看不出所以然來。越等越沒動靜。惟恐秋雲禁制。不會全撤。入內時。恰值敵人醒轉。將他禁住。失陷在彼。不禁憂急起來。勉強又等了一會。實不放心。便由小室走出。試探着。往甬道盡頭那間大室中走去。進門一看。好似主人宴居行樂之所。几榻用具。固是華美。並還設有琴瑟絲竹等類樂器。五光十色。無不精雅。人却不見一個。緊靠左邊洞壁。有兩個小門。俱都開着一半。門厚寸許。質色均與牆壁一樣。都是獨扇。却沒門樣。邊上各有兩個手指大的小洞眼。當中還有一門。關得嚴絲合縫。緊密異常。直似一片渾成的金牆。上面畫着一個長方形的格線。如非有左右兩門。開着作比。決看不出那是門環。這才想起東山坡土洞。壁上方格。果是門戶。聽二女口氣。那土仙的遺蛻。和許多法寶。必在其內。心動了動。正盤算

那一間是對頭的居室。忽聽秋雲掙扎喘息之聲。隱隱傳出。不禁大吃一驚。側耳一聽。似由正中門內傳出。情急萬分。不暇再顧什麼凶險危難。忙即趕向前去。先伸左手。用大中二指。緊搖門邊洞眼。用盡平生之力。往外一拉。雖覺比東山坡洞中壁門。要活動些。仍是拉他不開。耳聽秋雲在裏面。已帶哭聲。憂急如焚。聲音甚細。隱約可辨。暗忖初來時。秋雲在內受刑。以及對頭喝罵之聲。連洞外都能聽到。怎在洞內。聲音反如此細小。好生不解。因見左右兩門。一開向內。一開向外。意欲雙手齊上。用力往裏猛拉一下試試。那三枝木箭。本在右手握着。匆迫之間。竟由懷中帶了出來。猛然靈機一動。想起秋雲會說乙木之寶。專能尅制戊土。這裏明明是就地下泥土。挖掘出來的洞穴門戶。却是堅如鋼鐵。明逾晶石。精光燦爛。到處通明。想必也是戊土精英。凝煉而成。何不用手中木箭試試。念頭轉到。立即如法施爲。運用桑仙姥所賦乙木精氣。將兩箭交向左手。右手持了一枝。朝門縫上插去。五行生尅。端的奇怪。一道青氣。射向門上。那壓堅厚的一扇大門。立似烈火融雪一般。隨着箭頭所指之處。紛紛消融。轉瞬由上到下。殘缺了一大片。超羣目光所及。首先發現。對着中門。有一短榻。榻上端端正正。坐着一個面容俊美的道裝少年。在那裏閉目入定。榻前三面。俱是黃光圍繞。秋雲櫻口裏。含着一面三尺來長的黃幡。身子已被榻湧起的一片黃氣纏緊。和有知覺一樣。往回拉扯。秋雲幡含口中。勻出雙手。不住亂搓亂放。也發出一片黃色煙光。相抗。一面身子奮力。往外強掙。好似將藩盜到手後。身便入伏。被戊土之氣困住。受盡苦痛。又恐驚醒對頭。

不敢高聲呼救。一味喘吁吁。拚命想要掙脫。看上去。神情苦痛已極。超羣見狀。早已心血沸騰。百忙中將脚一踹。那門立即踹開。跟着縱將進去。秋雲臉正朝裏。準備施展全力。脫出羅網。沒想到超羣會跟蹤前去。並還悟出七木相尅妙用。攻穿正門。深入禁地。容到聞聲回顧。瞥見超羣趕到。又驚又喜。知他爲己情切。不顧利害。忙用手式攔阻。已是無及。超羣入到箭到。乙木精炁。早朝榻側射去。秋雲纏身的黃氣。連那旗門上。發出來的煙光。吃青氣一撞。全都消滅。秋雲見對頭尙未驚醒。好生歡喜。剛剛縱出。拉了超羣。要往外逃跑。忽聽榻上厲聲怒喝。大胆賤婢。竟敢勾引外賊。背叛師主。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超羣聞聲。驚顧榻上兀坐的少年。已然回醒。方覺少年貌相如此俊秀。語聲怎如此粗俗暴厲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少年話才出口。身後便有兩股淡黃色淡煙。對面飛來。同時門前黃光一閃。那扇破門。立即失蹤。無路可出。上下四外。都是灰黃二色光煙。潮湧而至。超羣初經大敵。未免驚慌。正拉秋雲。不及施爲。幸而秋雲深知個中玄妙。一聽呼喝。便知上當。情勢不妙。忙把手上黃光放起。恰好護住全身。才得勉強敵住。未受侵害。榻上少年。見難取勝。怒嘯了兩聲。又由口裏。射出一股黃氣。圍繞上前。二人立覺身外黃光。受了重壓。眼看支持不住。超羣手持三箭。望着秋雲。靜候發令。施爲一見事急。還未開口。再也忍耐不住。又見敵人煙光強盛。不知木箭靈效如何。方欲取一枝試試。手中木箭。忽然無故震動。匆匆不暇思索。照着桑仙姥所傳口訣。取了一枝木箭。對準敵人。發將出去。一道青色光炁。剛剛脫手。只聽榻上一聲暴喝。瞥見煙光影裏。

敵入口內。又飛出一團灰色光華。將木箭擋住。不得前進。身上所受重壓越緊。幾乎氣透不轉。再看秋雲。已是滿面淚痕。玉容悲苦。一時情急。大叫道。我和你這狗妖怪拚了。隨說隨將手中雙箭。連同桑仙姥來時所傳法力。全數施展出來。秋雲不料他會有這利害。又驚又喜。急喊弟弟。快將三箭制住。莫要全上。一面急收護身黃光時。兩條青氣。挾着兩道慧星般的芒尾。已然電掣而出。聲如裂帛。所過之處。休說敵人烟光。連秋雲所放黃光。也幾全數消滅。就這烟消光滅。重復原狀的一霎那間。榻上少年。祇慘暈得一聲。便沒了動靜。超羣三箭。也自收回。見室中烟光盡掃。適進來那扇破門。隱而復現。想不到無意中。完成了一件大功。回去見了嬰兒桑仙姥。足可交待。端的心滿意足。高興非常。正催秋雲速走。

第四回 一念癡情無心成大錯 兩番涉險五遁見玄功

秋雲已朝榻前奔去。超羣隨同趕過一看。榻上少年。仍是端坐如生。乍看仍似生人。祇頭上命門炸開一洞。用手一摸。竟和酥了一般。化成粉末。隨手倒塌。秋雲祇管前後搜索遺物。找了一會。忽由少年懷裏。搜出一塊古玉符。立即驚喜道。這是他多年來處心積慮。暗算師父的真贓實犯。被我搜到。他年再見師父。不愁沒得話說了。榻下有一小洞。內藏好些珍寶。事已至此。率性一不作。二不休。乘着尤師姊別室參拜神光之際。全數取走。免得留在這裏。被日裏那妖道尋來生心。於尤師姊不利。此時心跡未明。又無法和

他分說。隨令超羣暫避。將手一指。那座色如黃金的土榻。便自移開。秋雲見榻移動甚緩。面上神情似甚焦急。約有半盞茶時。才離開了臥榻原處。榻下面仍是金色土地。祇當中有一圓圈。秋雲囑在上面少候。走向圈中。手摺法訣一劃。一陣黃烟冒起。人便由圈中下降。地上隨陷一個三尺方圓的洞穴。俯視烟光瀰漫。什麼也看不見。又待片刻。秋雲才滿頭香汗。慌不迭的飛身走出。喘吁吁笑道。我知時已不早。祇當師妹快醒。雖免爭執。居然無事。且喜大功告成。此非善地。我們快些走吧。話才脫口。猛然滿室金光。黃雲耳聽一個女子聲音。大喝道。背師叛主的賤人。果是欲擒先縱。暗下毒手。就中你奸謀詭計。今日和你們二人拚了。二人聞聲驚顧。竟是醜女趕來。滿臉殺氣。手持長劍。戟指怒罵不已。秋雲見狀大驚。忙也放起一片黃光。敵住。無如醜女勢威。驟不及防。應付又稍晚了一步。未免相形見絀。超羣見狀大驚。忙欲取箭抵禦。吃秋雲一手攔住道。尤師姊。祇是一時誤會。當我有心叛師。等我把話和他說明。他就放我們走了。這個太利害。放出去。便不能由你心意。萬動不得。超羣祇得住了。秋雲隨向醜女說道。師姊。你不必憤急。你素來最憐愛妹子的。今日實逼處此。前一段你偏不會眼見。使妹子有口難分。不把話說明。表明心跡。我決不逃。千萬請你暫寬一線之路。就要處制。也等妹子把話說完以後。免你和上次一樣。認錯了人。事後悔恨。醜女祇管手中摺訣。一意施為。聞言連理也未理。眼放凶光。怒視二人。似要冒出火來。秋雲一面奮力抵禦。一面喘吁吁。急口分辯。剛說前情。不到一半。醜女倏地一聲奪笑。便自千百重烟光中隱去。

急得秋雲力竭聲嘶。直喊師姊。不可如此。你我多年患難。骨肉之交。連容我說幾句話的香火之情。都沒有麼。你要明白。山主那大法力。尚且如此結局。我祇是感激你。屢次相救的恩意。寧死也不願傷你。真要走時。我們並不是不能呀。耳聽地底。醜女喝道。我已看清你叛逆的形跡。任是說得天花亂墜。也拿定主意。不再上當了。超羣聽那語聲。發自地底。漸說漸遠。好似醜女正由地底往下降去。等秋雲二次哭喊師姊。重述前言。更無回應。醜女乍現時。來勢異常猛惡。雖有秋雲所放黃光護身。但比適才少年所用烟光。威力更大。全身都被迫緊。幾於不能轉動。及至醜女隱去。烟光祇管濃烈。身外倏地輕了許多。一點也未感到難受。秋雲却是花容失色。珠淚縱橫。神情萬分悲急。好生不解。心憐愛人。情不自禁。伸手抱住秋雲。勸慰道。姊姊你還愁苦。尤師姊已然走去。如今他那黃光。也被姊姊敵住。不聽良言。由他自去。好在日久見人心。傷感則甚。還是由我用木箭。破去戊土禁法衝出走吧。秋雲任他摟抱。也不閃拒。聽到後來。忽把眼淚拭去。苦笑着問道。我知你對我。一往情深。祇不知適才同生同死之言。是否出於肺腑。超羣急道。我能與姊姊同死。決不願一日生離。焉有假話。沒見適才尤師姊禁制。那等難受。我氣都透不出。祇一舉手。便可脫身。因為姊姊一攔。情甘受罪。都不敢違嗎。秋雲見他。如此情深。越發傷心。回身用一手抱住他道。我真對不過你。也不知前生。造了多大的孽。受盡千災百難。好容易可以脫出火坑。偏又多心。惟恐對頭將來。因制師父的鎮物。連同法寶。遺留在此。走後被日間妖道。走來發覺。不特尤師姊要爲此受害。再要

不幸被他奪去師父他年也永無超生之日。好心毀掉取走。不料晚了一步。吃尤師姊闖見。不容分說。將我二人困住。我不是他。早已身遭慘死。生魂受了惡人禁制。萬劫不復。這次又是他一人相助。怎能反恩爲仇。說不得祇好把這條命交給他。我是應該如此。你却爲我情深。無辜被我連累。叫我做鬼也難瞑目。尤師姊不下絕情。桑仙姥木箭威力稍次。也好想法。偏都各是絕手。祇一發便不可收拾。無路可走。這却怎好。邊說邊哭。甚是淒慘。超羣愛極秋雲。甚於性命。如何見得這等情況。一面盡情撫慰。並問現無異狀。尤師姊難道還比山主利害。我們不過不肯傷他。除非安心。坐以待斃。怎見得就跑不脫。說出這樣話來。秋雲淒然道。你那裏知道。我初意祇想破了我的禁制以後。再將對頭所煉陣法破掉。好同歸見桑仙。以免寸功未立。回去受責。本心不願殺死對頭。所以將你攔在外面。獨自冒險行事。意欲兩全。真個不行。再作計較。好在對頭正在入定。尤師姊又爲師父拜參行法之際。時候足來得及。那破禁之法。我又深知。先期祇爲尤師姊胆小。恐被對頭覺查。再三攔阻。我得脫身。已是喜出望外。多的罪都受了。何在這三兩月的有限苦痛。又不是熬不過來。也就罷了。這次回來滿擬下手容易。至不濟也祇知難而退。人決不致失陷。那知對頭深心機詐。別有陷阱。連尤師姊也被瞞住。頭次逃出。如非知足。聽了尤師姊的攔勸。當時便是禍事。休想還能和你相見。總算我臨事戒慎。上來祇管得手。一點沒敢大意。等我盜下主旛。破去旗門。眼看就竟全功之際。忽然埋伏發動。將我困住。這時對頭已然警覺。因是疑心尤師姊同謀。想以我爲餌。

接到尤師姊來援。再下毒手。一網打盡。裝着入定未醒。却在暗中運用禁法。使我受罪。我一點也不知道。仍恐你來傷他。妄以爲帶有兩件防身法寶。又知道類戊土禁制。祇要無人主持運用。可以掙脫。始終奮力掙扎。所以沒有出聲呼救。剛剛覺出不妙。有點支持不住。你便趕來。將我救下。無意中。將對頭殺死。現時尤師姊。當我真是師父夙仇轉世。有心背叛。恨已切骨。師父法寶。十九在他手內。這還無妨。最利害是這裏全洞。俱是戊土精英所萃。全陣樞紐。便在尤師姊居室祭壇之上。祇須一如法施爲。這一片大小數十間的洞室。全都化爲青黃二色的毒沙。夾着地火風雷。除尅制他的乙木真精外。真仙也難抵禦。因他事前沒有準備。這間土室。有對頭劫灰。和一些遺物。還想保存原樣。所以我們在此室內。祇被烟光困住。不覺希奇。實則他去時。已將你上次所見兩枚金丸。連同別的法寶。一齊施展出來。我們不走。暫時還好。祇一到外面。受制更甚。逃直休想。尤師姊平日對我雖好。遇敵心情。却極狠毒。此時必是回到地底居室。發動好了陣法。再親到此運用。逼我二人出去。再目覩我二人。死時慘狀。消他憤恨。我便仗着這件法寶。全力抵禦。也祇支持上個把時辰。就沒命了。超羣聞言。暗罵醜女。狠毒愚昧。悲憤已極。強忍怒火。答道。那也不見得。我除這三箭外。還學有遇險逃命之法。姊姊不過是不願傷他。難道我們單逃命。還不行麼。與其束手待斃。何如試他一試。二人先前。匆匆相見。超羣亟於敘闊。表白心曲。對於嬰兒傳授。語焉不詳。秋雲始終當他是個凡人。祇憑那三枝木箭。護身制敵。不知超羣。已能吐納乙木精氣。超羣又是一心在秋

雲身上。祇知將順，撫慰憐愛，死生均置度外。別的全未顧及。這還是無心中說出。秋雲聞言，生機立轉。驚喜道：「先聽你說。要用木箭破法衝出，我知此箭威力，恐傷尤師姊。鑄成大錯，所以不肯。照此說來，你共總學了幾天功夫。難道桑仙竟肯把他本身乙木精氣賦給你麼？還是別的法寶呢？」超羣便把來時嬰兒如何傳授說了。說未一半，秋雲大喜，忙止住道：「我明白了。屬垣有耳，不宜全洩。趁尤師姊未來，你速行法。開通道路逃走吧。」超羣便問往何方逃走。秋雲把眼往北一看，口却說道：「此時我們已入重圍，出去道路全非。我看東方爲乙木正位，還是往東方逃走爲是。我抱着你走，以免迷誤。說時，朝北方使了個眼色。又將超羣的手，捏了一下。超羣會意，一手和秋雲互相摟緊，將三枝木箭插在腰間，面向東方，手摺靈訣。如法施爲，運用嬰兒所賦乙木精氣，張口一噴，便有一股青色烟光噴將出來，將全身包沒。倏地側轉身軀，手向北方一指。剛剛青光湧起，待要斜飛上去，忽聽醜女怒喝：「無知狗男女，已成釜底遊魂，還敢逃走。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超羣聞聲回顧，醜女滿身俱是金光烈焰環繞，正由身後追來。披頭散髮，目射凶光，神態甚是猛惡。大有不能並立之勢。本來青光初起，身外黃色烟光，便似奔雲一般。朝前倒去，身上爲之一輕。醜女這一現身，倏又大威，四外烟光，又復緊緊迫近。雖不似秋雲先時抵禦，那麼壓束得氣透不轉。要想衝盪開去，看去却也不是容易。秋雲見醜女手中還持有兩枚金丸，知道要逃，已是難望。忙將超羣止住，返身哀告道：「尤師姊，我適才說的話，并無虛言。你一定要我性命，那也無法。但是此事實係由我一

人而起。與超羣無干。他還有父母。你如能放他逃走。我便由你處治好了。醜女戟指怒罵道。不要臉的賤人。你用這類苦肉計。當我還似從先。上你當麼。你見被我的法寶困住。明知小狗是個凡人。山主被害。乃是沒有防備。那三枝鬼箭。祇能暗算。那不能行動的人。不能傷我。先是連笑帶說。假裝約了情人同死。見打我心不動。語氣裏又故示恐嚇。好似那三隻木箭。比仇人來了還利害。并非不能逃走。實是感激我幾次解救。不願恩將仇報。全是一片好心。及見我始終沒有應聲。知道望絕。無可挽回。才現本相。打算冒險逃走。不料我回去發動完了禁制。便即暗中趕回。看你搗鬼。什麼鬼蜮伎倆。全都被我識破。我這樣說你必不服。我來問你。你既感我恩德。欲以一死明心。爲你小狗一說。除三箭外。另有逃生之法。便立時喜出望外。還恐我禁制周密。迎頭堵截。用那聲東擊西之法。捨却東方正路。想出我不意。改走北方相生之路。如非我察覺尚早。看破鬼計。幾乎被你漏網。你祇知用木箭恐嚇我。却忘了你上次奉山主之命。去尋仇人。還是與他親身對敵。他都沒奈你何。何況本人未來。祇削了新練三枝的木箭。交給一個乳臭未乾的小狗。難道還能把我怎樣不成。今日之事。不是你。便是我。你已無須假仁假義。一任小狗。有多大法力。祇管施展出來。與我對拚。我死了都不怪你。秋雲不等說完。已氣得渾身抖戰。顫聲高叫道。尤師姊。你太辜負我們的好心了。你也聽師父說過。桑仙功力高深。祇爲初生不久。難施全力。由滿歲起。多一天。便增加若干功力。再者上次對敵。實是桑仙。有心容讓。想收服我。不肯傷害。否則當時便沒命了。你這樣血口污人。

我偏不肯恩將仇報。使超羣發揮全力。自明心跡。還有何說。我祇請你放走超羣。自認前生孽重。半生苦難之餘。還要遭此不白之冤。說到這裏。氣已接續不上。醜女搶口啞道。無恥賤婢。還要花言巧語。你雖叛師首惡。小狗實是凶手。我如何肯容他逃走。你口聲聲說小狗法力高強。不肯施爲。我如就此殺死你們。顯我不通情理。還便宜了惡人。既這麼說。我使你們再多受點報應。暫緩你們須臾之命。有什本領。速使出來。否則我便催動戊土禁制。使你們臨死以前。還要身受慘罪。逼你施爲。免得說是讓我說罷。將手連指。那四外的黃色烟光。便如山壓一般。擁將過來。超羣眼看心上人。受醜女盡情辱罵。冤苦填胸。沒法分訴。四外烟光壓迫。越來越緊。又和以前所受。差不多。本就急怒交加。祇爲秋雲。看得醜女甚重。又會答應甘與同死。不肯違逆。雖然強自按捺。心中悲憤。已到急處。後來醜女說完。將手一指。一股黃氣。打將過來。秋雲因離開超羣。挺身在前。護身乙木精氣輕薄。雖未打中身上。但是二氣相撞。震動劇烈。秋雲又當冤苦悲憤之際。沒什防備。一個吃不住勁。噯呀一聲。往後便倒。吃超羣一把抱住。急忙低頭一看。已然滿面淚痕。背過氣去。當時一着急。心神一分。四外的戊土壓逼。又加重了兩倍。不禁勾動怒火。恨毒了醜女。暗忖照此情勢。就用三箭。也未必易於逃脫。醜女如此心毒可惡。乘着秋雲昏暈。何不還他一下。就死也出這口怨氣。一想到死。忽又觸動父母年高。身是獨子。如何死得。心念動處。越發想和敵人拚個死活。當時氣往上撞。把心一橫。一面運用乙木精氣抵禦。一面回手取下三箭。厲聲怒喝。無知醜鬼。秋雲姊

姊。苦口良言。你偏不聽。非要自尋死路。再不滾開。放我們出去。叫你和山主一樣。尸骨無存。醜女也是該當數盡。明見自己。施展全力。對方護身乙木精氣。并未壓倒。祇略爲盪了盪。超羣一運用。反更強盛起來。絲毫不知戒懼。反而要想楚毒敵人。以快心意。大喝小狗。不必着急。你們未劫還沒到呢。你那情人。祇是弄巧成拙。又羞又怕。無顏見我。急暈過去。他的罪孽。還沒受夠。那得便死。你看這個。隨說。金丸脫手。飛出。立化一片金黃光華。當頭罩下。超羣已是引滿待發。再見敵人。滿臉的獍厲狠毒容色。又聽嬰兒說過。那三枚金丸。乃戊土精英所萃。多用一丸。便加好些威力。如若三丸并用。祇管木能尅土。也難破他。一覺壓力加重。不由情急。怒從心起。逕將桑仙姥的傳授。全數施展出來。首將三枝木箭。迎面發去。木土相尅。如磁引針。三道青色烟光。向那金丸。兩下一撞。波的一聲。金黃光華。立化烟雲。四下飛散。跟着青光。在空中轉了一轉。又朝醜女飛去。醜女和秋雲一樣。法力有限。兩枚金丸。無力並用。爲了恨毒敵人。正待將第二丸相繼發出。見狀大驚。這才驚覺。知道秋雲。不是虛言。當時又驚又急。痛惜悔恨。慌了手脚。百忙中想起金丸。乃師父轉劫再生時。安身立命之寶。關係甚重。一丸已早失去。一丸又爲超羣所破。又見箭光。來勢利害。四外戊土禁制。隨着箭光轉處。失去靈效。紛紛消散。同時敵人身側。青光大盛。不敢再用金丸抵擋。自料凶多吉少。滿腹悲憤。一面發揮戊土烟光抵擋。且逃且高叫道。秋雲妹子。我先是開門引鬼。後又因一時氣忿。自取其禍。你如念在以前情義。千萬不可再令你那情人。損害師父遺體法物。言還未了。這邊

秋雲原是情急冤苦。受了一番大震。一時暈倒。稍停便自回醒。聞聲驚視。見狀大驚。拉住超羣。跳脚急叫。弟弟快收箭。超羣性剛。恨極醜女。心想留着終是秋雲與嬰兒之害。率性一不作。二不休。除了此女再說。聞言故作張皇。盡力去收。暗中却不用力。本來箭光已快。追上醜女。就真心收轉。也未必能來得及。那再禁得起略一耽延。祇聽一聲慘叫。醜女在烟光中。手脚亂舞。往後便倒。三箭歸一。已是穿胸而過。秋雲放聲大哭。不顧命的飛撲過去。超羣也將三箭收回。因四外黃光。雖散漫無力。依然濃厚。惟恐有失。也忙跟蹤趕過。一看醜女已成了一堆劫灰。秋雲哭問前情。超羣推說。醜女逼迫太甚。自抱秋雲。欲求同死。都不獲允。後來實受不住。才虛聲恐嚇。說你再不給個痛快。此寶飛出。便悔無及了。說時。他正放出那枚念丸。化爲一團黃光。盪開護身青光。快要壓到身上。正在奮力抵禦。也不知是寶箭通靈。隨心而動。還是木土相尅。自生感應。忽然飛出。想收已收不轉。姊姊便醒了。秋雲因超羣情甘同死。實是真心。適才迷惘中。雖似聽他向醜女呼喝。並未聽清。也就信以爲真。知道醜女。咎由自取。難怪超羣。凄然說道。尤師姊以前實是幾次三番。仗他活命。人是極好。只是性情乖謬。固執剛愎。不查賢愚。運數該終。遭此大劫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。休說良心上。問不過去。另外還有兩層難處。你所殺的山主。名叫韓修。原是左道妖邪之士。師父不知怎的。孽緣遇合。與他結爲夫婦。比時他並無現在年少美秀。只爲這廝既貪且狠。因聞人言。天蓬山頂。靈嶠仙府。小藍田內。產有許多長生不死的靈藥。但是此山。遠在東海極邊。高與靈空仙界。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四回

一二二

相接。中隔十萬里流沙落際。自山麓以上。又有數萬丈火山玄冰之險。仙凡足跡。皆所不至。宮中主者和門下弟子。得道多在千年以上。道法高強。非有土木精氣煉成之寶護身。由土遁上去。不能妄入。便乘師父遣出訪友。盜了他兩件法寶。偷偷趕往天蓬山。用師父所傳戊土遁法。費了三日三夜功夫。潛達山頂。居然將小藍田靈藥苑尋到。已然得到一枚藍田玉實。服食下去。因見苑內。滿是瑤草琪花。靈藥異果。又見對方。乃少年男女。一派祥和安逸氣象。看不出有什法力。自己隱身右側。試偷服了一枚玉實。依然笑語溫婉。直如無覺。以為對方只是得天獨厚。並無什麼真實本領。所以這千年來。只是憑着地勢僻遠高險。渡那長生歲月。不敢出山一步。足可隨便欺侮。貪念大熾。不特打算盡情攘竊。並想深入宮中。探明白了細底。回去約了師父的同黨。大舉往犯。強佔仙府。據爲己有。那知妄念才動。所有苑中靈藥異果。全似精鐵鑄就。看去仍是瓊包玉果。鮮豔肥嫩。和先探服的一樣。此時偏會用盡力氣。摘他不下。貪欲蒙心。雖覺奇怪。并未省悟。反因對方那些少年男女。神色自如。無人警覺。竟是大胆。深入宮中。窺探虛實。到了裏面一看。到處玉宇瑤階。瓊樓瑤閣。萬戶千門。也不知往那裏走好。時見宮中。男女侍者。從容往來。對面走過。暗用禁法。試探對方法力。却無靈效。可是對方。也未還手。終如未覺。後來走到一座宮庭裏去。見陳設着許多奇珍異寶。剛要攬去。祇一抓。便是個空。隱聞笑聲吃吃。却不見人。方自驚疑。倏地滿室大放光明。眼前景物。忽然隱去。上下四外。滿是一片渾成晶鏡。自己身形。也在鏡中現出。這才知道上當。想要逃走。

已是不行。無論什麼法寶遁法。到此全都無效。祇一動作。便滿室光華亂閃。眼花頭暈。寸步難移。再不就。是明明破壁飛出。飛行了好一陣。忽然回身一看。影子仍在鏡中。並未離開原處。敵人始終不見一個。似這樣用盡千方百計。在鏡殿中團團亂轉。宮中晝夜長明。那些禁法。俱都損耗。被困人的精氣。連被困了許久時日。終於力竭昏暈。人事不知。等到醒來。身已落在鄰近福建的海濱荒僻之地。狼狽狼狽。逃回山去。一算已然被困了七十多天。由此不敢再去。因是服了靈藥。重返青春。容貌日益秀俊。除那天豺狼之聲。沒敢去外。人却變成了美少年。師父祇管對他情深愛重。他却狼子野心。無情無義。既嫌師父形貌老陋。又聽信同道妖人慫恿。妄想聚煉五行真經。重奪天蓬山地仙宮闕。創立教宗。不想一上手。便爲磨球島離珠宮主者少陽神君所敗。終於尋上門來。中了敵人法寶。總算手下留情。師父傷重兵解。他也受了陰火之傷。全身不能轉動。最可恨是身已遭報。惡念依然未消。朝夕打着復仇主意。並想着師父轉却再生。重施故技。以致慘死。咎有應得。原無足惜。但我會受師門厚恩。此地遺有好些戊土法物寶器。關係師父。他年存亡。那廝好些同黨。俱知此事。日常覬覦。你來時所見妖道。便是一個。以前全仗他在此坐鎮。便尤師姊不死也好。如今兩人俱死。無人防守。我走以後。肆無忌憚。來此橫行。不特法寶。連師父遺體。也難保全。師父臨化去時。曾有遺命。我和尤師姊。俱立過重誓。無論經受何等艱危困苦。也必在此護持。法體如受損害。立遭奇禍。此次被迫逃走。說起來。已然有點違背信誓。尤師姊已死。自然責無旁貸。還有尤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四回

一二四

師姊憤極拚命。將全洞禁制。一齊發動。我人單勢孤。法力淺薄。以後便須嚴密防堵。或能自保。也須費我不少的事。再想與你同行。勢有不能。而我一人在此。每日也是提心吊胆。即便你能伴我。你一個凡人。桑仙所授法寶。祇能憑着五行生尅威力。破這戊土禁制法寶。遇上別的利益敵人。並無用處。何況你家有老親。本是偷偷出來。難於久羈。豈非進退兩難。超羣一聽心上人。不能攜手同歸。不禁着起急來。拉着秋雲。百般求說。秋雲爲他至情所動。也是戀戀不捨。無奈以前曾立重誓。不敢違背。祇得一面用柔情密意。婉勸超羣。一面收拾殘餘。那些黃色煙光。早就散漫無力。秋雲不令超羣掃蕩。略一施爲。便即止住。當下二人同往地底法壇。先將戊土禁制收去。然後出來。將二死人的劫灰遺蛻。就地埋葬。秋雲本來斷絕烟火。洞中另一土室之內。藏有食物。二人忙了一夜。天明俱覺腹飢。各自做些吃了。重商進山之策。秋雲自知來日大難。尤其師父和仇人十分情重。至死不悟。一旦歸來。必不干休。就此捨去。投到桑仙姥門下。又覺問心不安。異日還要應誓遭禍。超羣偏又情有獨鍾。死不肯捨。怎麼也打不起主意。二人守在一起。彼此纏綿難捨。直商談到了次日過午。秋雲終是心軟情癡。自覺超羣爲我捨死忘生。備歷險阻艱難。就此分手。委實對他不過。迫不得已。告知超羣。說昨日山主以前同門師弟。妖道景文通。會想強奪先師所留法寶。逼着山主指明藏寶所在。尤師姊和我。表面故作不知。暗中行法。發動土洞禁制。妖人還沒到達寶穴。便爲戊土真氣所傷。逃退回來。以爲山主故意給他當上。爭鬧了一陣。忿忿而去。看那神氣。必不干休。

我與法體遺物。誓共存亡。妖人未歸本相時。山主把他認作心腹死黨。已略說了此間虛實。現時洞外桑林。備陷害桑仙的陣法。我已收去。却把所有禁制法力。悉數用在防禦上面。少時再把東山坡土洞封閉。除你我作對。用那乙木之寶前往侵害。本來外人。休想妄入一步。無如此中妙用。和往來門徑。妖人知道好些。他又受過一次挫折。定必大舉來犯。多少總有攻陷之法。不可不防。我就住你家。也必須等這妖人來過之後。或是誘他入伏。就此除去。或是不令攻入。一面再作爲山主已然復原。行動自如。恨他昨日欺心。要挾不與相見。却命我們對敵。一面施展師傳法寶。使其知難而退。不敢再來。去此一害。始能定局。但是這廝。昨已受傷。來時難以預測。你如真個想念。我傳你進入後洞之法。到時你這裏却不要來。以免萬一。我在地底參拜。不知你來。你於無意中入伏。或因情急抵禦。妄用乙木之寶。破去我的禁法。彼此有害。可仍去東山坡土洞以內。照我傳授入門。先將禁制復原。然後用手撫按壁間晶鏡。高聲三呼秋雲。我便到來。如仍不至。便是我在地底。行法參拜。自在榻上坐候。我拜完真靈。也就來了。這次你於桑仙。建功不小。回去可代先師解去以前嫌怨。此行經過。不妨明告。他還不知山主。與同黨妖人合謀。在此種值桑林。暗設惡毒陣法。準備煉成。便派尤師姊。前去誘他。來此入網。知我撤去。必然高興。他本愛我。也許能有兩全之法。使我早日離開。無須在此看守。我極感你深情。尤其是你雖愛我。而一心志誠。不涉一絲庸俗兒女之念。更爲難得。照你根骨爲人。將來你我同歸桑仙門下。共登仙籍。大是可望。我孤零一身。又何嘗

不願你在此廝守。但你家有老親，獨子鍾愛，背親私出，爲一女子千里迢迢，犯此奇險，已非人子之道。再如留連不去，使父母驚憂，你固難逃不孝之罪。我也問心不過。桑仙行跡詭異，皮氣古怪，常人不知究竟。萬一父母爲了你，多生疑慮，向他追詢，鬧出事來，如何是好。如真愛我，必須速回。這也是我命苦，多生磨折。假使尤師姊不死，或是那三枚金丸全在，也可用他封閉寶穴遺體，無須留此防守。偏都出了差錯，非俟妖人來過，時刻驚心，人事無常，此後吉凶，不能逆料呢。超羣吃他，以大義責難，想起家中父母，和桑仙媿性情爲人，頓生顧慮。歸心似箭，沒奈何，和秋雲握手依依，忍痛言別。秋雲眼含情淚，親身送出後洞懸崖之上，才行分手。超羣先藏起那枚金丸。秋雲雖屢屢盤詰，超羣因爲自己一時私心，害得秋雲飽受磨折。惟恐說出實話，秋雲怪他，祇說那晚取走金丸的，是另一人，並與嬰兒無關。此時雲遊在外，自己結納桑仙媿，一切俱是此人所教。現時雲遊往外，歸期無定，遲早必能珠還。暫時雖拿不到，決不致被桑仙媿得去。爲你師父異日之害，不過桑仙媿，並不認識此人。如去我家，見時不可提起。惹出事來，秋雲雖覺與以前所說不符，一則情愛正深，又知超羣以前毫無法力，不知此寶妙用。失寶之後，才行相遇。以前雖然見愛，敵友未分，難免心有疑忌。未全吐實，也是人情。超羣再把妹子臨終所教的話，選了些來編謊。秋雲也就信以爲真。超羣走到路上，才想起不該騙他，無如話已出口，無法挽轉。真要說了實話，也許寒心翻臉。幾次要想翻回去，俱都欲行又止。後見路走越遠，覺着二次去時，再把金丸帶往，作爲取寶之人已回。

將謊圓上。比較穩妥。念頭一轉。於是鑄成大錯。超羣生具異稟。脚程本快。歸途毫無耽擱。又得秋雲指他捷徑。不消二日。便自回轉。因已到家。便父母知道。也無妨礙。沒有繞走去時途徑。逕由正路入村。剛到村口。迎頭遇見家用佃工程二。見面便驚叫道。大官。你到那裏去了。也不說一聲。如今主母爲了你。已快送命。你阿爸急病在床。蔡仙姥因和老主人夫妻爭吵。業已負氣出走。你還不快回家。看有什麼方法。挽轉沒有。超羣素孝。聞言嚇得心中驚驚亂跳。飛步往家中跑去。到家一看。父母已然同在危急。原來超羣走後。頭兩天老夫妻也還相信。以爲愛子。在後崖小屋內。爲嬰兒鎮守法壇。未怎在意。到第三天。桓妻因往後山一帶行獵。活動筋骨。偶然登高閒眺。遙見嬰兒。獨自一人。帶着滿身青氣。在前面山坡上。往來馳逐。隨卽走入林中不見。一會便有一羣山雞飛過。地上忽然射起千百縷青烟。滿空交織成網。將那山雞全數罩將下來。一個也未逃脫。嬰兒隨又出現。好似閒得沒有事做。將山雞一隻隻拿起。雉尾和翅根翎毛。一一拔去。疼得那些山雞。悲鳴不已。嬰兒仍拔他的。拔完將鷄毛聚在一起。將手一指。一股青烟。射向鷄毛叢中。立卽滿空飛起。彩羽飛揚。五色繽紛。映着日色。好看已極。約有頓飯光景。嬰兒好似玩厭。將青烟收回。任其飄墮。並將山鷄放掉。嬰兒扯鷄毛時。極爲魯莽。多半鮮血淋漓。委頓不堪。爲青烟所禁。逃是逃不脫。本在延頸哀鳴。情急求脫。身上束縛一去。立卽紛紛跳起。不顧命般。四下驚竄。無如翅尾受傷。不能飛起。有的腿骨。也被折斷。滿地撲騰亂跳。狼狽已極。嬰兒見了這等慘狀。不但未動惻隱。反比以前彩羽

飛空還要覺得有趣。喜得哈哈大笑。聲甚尖厲。一面放出青烟。攔住逃路。嚇得那些山鷄。慘聲哀鳴。引以爲樂。桓母始終記着愛女。是爲嬰兒慘死。心中憤恨。又嫌他殘忍太甚。不願再看。已從便道走回。剛巧有一個佃工。去往城市購物。帶回好些超羣喜歡的精餌。桓母忽然心中一動。想起愛子曾說。嬰兒行法正亟。須他相助守壇。須等事完。始能出來見人。由此起。便不見嬰兒出來走動。既然行法。自然他是主體。爲何愛子不能走出。他却這等閉空。糟踐生靈。二人平日行止。俱在一齊。一直到夜。永無獨出之時。嬰兒况又不由正路。偷偷背人走出作孽。諸多可疑。自己一向厭惡這個怪物。自女兒死後。從未到後崖去過。不知他們鬧什把戲。這類怪物。有什天良。女兒已爲他葬送。莫不愛子又上他當。後崖永無人去。好歹也須知在裏面。作些什事。免得出了亂子。發覺已晚。越想越不放心。又想給愛子送點食物。因恐丈夫知道攔阻。以爲嬰兒在村外。玩得正高興。一時不致便回。即便回來撞上。母親爲兒子送食物。怪物又是從生便在自家寄居。多凶惡也不能不說情理。便拿了些食物。也沒告知家人。獨往後崖探看。初意嬰兒既在後崖設壇。愛子又那樣誥誡。不令人去。必有好些鬼門道。弄巧還許祇能遠望。不能走進。及至崖後。靜悄悄的。什麼跡象都沒有。心甚奇怪。試探着走到嬰兒墓前。見門虛掩。探頭往裏一看。滿地食物乾糧零屑。雜亂不堪。那有一個人影。又見室中。有一塊土地。微微隆起。恰似一個新掘成的小坟。這一急。真是不同小可。適才明見嬰兒。獨自在外。愛子並未相隨。疑心愛子。已爲嬰兒所害。那塊隆起的土地。便是埋藏遺骨。

之所。一時情急。也未深思。恰巧上次埋葬桓女時。佃工還留有一柄鐵鍬。在崖脚草地裏。忙去取來。照地便掘。桓母原是內家能手。接連幾下。便掘了一個坑。一看裏面。並沒骨殖。心疑埋在深處。還待往下發掘。猛力一鐵鍬下去。忽聽鏗的一聲。一股青色烟光。突自穴中冒起。跟着穴中沙土。無故紛飛四散。現出三枚鵝卵大的晶丸。青光熒熒。似要往上浮起。桓母雖不知那是嬰兒內丹所煉乙木之寶。但也明白。與嬰兒關係重大。如若毀損。必不干休。心中一慌。手舉鐵鍬。照那三枚晶丸。又是一下。鏗的一聲。內中一丸。應手立即粉碎。化爲一青股氣。迎面撲來。猛聞到一股極濃烈的木香。那青氣撲向身上。重有千鈞。頭重眼花。再也立脚不住。嚇得剛剛飛身縱出。驚懼迷惘中。耳聽一聲怒喝。眼前似見嬰兒人影一晃。縱向屋內。便自暈倒。失了知覺。事有湊巧。桓雍適因一事。要尋老伴商量。先以爲人在田場上。剛走出屋。忽見崖後一股青氣上冲。跟着便聽嬰兒暴跳喝罵之聲。桓雍三日不見愛子。雖然事前說明。也有些懸念。聽嬰兒厲聲怒吼。情知有異。以爲愛子守壇不慎。誤了嬰兒的事。嬰兒性情乖戾。惟恐有什不測。父子關心。情不由己。便往崖後趕去。一到便見老伴臥倒地上。似已身死。嬰兒正站門前。厲聲呪罵。手指一條青氣。剛由老伴身上收回。愛子並不在側。猛想起老妻昨日會說。嬰兒是個怪物。心腸歹毒。愛子近日寢食不安。面有愁容。與虎狼同居。殊多可慮。現在室中空空。並無人影。更不似設壇景象。分明愛子已遭不測。吃老妻走來看破。情急拚命。爲嬰兒所殺。不禁悲痛急并。一齊交加。暗把生平隨身不離的連珠棗核釘。握在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四回

一三〇

手內。縱身上前。總算比桓妻慎重。沒冒失動手。一面準備拚命。仍然強壓忿怒。喝問道。我兒何在。我妻與你何仇。爲何將他打死。嬰兒怒道。你兒有事。出山去了。明天自會回來。除他一個。你們全家。通沒一個好人。你那老婆子。自尋死路。我想殺他。看在你女兒分上。還沒有下手呢。桓雍一聽。愛子或許尚在。老妻必是嬰兒所害無疑。多年夫妻情分。那得不急。無如愛子吉凶未卜。對方是個怪物。老妻一身武功。比自己並差不許多。上來便倒。可知利害。惟恐一擊不中。反爲所乘。立刻一場大禍。不由把來時銳氣。緩了許多。眼含痛淚。抱起老妻一看。周身仍是溫軟。祇沒有氣息知覺。忍不住氣忿。指着嬰兒。顫聲說道。我與你有什冤孽。好好一個女兒。被你害死。照名分說。你是我外孫。平日對你不薄。就算是外人鄰里。也不應對我妻子下此毒手。如若稍有天良。卽速將我妻子救醒。將我兒尋了回來。否則我就做鬼。也不與你干休。你看你法術高強。這等爲惡橫行。終須有個報應。那時上千天怒。就來不及了。說時。嬰兒三隻怪眼。齊閃凶光。怒道。你那老婆子。存心不良。乘我不在屋內。破我仙法。自己無知。觸動乙木真氣。將七竅閉住。等我心動趕回。他已受傷倒地。那做賊的傢伙。還在屋裏。怪着誰來。你看也不看。便做口亂說。如非看在你兒女分上。和居停之惠。依我皮氣。你夫妻一個也休想活命。我自借體化生。誰是你的外孫。早知你們。除超羣外。全憎嫌我。既說這等無禮的話。我走好了。遂向桓妻怒視一眼。回到屋裏。轉了一轉。一片烟光閃過。走將出來。指着桓雍喝道。你夫妻雖然不好。我總算受過你們衣食居留之惠。尙未報答。你那兒子。資質心

性都好。現奉我命。連他自己婚姻之事。出門去了。爲你們的作梗。我皮氣不好。隙末凶終。才未明言。那知你老婆子。愚昧無知。依然自取其禍。使不能照你女兒臨終之言。到年再去。現他祇將氣閉住。人並未死。我一舉手便可回生。祇爲恨他平日無禮。視我如仇。今日又傷了我的真氣。須費百日之功。始能復原。不殺他已是便宜。咎由自取。樂得任他多受一點活罪。你如曉事。你子回來。可速令他去。至後山尋我。以後與你們情同陌路。稍有忤犯。決不輕容。除你子外。別人切莫前往。免得惹出不好的事。又道我狠。說罷。往外便走。桓雍才知老婆。暗中來此窺伺。不知怎的觸動法術。受傷閉氣。暈倒自不小心。並與嬰兒無干。聽那口氣。分明有救。祇爲一時情急。語太剛直。致將嬰兒觸怒。決絕而去。一面又想到女兒臨終。再三叮囑。又急又悔。想將嬰兒攀留。好言求告。剛急喊仙姥慢走。老朽狂悖無知。千乞原恕。伸手去拉時。嬰兒面上突現獐厲之色。冷笑道。你做夢呢。說時將手一甩。桓雍猛覺嬰兒身上烟光微微一振。鼻端聞到一股木香。似有千斤重力。迎面撞來。再也支持不住。倒退了。好幾步。幾乎跌倒。再看嬰兒。已然走遠。知他心狠情薄。難於挽回。祇得勉強抱了老婆。走回屋去。氣急悔恨之餘。再被乙木真氣震了一下。週身酸疼。眼看老婆。雙目緊閉。滿面愁苦之容。知他心中尚有知覺。所受痛苦。必定酷烈。切盼愛子歸來。或能挽救。偏是不歸。又不知嬰兒所言。到底如何。幾下來攻。憂思成疾。不由病倒床上。嬰兒自離桓家。便在後山崖一帶出沒。並未回村。也未走遠。佃傭們俱感主人恩厚。不時前往偷探。見嬰兒神情越發喜怒無常。後山生物。

受殘害。所居巖洞外面。老有火光。像是捉來鳥獸。在彼烤食。有那大胆一點。自覺平日嬰兒對他。不其憎嫌的。知嬰兒不會弄吃的。故意做好一些食物。與他送去。就便探詢口氣。窺伺有何舉動。嬰兒見來人。與他送食物。也不怎樣歡喜。隨手接過就吃。吃完。囑付超羣如回。速令往見。并說超羣。再等數日不回。也許給人擒住。自己也許前去救他。一同往別處去。不再回來等語。神情似頗關切。可是去的人。祇一提到桓老夫妻病况。微露出請他大度包容。仍回去住。將人救轉的意思。立即暴怒。喝令速走。不許少留。到了昨日晚間。嬰兒忽在崖後舊居門外出現。恰被一個佃工碰見。心疑在外不慣。有了悔意。剛想就勢勸解。好將兩老夫妻救轉。嬰兒平素強橫。這次好似自己己和主人決絕。怎又來此。面有愧色。不等人開口。便自掉頭。縱向崖腰之上。攀援縱越。捷逾猿鳥。如飛往外駛去。轉瞬不見。超羣天性素厚。想不到才走幾天。家中遭此橫逆之事。見父親雖在病重。看見愛子歸來。心頭一輕。還似不甚凶險。老母却是氣息已絕。祇周身尚還溫軟。不似死人情景。心中萬分憂急。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。連自己外室。也未進去。匆匆說了幾句。便問明嬰兒棲身之所。飛步趕去。到後一看。那有人影。遍問佃工家人。自從昨晚。在屋後發現過一次。今早也會有人往探。便未再見他人影。超羣無奈。祇得率眾。在他以前足跡所經之地。四外搜尋。更無蹤跡。日前雖有往別處尋找超羣之言。一則嬰兒屢說自己形態詭異。一身青氣圍繞。出去必遭人暗算。不俟道成長大。飛行自如。祇能在桓家棲身。不能走開。這次負氣出走。祇在近處棲身。便是明證。二則仙都

方向途徑。並不知悉。連超羣也是輾轉尋訪。最後仍是無意之中尋到。似他這樣神態性情。出山到了有人烟處。寸步難行。決難問出途徑。他也深知。這次不能同往。便由於此。秋雲並說。所居隱秘。仙凡足跡。皆所不知。自己實是天緣湊巧。才能尋到。現時又將全洞封鎖。外觀祇是一片實心石土。外人走到。也不能發現。即使嬰兒。真往仙都。彼此路歧。也難追上。父母又在危急。其勢不能遠離。除等嬰兒自回。更無法想。由午後尋起。尋到半夜。終無朕兆。正在愁急。忽想起妹子臨終會說。身有乙法靈乳餘精。日後葬處。當有一株小桑生出。家中有人病危。只須將土挖開。由尸口內。將主根拔出。搗汁敷服。立可起死回生。那日走過老桑穴口。會聞異香。定已成長。回來只顧急找嬰兒。竟未想到。何不試他一試。超羣想到便做。急忙取了一束火把。持了器械。趕向崖後。援上崖去。剛到桓女墓穴外面。便覺那日所聞異香。隱隱襲鼻。入內一看。靠裏一面。果然生着一株二尺來高的小桑樹。枝葉扶蘇。色彩鮮明。火光照處。似有一片極淡的青色烟光。環繞樹幹。心中大喜。因恐將根掘斷。過於小心。連鋤也未用。只將隨身小刀拔出。將土緩緩剔鬆。一點一點發掘下去。約有尺許來深。便見根幹。碧嫩如玉。祇無旁枝。又掘下尺許來深。現出棺才。桑根便由木板縫中挺生。恐其脆折。失了靈效。掘時更加仔細。用刀齊着根側。先將棺蓋開裂一洞。用手搬折半弓。舉火一照。不禁傷心起來。原來桓女面色。仍與生時無異。桑根便生在口內。想是死後。尚有知覺。預計日後。要來掘取。口竟開而未合。因是上重下輕。四外無什依附。桑樹已然旁側欲倒。超羣用手一扶。覺着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八集 第四回

一三四

根下虛浮。強忍悲痛。輕輕一提。竟是隨手而起。見根下祇是幾根寸許長。小手指粗細的短鬚。肥嫩異常。清馨撲鼻。行時忘帶幫手。恐有殘毀。不敢放落。祇得先救父母要緊。連棺蓋也顧不得掩埋。逕持小桑。飛身縱下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版

翻印必究

定價三元四角

還珠樓主著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版權所有